

"Then I read *Concrete Island*, and I was in love." — Neil Gaiman

A Novel

CONCRETE ISLAND

〔美〕J. G. 巴拉德著

混凝土岛

南海出版

J. G. BALLARD

小时候，我爱读巴拉德；青少年时，我爱读巴拉德；成年后，我爱读巴拉德。
只有巴拉德，写得出那个我长大后进入的世界。—— 尼尔·盖曼

出生于上海、在龙华集中营度过童年

英伦新浪潮科幻领军人物、“赛博朋克”文学导师

你我皆为荒岛——并且，你比你所想象的更属于这里。

J. G. 巴拉德 勘破现代性迷思的寓言之作——韩松 陈楸帆 推崇备至

A Novel **CONCRETE
ISLAND**

(英) J. G. 巴拉德 著 胡凌云 译 **混凝土岛**

J. G. BALLARD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凝土岛 / （英）J.G.巴拉德（J.G. Ballard）著；胡凌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Concrete Island

ISBN 978-7-208-16952-4

I. ①混... II. ①J...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30154号

书 名：混凝土岛

作 者：[英] J.G.巴拉德

译 者：胡凌云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沈 敏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952-4 / I·194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CONCRETE ISLAND

Copyright © 1973, J. G. Ballar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总译序

“第三次世界大战”秘史

作为二十世纪生于中国的最杰出的科幻作家，J. G.巴拉德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他位于上海市番禺路508号的故居一直都有络绎不绝的海外读者前来探访，但有关单位似乎并无保护或者至少标记它的计划。上海是一座盛产名人的城市，难免照顾不周，但在国内近年的科幻热潮中，巴拉德依然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则是本可避免的缺憾。他2009年去世时，国内媒体报道标题使用了“科幻小说之王”的桂冠，却对其作品介绍语焉不详，只能使他的身份更加飘忽。此次世纪文景引进巴拉德的部分代表作品，不仅是对他最好的怀念，也是国内读者拓展对科幻认识的良机，毕竟，在整个科幻文学史中，他比那些常年漫游在其他星系的作家要走得更远。

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的相会之处

在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被创作和流通的今天，巴拉德的很多作品确实很难被纳入这一形式。事实上，他在国外常常被归于更传统的作家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巴拉德反对被贴上科幻标签。相反，作为英国新浪潮科幻的领军人物，他对二十世纪科幻一直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清晰的见解。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年轻作家的巴拉德便对正统科幻提出了批评，他多年以来对此有过多次解释：“我是学生时代开始写作的——我当时在剑桥学医。我对学医很感兴趣，而当时学的都派上了用场。所有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看起来像是篇巨大的小说。大学里有年度短篇故事竞赛，我为此写了个故事，得了年度大奖。我认为这是

个绿灯，便放弃了医学，几年后发表了第一个故事。我最初的作品投给了《地平线》这类英语文学杂志。就是一般的小说，有实验性的人物。接着，我开始思考科幻小说，在那个年月里全都是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克拉克——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想，那些作家并没有充分利用科幻小说的潜能。我感觉到应该写一种新的科幻小说。……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美国科幻是一种关于技术的大众文学。它源于三十年代发行的《大众机械》这类美国流行杂志，以及那个年头拥有的对科学技术的一切乐观态度……它们充满了奇迹，世界上最大的桥，最快的这个或是最长的那个……充满了科技奇迹。那时的科幻小说便是出自科学将会重塑世界的乐观态度。接着到来的是广岛和奥斯威辛，科学的模样彻底变了。人们变得对科学非常怀疑，但科幻没有改变。你依然找得到这种乐观的文学，这种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克拉克式的对科学可能性的态度，是完全虚假的。在五十年代氢弹实验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科学已经和魔术非常接近了。而且，科幻认同外层空间的概念，那成了绝大多数人对它的印象——太空船、外星人的星球。这对我来说毫不合理。在我看来，他们忽略了我认为最重要的领域——我在七年前第一次使用这个名词——‘内层空间’，用来描述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的相会之处。你能在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达利、唐吉和基里科的画作中见到它。他们是内层空间的画家，而我认为科幻小说应该探索那个领域，那个心灵撞击外部世界的领域，而不只是描绘幻想。这是五十年代初科幻的病症，它正在变成奇幻小说，它不再是严肃的现实小说了。于是我开始了写作……我所有的小说都发生在今日，或者离今日不远。”¹

巴拉德毕业后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在加拿大服役期间才接触到科幻，但他迅速奠定了自己精确的阅读趣味，即便是对同一个作家如H.G.威尔斯，他也表示更感兴趣的是《时间机器》《隐身人》《莫罗博士岛》和短篇小说，而不是《世界大战》，并且认为当代美国科幻小说家是从后者而不是前者中找到灵感。他认为《2001太空漫游》“表

明了当代科幻英雄主义时期的结束——它深情地想象出来的景色和服装，和它巨大的布景道具，让我想起了《乱世佳人》，一场科学盛会变成了一种倒转的历史浪漫，一个不允许当代现实强光穿入的封闭世界”。²他称《星球大战》为儿童电影：“其中描述和实现了各种超级技术，但没有时间感。动作可能发生在很远的将来或是很远的过去。与我们的世界或其他世界之间没有联系。角色们生活在一种永恒的连续介质中。他们只处理事件，就像是一个电子游戏中迅速前进的小点。”

³
—

不过，巴拉德很喜欢四五十年代的科幻电影：“因为当时的这些电影是低成本电影，导演们不得不在街上实拍，也就是说——他们没钱像今天的乔治·卢卡斯等人一样去建时髦的布景。他们以这种方式保持了与现实的接触，黑色电影也是如此。它把某种相关性强加于你。”⁴

正是在这样的趣味指导下，巴拉德发展了他著名的“内层空间”概念。他最早在1962年的《新世界科幻》发表了宣言式文章《哪条路通向内层空间》，阐述了这一概念，直到七十五岁高龄时还在给予最后修正：“内层空间——我指的是你在梦中，特别是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见到的那个被创造出来的空间，但它也存在于高度错乱的现实中，诸如战争区、飞机失事现场、地震废墟、被遗弃的建筑，观察者在那儿叠加了他自己的畏惧、梦境、恐怖症——我认为这样定义的内层空间在我后期的小说中有一定程度的出现。”⁵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像艾萨克·阿西莫夫或是阿瑟·克拉克那样的科幻作家。严格地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把超现实主义也当作科学艺术的科幻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美国科幻的大师们其实根本没有在真的写科学。他们写的是一系列虚构的想法，被很方便地贴了‘科学’的标签。他们写的是未来，他们写的是一种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更接近西部和惊悚小说，但与科学并没有什么真的关系。……你只需拿起一本诸如《自然》之类的期刊，或是任何

科学期刊，你就能看见科学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弗洛伊德曾指出，你必须区分分析性活动和合成性活动，科学大部分属于前者，而艺术属于后者。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式科幻的问题在于它是彻底合成的。弗洛伊德还说过，合成性活动是一种不成熟的标志，而我认为这就是经典科幻跌倒之处。”⁶

巴拉德拥有专业科学素养，并对人类技术进步保持着敏感。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了数年医学、生理学、物理学的教育，从空军退役之后又在科学期刊《化学与工业》全职工作了几年。“我访问了大量的研究实验室、化工厂这类地方，它们对刺激我的想象力起了很大作用。我科幻的大部分灵感来自我称之为科学**现实**的东西，而不是科学**奇幻**。”⁷即便成为作家之后，巴拉德依然常年和医生、物理学家友人们探讨科学问题，甚至每周定期收到来自国家物理实验室友人废纸篓的内容，了解科技前沿。他自己甚至订阅了包括《心理神经学》这样的学术期刊，直至刊物价格大涨，个人无力订阅，而他的某些灵感便是来自这些信息源。“就像《时代之声》这样的故事。有一些想法在五十年代末是正在进行的，我们对基因和染色体的了解不断增加，让我想到我们的生物也许在往昔被植入了‘休眠基因’，在人类向下一个进化阶段前进的过渡区域等待着。我并不是说那些思路直接来自某篇文章，而是说当我写这个故事时，杂志里充满了推动我们了解基因结构研究的描述，而这是触动我想象的一个元素。或者拿《集中城市》来说，它是关于一个延伸至无限的巨型城市的故事——其中的灵感来自受勒·柯布西耶影响的前卫建筑师们在巨大街区中展现的兴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一英里高的伊利诺伊’的概念，一幢巨大的芝加哥塔楼。我想他后来展望着能包容巨大城邦国家的宏伟塔楼。这类在科学和建筑杂志中很时兴的内容，确实直接启发了一些故事。这个过程在我整个写作生涯中一直都持续着。”⁸

巴拉德的文字运用是纯功能性的，从不流于类型化，也不上演文体的狂欢，即便是《暴行展览》这样的实验文本，也是对媒体风景的

讽喻。他很确定自己想要表现的是什么，所以他的文风总是不动声色的，只是他希望精确描述的内心世界过于怪诞。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更接近于他喜欢的恩斯特和达利，而不是抽象表现主义。“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作家（不褒不贬）。我不想以任何方式写与自身相关的小说。这有很多例子，不光是小说，也包括音乐和绘画。我对拉斯科（洞窟壁画）以来的任何画派都非常有感觉。我能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乎每个画家那儿体会到美感，而马奈以来的每个画家都在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抽象表现主义，因为那真是一种关于自身的绘画。我想在自己的写作中杜绝这种趣味。”⁹

巴拉德从来没有活在某一个具体的文学传统中，连他曾经代表的新浪潮科幻也被他迅速超越了。在欧美经典文学中，他最喜欢的是卡夫卡；在科幻作家中，他最尊敬的是雷·布拉德伯里，不过，他在去世前几年的一个访谈中再次提到布拉德伯里时表示：“我从来没像他那样创作，他太浪漫了，在我看来经常太天真。”¹⁰“如果你问我谁真正影响了我——其实更多的不是作家，而是诸如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乔治·德·基里科、勒内·马格里特这样的画家、超现实主义者们。我希望能用文字来创造他们在画布上所创造的。这些梦境般的地景，这种用艺术手法来体现心理状态的迷人方式。你知道，我小时候经历了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战争。你走上街道，一半住宅已成废墟，一辆轿车停在其中一幢房子上面，如此这般……战争充满了超现实的惊奇，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当时我已经很清楚，人类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正在拐一个扭曲得可怕的弯——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我想去理解它。”¹¹

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超现实景况：《太阳帝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斯皮尔伯格在上海外滩等地实拍《太阳帝国》，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好莱坞电影团队大规模开放公共空间。日本军队在上海街道上列队行进，与中国抵抗力量枪战，用坦克碾轧英国侨民的轿车。外滩街区被关闭，分道线被涂覆，数千群众演员走上街头，外白渡桥边架起铁丝网路障，黄浦江中的快艇挂着太阳旗。摄制现场令很多年长的上海人想起几十年前在相同地点的相同画面。

巴拉德本人受导演邀请在英国和邻居们一起参加了几个镜头的拍摄，并未借此机会亲临现场。否则，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上海，还是短暂叠加于其上的三四十年代景象，在他眼中都会是超现实的。九十年代初，BBC拍摄关于巴拉德的专题纪录片时，他随剧组回到阔别四十五年的上海，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和如今相比，他童年的生活空间在当时还算保存完好。他在故居中认出了当年使用的蓝色油漆，甚至找到了自己用来放漫画的小书架，感觉像是走进了“时间胶囊”¹²。他参观了自己曾住过几年的龙华集中营，在房顶对着镜头介绍周边所有建筑在当年的功用，在生活了将近三年的小房间中回忆当年父母姐姐床铺的位置。

在这部名为《上海吉姆》的纪录片中，巴拉德当然提到了战争给童年留下的烙印。在他看来，欧洲“二战”时发生的严重暴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因于纳粹理念的罪恶。“但在远东，我成长的地方，并没有解释。严重暴行发生了，数百万人被谋杀，没有真正的原因。……我有这个未解开的包袱，我想解读我留在过去的生活。”这一愿望对巴拉德后来的择业有很大影响。他在谈到学医的决定时说：“我想我意识到希望成为心理医生的愿望是我与（我刚体验了三四年的）陌生的英国生活接轨的尝试之一。它是我与失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在了上海的自我重新建立联系的尝试。”¹³在晚年的另一部纪录片中，他称在上海的生活给了自己“一大套有待解答的问题”¹⁴，是自己走上学医道路的原因，并补充说，成为心理医生之后，第一个病人将是自己。

巴拉德在童年便目击战乱、贫病、死亡和人类光怪陆离的欲望，享受过上层社会的丰足，然后突然遭受被困于集中营的苦难。了解巴拉德的这一独特经历，对理解他一生作品中诸多令人感到不适的场景和情节是有帮助的。这一点在笔者2009年的文章《从上海到内层空间》¹⁵已有论述。那篇文章所讨论的巴拉德最后的作品《生活的奇迹》，与其他众多文章和访谈一样，将作者后来对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爱好乃至一生的创作方向与其童年经历紧密联系起来。除此之外，《生活的奇迹》的另一重要功用，是驱动读者去重新审视《太阳帝国》，将其从写实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照阅读去了解《太阳帝国》的文学价值。

在写作之前，巴拉德曾耗费多年时间与当年的集中营难友重新建立联系，收集相关材料。在被问到为何年过五十才开始写作此书时，他表示，必须等三个孩子安然度过青春期之后才会写作自己艰险的青春期。“为了写这本书，我知道我不得不将青春期阶段的我重新暴露在这些危险面前。当孩子们还在青春期时，他们应该受到保护。”¹⁶巴拉德显然希望能够精确还原当年的遭遇，但他所作的处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书中将父母排除在主人公集中营生涯之外，这一设定并不符合巴拉德的个人经历。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仔细想过这一点，但我感觉让吉姆当一个战争孤儿更接近事件的心理学层面和感情层面的真实。”¹⁷然而，纵然这些层面的真实性可以探讨，但最终还是作者个人的。按罗西的观点，《太阳帝国》可以解读为弗洛伊德“屏蔽记忆”的文学变异：“从历史角度来说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却能承担压抑创伤经验的功能。”¹⁸即便是书名本身，也含有多个寓意。巴拉德曾对书名给予了有限的解释：“《太阳帝国》确实同时指有着日升国旗的日本帝国和我们在原子弹标志下共同生存的那个帝国或领域：核时代。”¹⁹而部分评论认为帝国也暗指中国和美国。

很显然，在《太阳帝国》中，巴拉德并非只是拆解“时间胶囊”并展示其成分，它虽然在巴拉德惊世骇俗的作品中显得最为传统，但极

可能是作者投入最多心力、终其大半生写作理想的成果。无论如何解读，以亲历为素材去描绘一个少年眼中的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生活，让《太阳帝国》不仅在巴拉德的作品中独树一帜，也成为二十世纪最珍贵的文学宝藏之一。

人们不想听到的真理：《撞车》

1970年4月，巴拉德在一家伦敦画廊举办了他命名为“新雕塑”的展览，展品是三辆被撞毁的汽车。在开幕式上，一百多人迅速喝醉，现场混乱，作家成了唯一清醒的人。在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之后，汽车被进一步严重损毁、推倒、涂鸦。“我已经在书中预测了人们的表现。在真的展览中，排队的客人和访问者们的举动基本上是我所预料的。这基本上不是一个雕塑展，而是一个借用了美术展形式的实验心理学展示。”²⁰此处所说的书，是同年出版的《暴行展览》。它由之前数年中在杂志发表的实验性短文组成，是巴拉德写作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二十世纪最离经叛道的文本之一，曾被美国出版商主动销毁。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世界三部曲”（《淹没的世界》《燃烧的世界》《结晶的世界》）及一系列短篇还维持了一个科幻作家形象的话，《暴行展览》宣布了巴拉德在余生中对科幻的彻底超越。

《暴行展览》显然受到了美国实验作家威廉·巴勒斯的影响。但巴拉德对实验文本的探索在其写作生涯中是简短的。巴拉德基于其中一个片段写出了《撞车》，它与接下来的《混凝土岛》《摩天楼》并称为“都市灾难三部曲”，展现了他个人风格最鲜明的创作阶段。

巴勒斯为《暴行展览》美国版撰写的前言当然也适用于《撞车》：“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探索了性的非性根源。”²¹不过，和性有关的内容是后者最受争议的原因。被巴拉德高度赞誉的电影版《撞车》因为有大量性和暴力镜头而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最严苛的NC—17级。但如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所言，它当然不应被视为色情片。“色情

片是用来刺激你的性欲，没有其他的功能。很显然，《撞车》并不是色情的……在大多数电影中，故事停顿，你看到一个性场景，然后故事继续。但并没有什么规矩说你不能用一系列性场景作为结构元素——故事发展，角色显现。为什么不？这是一个人生活叙事的一部分。”²²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视角独辟蹊径。他在其1981年的重要著作《拟像与模拟》中用一章专述《撞车》，盛赞其为“模拟宇宙中的第一部伟大小说”。在另一篇文章中，鲍德里亚说：“《撞车》是我们的世界，其中并没有‘发明’什么，一切都是超级功能化的：交通和车祸、技术与死亡、性与摄影镜头。一切都如同一个巨大的模拟和同步的机器；我们自己的模型和环绕我们的模型都加速了，一切都在虚无中混合起来并且具有超操作性。将《撞车》与其他几乎所有科幻区分开的，是它沿着那些和‘正常’宇宙相同的力线和定局投射进了未来。小说能够超越现实（相反亦可，只是更微妙），但根据的是同样的游戏规则。而在《撞车》中，既无小说也无现实——一种超级现实已经废除了两者。在其中，躺着我们当代科幻的定义性角色，假如这样一个角色存在的话。”²³

值得一提的是，鲍德里亚的这些相关文字在1991年被科幻学术界的重要刊物《科幻研究》第55期作为《科幻与后现代主义》专刊的一部分重新发表，同期发表了若干学者对此的评论，而巴拉德本人也被邀发表了看法。部分学者认为鲍德里亚忽视了《撞车》中的道德观点，巴拉德本人则表达了对自己作品遭到过度理论化解读的反感（虽然他非常欣赏鲍德里亚的某些作品）。巴拉德在另一个场合曾说：“我并不将《撞车》《摩天楼》或《混凝土岛》这类小说视为科幻。我想很多人将其描述为科幻小说的原因是那样能够中和它所散发的不适感。……它们当然不属于主导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我真的只写过一部现实‘小说’：《太阳帝国》。不，我认为它们属于另一种文学传统，一个上溯到萨德、被热内和塞利纳这类作家继承的传统。或者说，文

学中的坏小子们。一种去处理人们不想听到的真理的非凡强大的传统。我总是视自己为某种伦理家，站在路边举着指示牌：当心，急转，慢行！”²⁴

在《科幻研究》第58期中，鲁迪克分析了巴拉德的道德观点：“巴拉德对撞车的兴趣是心理学层面的，其想法是个人无意识与外部社会现象有一种直接联系。巴拉德使用单个人物去体现人类欲望的各个方面，其表达则是外部风景，而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明生活所居住的风景进一步的人工化已经证实了后者的力量。巴拉德小说中个人与风景的灾难性互动是精神层面意识与无意识脱节的表述。无意识层面代表真实的欲望、存在的顽固基础，而使用非常弗洛伊德式的——同时也是终极道德的——将黑暗带进光亮之中的方法来让这种现实昭示出来，这便是巴拉德的计划。”²⁵

斯蒂芬森另一个角度的观点显然也适用于《撞车》：“J. G.巴拉德作品的一个中心是超越的问题，亦即越过、逃离物质世界、时间和空间、身体、感知和普通自我意识的限制。这一主题在不同方向上充满了作者作品的大部分，并常被评论家误解为一种对退化、衰败、崩溃和混沌的虚无主义或是宿命论的先入之见……超越的主题所代表的并不是一种对人类价值和目标的否定，而是肯定最高的人文和抽象理想：恢复人作为一种真实而独立的存在。”²⁶

《撞车》是巴拉德思想超前于时代的例证之一，它所描述的画面在媒体中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播放。1989年由塚本晋也执导的日本最重要的赛博朋克电影《铁男》便被学者用来与《撞车》进行比较。²⁷1997年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之后两周，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在《纽约客》发表名为《撞车》的文章，将车祸与这部作品联系起来：“巴拉德的小说将我们文化中的两种色情恋物癖——汽车和明星——通过性感的暴力（一次车祸）集合到了一起，创造了一种如此令人震惊

以致被认为是淫秽的效果。在戴安娜之死的例子中所添加的照相机，调出了一杯比巴拉德原著中更加强大的死亡与欲望的鸡尾酒。”²⁸

记忆和欲望写下的神话：《混凝土岛》

“小说是神经内科的一个分支：神经和血管的场景是记忆和欲望写下的神话。”²⁹巴拉德的这句话应该是概括《混凝土岛》的最好方式。在对于巴拉德作品的解读中，不应忘记他经过医科训练的专业知识和观察力，这种素质比巴勒斯所说的“外科医生的精准”要更全面。主人公虽然是一位建筑师，但在困境之中久病成医，对自己的身心状况异常敏感。每一处伤痛的变化，和每个时刻精神状况的起伏，都被观察和记录着。他在探索一座陌生岛屿的同时，也在探索内心交织的记忆和愿望，而这两片风景常常叠印、融合，以至于他会感到岛屿的生命，甚至觉得自己便是岛屿，而在另一些时刻则会清晰感到探索和征服岛屿的需要——换言之，取得对自己内心的彻底掌控。

与《撞车》不同，《混凝土岛》开篇发生的车祸纯属意外，除了使主人公受伤和被困，它造成的额外破坏，是在这位高级职业人士常年按部就班的生活中撕开一道裂缝，长期被压抑的真实人性得以释放出来。他每天检视自己身体的同时也检视着他往昔熟视无睹的城市道路、建筑和天空，观望着不息的车流，游走于自己的精神孤岛。借巴拉德所言：“马克斯·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乔治·德·基里科和保罗·德尔沃的经典超现实主义画作中，时间和空间的法则常被取消，现实被解码，以发现日常生活后面的超现实性。”³⁰

和《摩天楼》相比，《混凝土岛》展现的是一座倒卧在高速公路之间的摩天楼废墟，被困其中的主人公每天都在探索它的不同楼层，最终与其中的神秘居民对话、争斗、和解、告别。帕迪认为，巴拉德城市小说中的人物可能会以为他们是孤立于世的，但发生的灾难总是暴露这不过是一个幻影。与其他学者不同，他认为巴拉德在三部曲中

“向我们展示的并不只是孤立中的人，而是那些自以为已经把自己从世界中移除的伦敦人”。³¹这种自我孤立的现代病症，可以从主人公往日分裂的感情生活和对陌生家具的喜爱中观察到，但当他遭遇真的孤立，却又不禁回忆起家庭甚至童年，然后遇见他原本无缘在这座城市中相遇的其他居民。“通过一种平凡的‘原始主义’的举动，个人能够通过一种文化缺席的暴力领域进行互动来发现一个更深层、更本真的自我。”³²贡肖雷克的这一观点其实适用于整个“都市灾难三部曲”。

《混凝土岛》与《鲁滨孙漂流记》的相似之处已经被多位评论家探讨过——事实上，巴拉德的主人公直接把自己与这个三百多年前被困荒岛的人相类比。《鲁滨孙漂流记》一直被认为是殖民冒险的寓言。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指出，鲁滨孙·克鲁索“是不列颠殖民者的真正原型，正如星期五是被殖民民族的标志一样”。³³和笛福相比，巴拉德把殖民地安排在英帝国的核心中心，被现代人造结构所包围，那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市民所熟悉但如今却不可即的现代世界，而他被放逐的岛屿却只有文明的废墟，正被优美但又不时令人生畏的修长野草所吞没——巴拉德所塑造的蛮荒之地几乎是超现实的，而它的原住民有着比主人公更不寻常的遭遇。《混凝土岛》作为经典荒岛故事的现代版，场景和人物都极其精简，从而尽显巴拉德经营内心—风景互动模型的能力。

逃离所有的人际关系：《摩天楼》

“后来，罗伯特·莱恩医生坐在阳台上嚼着狗肉，回想过去三个月里发生在这幢巨型公寓楼中的件件奇事。如今一切都已回归了常态。”《摩天楼》的开篇即充满了心理冲击力。而在漫长的混乱之后，故事的结尾又回到这个“常态”，只不过几百码之外的另一桩公寓楼中，相似的好戏正在拉开序幕。巴拉德在此呈现的一个观点是：故事描述其

实并不是遇险和绝境，而是生活，它讲述的情节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末日，而是他们的日常。类似的情节将会在当代社会中不断上演。

巴拉德在谈及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欧年轻人时曾说：“我想，我们在西欧首次看到一代人生活在明智、公正和很大程度上人道的社会之中——铁幕以西的社会民主和全民福利社会——同时对它们深深怀疑，虽然他们事实上认同这些社会的全部价值观念。年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会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免费医疗和丰足的消费品经济，但他们似乎依然怀疑在这一切背后藏着看不见的阴谋。最极端的例子是西德的红军派，其恐怖举动似乎是毫无意义和非理性的。不过，当然，这正是那些举动的意义所在——在一个彻底明智的社会之中，疯狂是唯一的自由。我想我的很多小说——诸如《暴行展览》《撞车》《摩天楼》——触动了这些妄想和绝望的情感。而且，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有着那么多制度化的巨大分离，在那些知识界精英和那些再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之间，在那些跻身于未来硅谷的人和那些被留在二十世纪的穷途末路的人之间。很多来找我谈论《暴行展览》的年轻人将其视为一部政治作品。对他们来说，我所描述的贪婪的媒体风景是政治剥削的机器。”³⁴《摩天楼》所代表的是巴拉德基于群体的创作方向：小型封闭社会的建模。他在余生中朝这个方向进行了大量探索：《可卡因之夜》（1996）、《超级戛纳》（2000）、《千年人》（2003）和最后的长篇《天国》（2006）。

帕迪认为摩天楼被设定在伦敦一片有着非常精确历史契机的区域，它位于市中心边上泰晤士河北岸一处废弃码头和仓储区占据的地方。七十年代的高层公寓建筑是离开市中心迁往“大伦敦”之运动的一部分。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和服务业的兴起——后者是巴拉德小说中的职业阶层——他们想住到一个属于正在衰亡的市中心，同时又和它拉开一定距离的地方。³⁵按帕迪的观点，巴拉德反复强调主人公和其他人物迁入高层公寓是为了逃离城市及其居民：“他搬进大厦恰恰是为了逃开任何的情感羁绊。”摩天楼似乎确实提供了这种逃离的功能，正如

贡肖雷克在比较《混凝土岛》和《摩天楼》时所指出的：“作为由现代遗留的废渣创造出来的某种废地，岛屿是一片**已被**异化的地域，其特征是含义和社会关系的缺席。相形之下，高层公寓是被设计出来的场所，一座在城镇规划和市区重建的框架中创造的建筑，但它的几何结构和它与周边环境的分离使之成为一处**正在**异化的空间。它是一个无法维持本应辅助的社区生活的自足世界，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台庞大的机器，其设计目的就是服务于生活；其服务对象并非成群成堆的住客，而是分隔开来的逐个个体’。”³⁶

和被困孤岛的《混凝土岛》主人公一样，《摩天楼》的居民们新的生活空间中与同类遭遇之后，便试图建设一种新秩序。帕迪指出了人类宿命性的结局：“巴拉德高层公寓中的居民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们重新创造了阶级或氏族的分裂。他们都是白人，但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概括出了种族分裂。他们也许尝试过逃离曾帮助伦敦进入现代的帝国主义遗产，但最终强化了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和野蛮的帝国欲望，并成为其终极的受害者。”³⁷

“最终，摩天楼呈现了所有巴拉德式场所的品质：它被关闭，不再与这个星球的其他部分相关，被它自身的超现实逻辑所遮蔽……这些天空殖民者的精神之旅并非回到‘自然’；它回归的是童年的无抚育状态：‘做出这种和三岁时没两样的事儿来，长这么大我可真是第一遭了。’生活优裕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兴奋地说道。”³⁸艾米斯认为巴拉德笔下受困的人物总是更偏爱他们致命和令人不安的环境，摩天楼的坏分子们很快便被新的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可能性”所定义。

但是，这种新秩序和新可能并不是一群伦敦中产阶级的专利，它很可能正在我们附近的一座高层公寓中酝酿着。“一般来说，想象性的假说都是在我自己脑袋里的四个角落之间测试的，虽然我总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直觉成真。在开始写作《摩天楼》之前，我在布拉瓦海岸罗塞斯的一幢海滨高层公寓住过一个夏天，那儿离利加特的达利之家

不远，然后我注意到住在底层的一个法国住户被上层丢下来的烟头激怒了，开始在沙滩上巡逻，用长焦镜头拍摄丢烟头的人。然后他会把照片钉在公寓门厅的告示牌上。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我把它当作给我的想象所开的绿灯。”³⁹

你已经抵达了自由——绝对的自由

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描述了地球两极冰盖融化，但巴拉德作品的前瞻性在于探索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些通往隐秘空间的临界点。正如他所说：“人类，是动物王国中正常思维状态最接近疯狂的动物。”⁴⁰他对人类深不可测的精神风景的描绘，没有像另一些科幻变成古装戏，相反，将当年欣赏的艺术和代表的思潮全部远远抛在身后。

巴拉德的传记作家约翰·巴克斯特说：“除了与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关系之外，他受到的影响几乎难以辨认。那些他在事业早期拥抱的，诸如雷·布拉德伯里和威廉·巴勒斯，都早已被吸收和超越。在如此漫长的写作生涯和如此多的作品之后，他已经比那些滋养了他的传统和印刷文化更长寿。”⁴¹

巴拉德早期的城市三部曲和大量短篇小说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主题光怪陆离，文笔瑰丽，其价值并不亚于后来影响更大的作品。英国作家、作曲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为巴拉德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中称其包括了“世界短篇小说正典中最美丽的两个故事”。⁴²

英国乐评人西蒙·雷诺兹说：“他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后来的让·鲍德里亚关注相似的主题。但他比这两位拥有高得多的清晰度和敏锐的感知、更多的文采与机智。鲍德里亚书中所有关于大众传媒的淫秽性、模拟、社会内爆早在巴拉德的小说中便被更有效地探索过了。他很早便已开始探讨万物的成人片化。”⁴³

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说：“我敬仰巴拉德的作品已经很多年。他是当代小说界最重要、最智慧的声音之一。”⁴⁴

并不奇怪，这样一位毕生保持犀利观察力的作家在晚年会对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等赛博朋克作家表示欣赏：“他们写的究竟是科幻或是其他什么，这很难说。事实上，新的通信方式，特别是互联网，对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赛博朋克便是它的第一个表述。但对我来说它来得太晚。我从来都没有电脑，至今也没有。”⁴⁵而他被这些作家尊为宗师也是自然的。赛博朋克的创始人之一斯特林曾说：“在我这代美国科幻作家——赛博朋克和人文主义者等——的圈子里，（巴拉德）是一个伟岸的形象。我们曾经苦苦争斗，看谁比谁更巴拉德。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给他擦鞋，而我们也很少能够明白我们如何才能到达一个位置，去写出他也许会敬佩或是认同的作品，但我们至少得以目睹他所抵达的成就巅峰。”⁴⁶

巴拉德的原创风格还无人能够模仿，其大胆的文字也使得他与各种大奖无缘。在七十三岁时，他从容拒绝了大英帝国勋章。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影响了包括Joy Division和Burial在内的两代音乐人，并在三十年的跨度中被风格迥异的导演们搬上银幕。

十五岁离开上海之后，除了偶尔出门度假，他的后半生是在平静的英国小镇谢珀顿度过的。妻子在1964年因急病去世之后，他独自给三个孩子做饭和熨烫校服，送他们去上学，将他们抚养成人。当孩子们玩耍时，他在书房中重访自己不寻常的童年记忆，探索人类社会和心灵中那些最黑暗的角落。“心理医生已经帮不了这本书的作者了。”这是当年一位读者对试读版《撞车》的著名评价。巴拉德的回应是：“假如一位心理医生说‘心理医生已经帮不了你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你能得到的最佳赞赏。你已经抵达了自由——绝对的自由。”

注释

1. Jannick Storm, "An Interview with J. G. Ballard", *Speculation*, No. 21, February 1969, pp. 4—8. 采访录制于谢珀顿, 5 July 1968.
2. 1974年《撞车》法文版自序。
3. Jonathan Cott, "The Strange Visions of J. G. Ballard", *Rolling Stone*, 19 November 1987.
4. Jonathan Cott, "The Strange Visions of J. G. Ballard", *Rolling Stone*, 19 November 1987.
5. Samuel Francis, "J. G. Ballard: A Few Brief Queries (Interview)", April 2005, *The JG Ballard Book*, The Terminal Press, 2013.
6. Jannick Storm, "An Interview with J. G. Ballard", *Speculation*, No. 21, February 1969, pp. 4—8. 采访录制于谢珀顿, 5 July 1968.
7. David Pringle, "Interview with JG Ballard: Psychoanalyst of the Electronic Age", *The New Literary Forum*, Vol.1, No.4, September 1985.
8. Samuel Francis, "J. G. Ballard: A Few Brief Queries (Interview)", April 2005, *The JG Ballard Book*, The Terminal Press, 2013.
9. Alan Burns, "J. G. Ballard", *The Imagination on Trial*, Allison and Busby, 艾伦·伯恩斯坦于1973或1974年主持的采访, 1981.
10. Werner Fuchs and Sascha Mamczak, "George W. Bush möchte ich nun wirklich nicht ficken!", eds. Sascha Mamczak and Wolfgang Jeschke, *Das Science Fiction Jahr 2007*, Heyne, 2007.

- [11.](#) Werner Fuchs and Sascha Mamczak, "George W. Bush möchte ich nun wirklich nicht ficken!", eds. Sascha Mamczak and Wolfgang Jeschke, *Das Science Fiction Jahr 2007*, Heyne, 2007.
- [12.](#) *Shanghai Jim*, 詹姆斯·朗西执导的一部BBC纪录片, 1991.
- [13.](#) David Pringle, "Interview with JG Ballard: Psychoanalyst of the Electronic Age", *The New Literary Forum*, Vol.1, No.4, September 1985.
- [14.](#) *The South Bank Show: J. G. Ballard*, ITV, 2006.
- [15.](#) 胡凌云, "从上海到内层空间", 掘火档案, 2009年5月7日.
- [16.](#) David Lehman with Donna Foote, "Prisoner in Shanghai", *Newsweek*, 28 January 1985.
- [17.](#) J. G. Ballard, *Miracle of Life: Shanghai to Shepperton, an Autobiography*, Harper Collins, 2008, p.82.
- [18.](#) Umberto Rossi, "Mind is the Battlefield: Reading Ballard's 'Life Trilogy' as War Literature", *J. G. Ballar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Continuum, 2008, p.77.
- [19.](#) David Pringle, "Interview with JG Ballard: Psychoanalyst of the Electronic Age", *The New Literary Forum*, Vol.1, No.4, September 1985.
- [20.](#) "In Conversation with Eduardo Paolozzi and Frank Whitford", *Studio International*, No.183, October 1971.
- [21.](#) J. G. Ballard, "Introduction", *The Atrocity Exhibi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90.

- [22.](#) Jonathan Romney, "Cannes: Shock Value; Provocations Special:David Cronenberg and JG Ballard", *The Guardian*, 20 May 1996.
- [23.](#)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55, Vol.18, Part 3, November 1991.
- [24.](#) Werner Fuchs and Sascha Mamczak, "George W. Bush möchte ich nun wirklich nicht ficken!", eds. Sascha Mamczak and Wolfgang Jeschke, *Das Science Fiction Jahr 2007*, Heyne, 2007.
- [25.](#) Nicholas Ruddick, "Ballard/Crash/Baudrillar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58, November 1992.
- [26.](#) Gregory Stephenson, "J. G. Ballard: The Quest for an Ontological Eden", *Foundation*, #35, Winter 1985/86, p.38.
- [27.](#) Steven T. Brown, *Tokyo Cyberpunk: Posthumanism in Japanese Visual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90.
- [28.](#) Salman Rushdie, "CRASH", *The New Yorker*, 15 September 1997.
- [29.](#) J. G.巴拉德引语, *Ambit*封底, #33, 1967.
- [30.](#) Jonathan Cott, "The Strange Visions of J. G. Ballard", *Rolling Stone*, 19 November 1987.
- [31.](#) David Ian Paddy, *The Empires of J. G. Ballard: An Imagined Geography*, Gylphi Limited, 2015, p.130, 154, 156.
- [32.](#) Andrzej Gasiorek, *J. G. Ballar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10, 114.
- [33.](#) James Joyce, 关于丹尼尔·笛福的讲座, 1912.

- [34.](#) Thomas Frick, "J. G. Ballard, *The Art of Fiction No. 85*", *Paris Review*, No. 94, Winter 1984.
- [35.](#) David Ian Paddy, *The Empires of J. G. Ballard: An Imagined Geography*, Gylphi Limited, 2015, p.130, 154, 156.
- [36.](#) Andrzej Gasiorek, *J. G. Ballar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10, 114.
- [37.](#) David Ian Paddy, *The Empires of J. G. Ballard: An Imagined Geography*, Gylphi Limited, 2015, p.130, 154, 156.
- [38.](#) Martin Amis, "Up!", 《摩天楼》书评, *New Statesman*, 14 November 1975.
- [39.](#) Thomas Frick, "J. G. Ballard, *The Art of Fiction No. 85*", *Paris Review*, No. 94, Winter 1984.
- [40.](#) Marianne Brace, "J. G. Ballard: The comforts of madness", *Independent*, 15 September 2006.
- [41.](#) John Baxter, *The Inner Man: The Life of J. G. Ballard*,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2011, p.343.
- [42.](#) Anthony Burgess, "Introduction",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J. G. Ballar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 [43.](#) Simon Reynolds, "Magisterial, Precise, Unsettling: Simon Reynolds on J. G. Ballard", *032c*, Issue #18, Winter 2009/2010, pp.126—129.
- [44.](#) "Endorsement in the advertisement of *Love and Napalm: Export USA* (Grove Press) ", *Evergreen Review*, Vol.17, No.96, Spring 1973.
- [45.](#) *Shanghai Jim*, 詹姆斯·朗西执导的一部BBC纪录片, 1991.

- [46.](#) Simon Sellars, Bruce Sterling and V. Vale, "Myths of a Near Future", 于巴塞罗那当代文化展览艺术中心举办的Kosmopolis文学节上有关J. G.巴拉德作品的圆桌讨论, 2008.
- [47.](#) Jonathan Cott, "The Strange Visions of J. G. Ballard", *Rolling Stone*, 19 November 1987.

导读

虽然困在某座太平洋环礁的概率很小，独自身陷无人荒岛上的白日梦对我们依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鲁滨孙漂流记》是我们孩提时代最早读过的书籍之一，而这类幻想是经久不衰的。我们面对着诸多有趣的生存问题，而且和鲁滨孙一样，承担着去建设一个充分舒适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复制品的任务。这是作为探险假日胜地的无人荒岛，在最近的珊瑚礁上搁浅着一艘满载给养的失事废船，如同家边上的仓储超市一样唾手可得。

认真地说，回归我们更原始的特性，去掉人类文明为我们装备的自尊和精神支持系统，是有挑战性的。我们是否能够克服恐惧、饥饿、孤立，觅得战胜一切风雨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

统治全岛，并将其无名的疆域转化为我们心灵的延伸，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需要。云雾遮蔽的神秘山峰、看似平静的潟湖、正在腐败的红树林和喷涌纯水的秘密泉眼，构成了精神世界的边远分支，而在我们原始祖先的眼中，充满各种诱惑和陷阱的它们已经体现了这种功能。

太平洋环礁也许无法企及，但另一些岛屿离家近得多，有的离我们每日踩踏的人行道不过几步路。包围它们的不是海洋，而是混凝土，外加金属护网的环绕和防爆玻璃的隔挡。被断电事故困在地铁隧道，或是长周末里被故障电梯困在无人的办公楼高层，都是所有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潜意识恐惧。

当我们驾车驶上一座高速立交，穿过被各种标志牌精细标注、似乎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危险的景观时，总会瞥见那些被路肩陡坡遮掩的三角形荒地。假如说，某种不可思议的厄运导致我们爆胎，飞跃护

栏，跌入这样一座散布着瓦砾和野草的被遗忘的岛屿，离开了监控摄像头的视野，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当我们躺在倾覆的轿车边，一腿骨折，在援救者赶来前，应该如何求生？假如永远等不到援救，那又该如何？我们该怎样向乘坐大巴疾速驶往伦敦机场的乘客发信号，吸引他们的注意？假如需要的话，我们该用什么办法点燃自己的轿车？

不过，正如我们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困境一样，我们也需要面对各种心理困境。我们会有多大的决心，对自己和自己的动机会有多久的信任？也许，我们暗自希望能够被困其中，以便能够逃离家庭、情人和各种责任。正如我试图在《撞车》和《混凝土岛》中所展示的，现代技术为我们人格中的特异禀性提供了无限的撒野空间。被困在一片办公区或是一座交通岛时，我们能够对自己施以暴政，测试我们的力量和弱点，或许由此能与自己总是视而不见的某些性格侧面达成妥协。

而假如我们发现这座岛屿并非被自己独占，下一幕便会是某种有趣但极其危险的那一类接触……

J. G.巴拉德

混凝土岛

都市灾难三部曲
Urban Disaster
Trilogy

2



目录

- [1 穿过防撞栏](#)
- [2 路堤](#)
- [3 受伤和虚脱](#)
- [4 水罐](#)
- [5 围栏](#)
- [6 暴风雨](#)
- [7 燃烧的轿车](#)
- [8 留言](#)
- [9 发热](#)
- [10 防空掩体](#)
- [11 援救](#)
- [12 杂技演员](#)
- [13 以火为信](#)
- [14 毒药之味](#)
- [15 贿赂](#)
- [16 食源](#)
- [17 决斗](#)
- [18 五镑](#)
- [19 野兽与骑士](#)
- [20 岛屿的命名](#)
- [21 谵妄](#)
- [22 门之阁](#)
- [23 高空秋千](#)
- [24 逃脱](#)

1 穿过防撞栏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午后三点刚过，一位名叫罗伯特·梅特兰的三十五岁建筑师驾车在伦敦中心西路立交桥上的高速路出口车道上行驶。在离新建的M4高速公路岔道口六百码处，这辆捷豹已经超过了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限速，就在此刻，驾驶员一侧的前轮爆胎变形。猛烈的气浪被混凝土矮墙反射进车，似乎是在罗伯特·梅特兰颅内引爆。就在碰撞前的几秒钟里，他试图抓住飞旋的方向盘辐条，头被镀铬的窗框撞得迷迷糊糊。轿车在空旷的行车道上从一侧骤然转向另一侧，令他的双手像木偶般甩动。被撕破的轮胎在高速路堤边缘弯曲的白色标线上划出一道黑色的对角线。失控的轿车撞开了路边临时架设的松木栅栏。它离开了铺设的路肩，栽下路堤的草坡。前进三十码之后，它撞上一辆侧翻的出租车锈蚀的车架，停下了。罗伯特·梅特兰几乎没被这道擦过生命的暴烈切线伤着，他趴在方向盘上，西装上衣和裤子沾满了挡风玻璃的碎渣，像是一套发光的西服。

在罗伯特·梅特兰缓过来的头几分钟里，除了爆胎声、车从立交桥隧道中驶出时突现的阳光和刺痛脸颊的挡风玻璃碎片外，他几乎记不起关于撞车的其他细节。这起只持续了几微秒的恶性事故就像一个地狱的通风口，在他眼前开启，复又关闭。

“.....我的天.....”

梅特兰聆听着自己，辨出了这声微弱的耳语。他的手依旧伏在方向盘开裂的辐条上，手指毫无知觉地伸展着，仿佛已被切了下来。他用双掌压住方向盘边缘，撑起了躯体。车停在了坡地上，窗外环绕着齐腰高的荨麻和野草。

蒸气从破裂的汽车散热器中嘶嘶喷出，带锈的水珠飞溅。引擎发出空洞的吼声，一种机械的濒死喉音。

梅特兰凝视仪表盘下面的驾驶舱，注意到了双腿的滑稽姿态。他的双脚瘫在脚踏板之间，似乎是被策划了这起事故的神秘拆卸大队胡乱塞在了那儿。

他挪动双腿，看它们回到在驾驶杆两侧的惯常位置后，放了心。脚底能感到来自踏板的压力。梅特兰无视窗外的荒草和高速公路，开始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他检视了大腿和腹部，扫去夹克上的玻璃碴，按压肋骨，探查骨骼是否有骨折的征兆。

梅特兰在后视镜里检查了头部。右颞有一处形如铲子的三角形瘀伤。前额沾满了碎挡风玻璃带进车里的渣土和油迹。他按压着面部，希望能把些许表情揉进苍白的皮肤和肌肉。他厚重的下颌和结实的颧骨血色全无。镜中瞪着自己的眼睛空洞麻木，他仿佛望着一个患精神病的双胞胎兄弟。

他为何要开快车？他于三点离开位于马里伯恩的办公室，是为了避开下班高峰，并有足够时间安全行驶。他记得自己转入了西路立交桥的中央环岛，向立交桥隧道前进。他还能听到轮胎碾压混凝土接缝，气流卷起尘土和烟盒。当车驶出隧道，四月的阳光如彩虹般掠过挡风玻璃，令他一时目眩……

他很少系的安全带从齿轮上垂下来，耷拉在肩旁。梅特兰坦承自己常常严重超速。一旦坐进车中，某种暗藏的基因、盲动的血统，便推翻了他原本谨慎和理智的性格。今天，他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之后已经疲惫，外加和海伦·费尔法克斯共度一周后很快就要见到妻子的复杂心态，在高速公路上超速时，他几乎是蓄意导演了这场车祸，或许是将它作为对这一切的某种古怪的合理化。

梅特兰独自摇摇头，用手敲掉了最后一块残余的挡风玻璃。前方是捷豹撞上的那辆出租车侧翻的锈蚀车架。附近还有几辆废车隐现在荨麻丛中，车胎和电镀装饰已被拆除，锈迹斑斑的车门斜敞着。

梅特兰走下捷豹，站在齐腰深的草中。他扶着车顶站稳时，手被晒热的纤维素表面烫了一下。午后的阳光加热了高大路基遮住的静止空气。几辆车正通过高速公路，车顶浮现在护栏上方。在被压实的路基泥土上，被捷豹划出的深深车辙宛如巨人头皮上的缝线，标记着他在距立交桥隧道一百英尺处驶离公路的位置。这段高速及其通向立交以西的匝道在两个月前刚刚通车，大段大段的防撞栏都还未安装。

梅特兰涉过他车前的草丛。他一眼便看出想把它开到附近某条支路是不可能的。车头已经深陷进去，就像一张被压扁的脸。四盏头灯里的三盏已经碎了，装饰格被撞进了散热器的蜂窝板。被撞击的悬挂系统把引擎从支架上顶了下来，把底盘都扭弯了。当梅特兰弓身检查挡泥板时，防冻剂和铁锈被烧烫的强烈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

彻底报废——见鬼，他还挺喜欢这辆车。他穿过草丛，走向捷豹和路基之间的一片空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真令人惊讶。当司机们从立交桥下的阴影中出现，进入被午后阳光照亮的右弯道时，他们应该无心留意散落的木栅栏。

梅特兰看了看表。三点十八分，车祸刚过十分钟。他穿行在草丛中，感到一阵眩晕，仿佛刚刚目击了某种恐怖事件，比如高速追尾或是公开处决……他曾经对八岁的儿子承诺要接他放学。梅特兰想象着此刻的大卫正在里奇蒙德公园离军队医院不远的大门外耐心等待，全然不知父亲此刻正被困在一座高速公路路基下一辆撞毁的轿车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暖春的天气里，那些残疾复员军人会坐在公园大门旁的轮椅中，似乎是在向孩子展示父亲可能遭受的各种创伤。

梅特兰向捷豹走回去，一路用双手拨开草丛。即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也涨红了他的脸和胸。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眼神中是一个人即将永别一片令人不悦的地形时的慎重小心。车祸令他惊魂未定，但他已经注意到大腿和胸前的瘀伤。碰撞将他像拳击沙袋般掷到方向盘上

——安全工程师们所谓的二次碰撞。他平复心情，靠在捷豹的后备厢上，希望把他几乎丢了性命的这片荒草和废车之地铭记于心。

梅特兰手遮阳光，发现他栽进了一个小型交通岛，这个长度约有两百码的三角地带，是位于三条交会的高速公路之间的一片荒地。岛屿尖角指向西方和下沉的太阳，太阳和暖的光芒照在白城⁽¹⁾那些遥远的电视台大楼上。它的底边由离地七十英尺高度通过的南向立交桥组成。桥身由巨大的混凝土立柱支持，用于保护下方车辆而安装的波纹金属挡溅板彻底遮住了它的六条车道。

梅特兰身后是这座岛北面的墙体，即他发生车祸的西向高速公路三十英尺高的路堤。在他对面，一条三车道支路在立交桥下向西北方向绕行，然后在岛屿的尖端汇入高速，它陡峭的路堤构成了南墙。虽然距离不会超过一百码，但这道新长出草的斜坡似乎藏在岛屿过热的光芒后面，被野草、废车和建筑设备所遮蔽。虽然车流沿着这条支线的西向车道前进，但金属防撞栏把司机和岛屿隔离了。路肩内置的混凝土预制沉箱上架起了挂着三个车道指示牌的高大支架。

梅特兰转身看一辆机场巴士在高速路上驶过。前往苏黎世、斯图加特和斯德哥尔摩的旅客们僵直地坐在巴士上层，如同一组假人。其中的两个，一个穿着白雨衣的中年男人和一个缠着头巾的年轻锡克教徒，低头望见了梅特兰，与他目光相对了几秒钟。梅特兰回望他们，决定不向他们招手。他们会认为他在那儿干什么？从大巴上层俯视，很可能看不出捷豹的损坏，而他本人则会被当作是高速管理员或交通工程师。

在岛屿东端的立交桥下，一道金属网栅栏把这块三角形废地与其他区域分隔开，栅栏那侧已经成了一块非正式的市政垃圾场。在混凝土架构的阴影下，有几辆破败的家具拖车、一摞残破的公告牌、成堆的轮胎和未经处理的废旧金属。透过金属网，能看到立交桥东四分之

一英里外有一家居民区购物中心。一辆红色的双层公交车在一个小广场上绕行，沿路是众多商店的条纹遮阳棚。

显然，除了路堤，这座岛屿没有其他出口。梅特兰从仪表板上拔出点火钥匙，打开捷豹后备厢。一个闲逛的流浪汉或是补锅匠发现这辆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岛屿被两侧的路堤和第三边的金属网包围，与世隔绝。承包商还没开始强制绿化工程，这片简陋土地的原初面貌、这些锈蚀的废车和杂乱的荒草，还未被染指。

梅特兰抓住皮制小衣箱的提手，想把它从后备厢里提起来。他发现这一动作几乎令自己昏厥。头部突然缺血，似乎是血循环过于微弱。他放下箱子，虚弱地靠在敞开的后备厢盖上。

梅特兰盯着自己在抛光的备胎舱盖上扭曲的影子。他高大的身影被拧成了一个怪诞的稻草人，白肤色的脸在车身弯曲的线条上失去了颜色。一个疯子的鬼脸，一只耳朵长在离头六英寸的肉蒂上。

车祸对梅特兰的冲击比他意识到的要更严重。他低头扫视后备厢中的东西——一个工具箱、一堆建筑期刊，还有一个装着半打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硬纸箱，是他准备带回家给妻子凯瑟琳的。去年祖父过世后，母亲不时会给他一些老人收藏的葡萄酒。

“梅特兰，现在适合喝一杯……”他大声自言自语。他锁上后备厢，探身从后座上取出雨衣、帽子和手提箱。碰撞把座位下面一堆被遗忘的杂物甩了出来：半管防晒霜，是他与海伦·费尔法克斯医生在拉格朗德默特⁽²⁾一起度假的纪念品，还有她给一个儿科研讨会的论文预印本，一盒凯瑟琳的小雪茄，他为了让凯瑟琳戒烟将其藏了起来。

梅特兰左手拎起手提箱，戴好帽子，把雨衣搭在右肩上，走向路堤。此时是三点三十一分，距离事故发生还不到半个小时。

他朝岛屿回望最后一眼。齐腰的杂草上有他迟疑地绕车行走时留下的弯曲足迹，草地正在恢复原状，几乎遮住了银色的捷豹。一片笼

罩岛屿的稀薄黄光，一种似乎是从草上升起的令人不快的光雾，在地面上空溃烂，宛如一道从未痊愈的伤口。

立交桥下传来一辆卡车柴油引擎的轰鸣。梅特兰背朝岛屿，踏上路堤的底部，攀登松软的斜坡。他打算爬上路堤，招停一辆过路车，上路。

(1) 伦敦城区名。——译者注，下同

(2) 法国南部的一个市镇，海滨度假胜地。

2 路堤

大地在梅特兰周围流动着，像一条温暖平缓的河流。他在路堤上爬了一半，发现滑坡的土壤已经深及双膝。这种未经夯实的顶层土壤是用来植草皮的，还未被新芽固定。梅特兰吃力地试图脱身，用公文包作桨，寻找着一片可以踏足的坚实之处。攀爬路堤的努力几乎令他筋疲力尽，但他依旧顽强前进。

他感到嘴里有血腥味，便停步坐下。他蹲在松软的斜坡上，从口袋中取出手帕，轻拭舌唇。红色的印迹是他颤抖的嘴形，就像一个不正经的吻。梅特兰抚摸右侧太阳穴和颧骨敏感的皮肤，那道瘀伤从耳朵直伸到右鼻孔。他用手指按压鼻裂，能感觉到受伤的鼻窦和牙龈，还有一颗松动的犬齿。

梅特兰一边等着自己喘过气来，一边聆听头顶的车流。引擎的声音绵延地沿立交桥隧道嗡嗡传播。岛屿远端的那条支路变得繁忙起来，梅特兰向过路车辆挥舞雨衣。但是，司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头顶的路标和高速公路的主要交叉口上。

远方办公区的楼群高耸在午后的空气中。梅特兰在马里伯恩上空温暖的光雾里搜索着，几乎可以定位他的那一幢。在玻璃幕墙后面的十七楼上，秘书正在打下周金融委员会会议的日程，绝不会想到她的老板此刻正蹲在这条高速公路的路堤上，口中带血。

梅特兰的双肩开始发抖，迅速的震颤扰动了他的横膈膜。他努力将痉挛压制了下去。他咽下卡住喉咙的一口痰，俯视着捷豹，再一次回想车祸。忽视限速真是愚蠢。他急于和凯瑟琳团圆，期待回到他们那所爽洁端庄的宅邸，在宽敞的白色房间中安歇。在海伦·费尔法克斯温暖舒适的公寓与那位敏感的女医生相处三日之后，他几乎感到窒息。

梅特兰站起身，侧着身子在坡上攀爬。在他上方十英尺处便是高速公路的硬路肩和木栅栏。梅特兰把手提箱甩上坡顶。他像一只螃蟹般用双脚和前臂爬行，爬上了更浅的土壤，双手终于探到混凝土路肩，把身体拽上了公路。

因为攀爬耗尽了体力，梅特兰在一条木栅栏上摇摇晃晃地坐下。他把手上的泥土擦到裤子上。手提箱和雨衣摊放在脚边，沾满灰土，就像是一个流浪汉的行头。西装里的衬衫被汗冲刷，布料已经湿透。嘴里血块黏稠，他一口咽了下去。

他站起身，转头面朝来车的方向。三条车道上的车辆向他疾驰而来。它们从立交桥下的隧道中出现，沿着快速的弯道加速。高峰时段已经到来了。噪声被立交桥的顶壁和侧墙放大，在梅特兰周围的混凝土路上震荡着四散开去，淹没了他最初的几声呼叫。在高速前进的车辆中偶尔会出现五十英尺的空当，但在梅特兰站立于此挥舞手提箱和雨衣的最初几分钟里，就有数百辆轿车运载着归家的驾驶员，紧挨着相继驶过。

梅特兰放下手提箱，看着经过他的车流怒吼。红色的松木栅栏已被超速的车辆撞击成一条松散的线条。当出现在立交桥下的车子拐入快速右弯时，西方天空中低垂的烈日直接射进了司机们的双眼。

梅特兰低头打量自己。他的夹克和裤子上都是斑斑的汗迹、泥点和机油——即便有那么几个司机注意到了他，他们也不会乐意让他搭车。而且，此处几乎无法减速停车。在西路立交常见的拥堵之后，车辆终于能放任飞驰，来自后方的压力迫使它们持续前行。

梅特兰沿着狭窄的路肩走动，试图让自己更引人注目。这条快速弯道并未设置人行道或紧急停车带，以时速六十英里驶过的车辆离他不到三四英尺远。他依旧拿着雨衣和手提箱，沿着栅栏前行，一次次绕过车辆。他在充满汽车尾气的空气中挥舞帽子，对着引擎的噪声高声疾呼。

“紧急情况……！ 停车……！ 靠边……！”

两个被过路货车撞到一起的栅栏挡住了他的去路。一辆辆轿车疾速擦身而过，在路牌下急转，直奔前方的公路交会处而去。刹车灯明明灭灭，挡风玻璃反射的日光如同带电的骑枪。

梅特兰翻越栅栏时，一声警告的鸣笛刺耳地响起。一辆轿车从距他右臀几英寸处驶过，窗里闪现一个愤怒的乘客。梅特兰缩身避让，瞥见快车道一辆警车的白色车体。它正以时速五十英里稳定行驶，距前车有几英尺远，但司机正扭头望着梅特兰。

“且慢……！ 警察……！”

梅特兰挥舞帽子和手提箱，然而警车已被高峰车流带走了。梅特兰试图追赶它，但几乎被一辆出租车的挡泥板撞上。一辆黑色豪华轿车穿过隧道向他疾驰而来，穿制服的司机在最后一刻才看见梅特兰。

梅特兰意识到自己将会被撞扁在栅栏上，急忙避让。一记闪击刺痛了右手。皮肤被一片尖利的挡风玻璃或是后视镜框划破了。他用血污的手绢裹住伤口。

三百码外，立交桥东侧入口不远处有一个紧急电话，但梅特兰明白，假如试图穿越隧道，自己必死无疑。他侧身沿路肩边缘走回来，站在捷豹偏离道路的位置。他穿上雨衣，整齐地扣上纽扣，扶正帽子，向路过的车辆平静地挥手。

夜幕渐垂，梅特兰依旧在原地站立。车头大灯扫过他，光柱切割着他的面庞。三条车流带着明亮的尾灯直奔公路交会处，喇叭声此起彼伏。晚高峰已经全面到来。他虚弱地站在路边挥动乏力的手，感觉伦敦每辆车都已在眼前驶过了很多次，而司机和乘客都参与了一个自发的巨大阴谋：蓄意忽视他的存在。他很清楚，不会有人为他停车，

至少在高峰结束的八点钟以前不会。在那之后，如果运气好，他或许能引起某一个司机的注意。

梅特兰抬起手，让路过的车灯照亮手表。七点四十五分。儿子应该早已独自归家。凯瑟琳也该独自下馆子或是做了自己一个人的晚餐，认为他已决定和海伦·费尔法克斯留在伦敦过夜。

梅特兰低头注视手上的伤，想到白大褂前胸口袋插着检眼镜的海伦瞋视她诊所里某个小孩的场景。此刻，他比事故发生后的任何时刻都更加感到劳累和动摇。即便是在充满尾气的温暖空气中，他依然禁不住瑟瑟发抖；他感觉自己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看不见的刀子切削着，神经被吊索牵扯。他的衬衫如湿围裙般贴在胸前。同时，一种冰冷的欣快感笼罩了他。他认为这种晕眩是一氧化碳中毒的最初症状。他向黑暗中从身边驶过的车辆挥手，像醉鬼一样来回踉跄。

一辆醒目的油罐车沿靠边的车道向梅特兰驶来，巨大的黄色车身几乎塞满了立交桥下的隧道。正当它沿弯道费力爬行时，司机看见他正在两个大灯间蹒跚。气刹嘶嘶地踩下。梅特兰随意侧身一闪，给油罐车让开了路，脱下帽子并把它扔到了巨大的后轮下面。梅特兰嘲笑着自己，看它消失。

“嘿……！”他挥舞着手提箱示意，“我的帽子——你把我的帽子拿走了……！”

四周是一片喇叭的喧哗。一辆出租车几乎停下来，挡泥板擦过梅特兰的双腿。司机瞪着他，加速离去时用手指点了点前额。梅特兰依旧大胆地向他挥手。他知道自己过于疲惫，难以自控了。他希望自己变得精神失常，人们会因为怕他伤了他们的车而停下。他把口中的血蹭在指背上，看了看，但随即便将手甩开，转身面朝驶过的车流。他盯着被夜色映亮的迷魂阵般的混凝土堤道，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痛恨所有的司机和他们的车辆。

“停车……！”

他朝一个投来怀疑目光的驾车的老妇人挥舞沾血的拳头。

“对，说的就是你……！走吧！把你该死的车开走！不——停车！”

他把一条木栅栏踢进车道，一辆驶过的卡车把它撞了回来，击中了他的左膝，但他依然大笑着，又把另一条木栅栏推了进去。

他的语调已经升高成一种刺耳的呼喊，压过了车流的声响，那是一种痛苦原始的尖叫。

“凯瑟琳……！凯瑟琳……！”

他带着冰冷的愤怒，向车流呼喊她的名字，孩子般地对着一盏盏迅速转向的车灯尖叫。他又一次蹒跚走进公路，挡住了靠边的一条车道，挥舞着手提箱，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赛道管理员。令人惊讶的是，车流量有了反应，轻微减小了。如注的车辆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空当，他的视线能够穿越隧道，望见西路立交了。

梅特兰站立的路对面是中央隔离带，一条四英尺宽的狭窄岛屿，两排防撞护栏夹着一条用于道路维护的小径。他斜靠着一条栅栏，试图集聚所有的自控能力。他明白自己的心智正半沉迷于这醉醺醺的怒气，但努力之后还是恢复了自控。假如能够穿过公路，他可以走向西路立交，找到一部应急电话。

梅特兰恢复理智，对浪费了时间感到懊恼。他定定神，等待着车流中的空当。一辆辆轿车向他鱼贯而来，接着是第二波，再往后是一辆机场巴士。一辆修理车拖着一辆损坏的厢式货车吼叫着从他身边驶过，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他在黑暗中后仰，观望着车灯移向隧道的行踪。

路面空了，只有一辆双层汽车运输车。司机向梅特兰示意，似乎是准备让他搭车。梅特兰忽视了他，继续焦急地等待运输车冗长的躯

体缓缓驶过。在下一批车灯到来之前，道路是空敞的。他抓紧手提箱，奔过路面。

梅特兰奔到路中央时，听见一声喇叭的刺耳警告。他侧目注意到一辆白色跑车低矮的车体，在没有点亮的大灯后面几乎是隐形的。梅特兰停脚急转，但打滑的车辆已经到了他眼前，年轻的司机在失控状态下紧打方向盘。梅特兰感觉跑车推开空气直奔他而来。他还没来得及惊呼，车已经撞上了他先前踢上路面的一条木栅栏。松木架子掀翻了他。他感觉双腿被撞飞了，躯体朝后被甩进黑暗中。

3 受伤和虚脱

“.....凯瑟琳.....凯瑟琳.....”

妻子名字的声音滑过沉寂的草丛。梅特兰躺在路堤底部，聆听着脑海中音节的回响。这个声音唤醒他时，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念叨。黑暗中，微弱的声音也变得可辨。车流的噪声已经消失了，他上方的路堤一片沉寂。在远方，西路立交的中央环岛外，一个赶夜路的司机驾驶货车北去，引擎喘息着。

梅特兰在黑暗中仰卧，头枕路堤松软的斜坡。他的双腿藏在深草中。一百码外，三车道支路已经空空如也。路牌高高矗立在钠灯单调的黄色光晕之上。他一边想着妻子的名字，一边不由自主地朝西望去。在城市夜晚的光华映衬下，高层公寓群黑暗的外表悬浮在夜空中，宛若长方形的星球。

这是梅特兰车祸后第一次感到头脑清醒。太阳穴和上颚的擦伤，就像双腿和腹部的伤一样，已经得到确认和定位，让头脑得到了自由。他已经知道右腿受了重伤。臀部到大腿外侧遭受了严重的撞伤。他透过破损的裤子触摸敏感的皮肤，隆起的伤痕正在渗出液体，湿了他的手。髌关节似乎已经被撞入了骨盆，移了位的神经和血管在被扯裂的肌肉组织中抽痛，试图自我修复。

梅特兰用双手检查伤腿。此时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二十码外，捷豹的银色车顶反射着公路遥远的光亮。他坐起身，捏紧双拳，抑制住不能自己的哭叫。他意识到自己所剩的体力非常有限，也许还能努力半个小时。他侧过身，把左腿从草丛中抽出，让自己以跪姿起身。

他大口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不再试图控制自己。他无助地靠着路堤，双手深深插进冰冷的土壤。一层薄薄的露水已经覆盖了他破损的

西服，寒彻肌肤。他抬头望着陡峭的斜坡，一时间放声大笑。

“我怎么可能爬得上去……？简直就是珠穆朗玛峰。”

当梅特兰蜷缩在原地，试图与伤臀的痛意搏斗时，他觉得这个场景就像是一个玩过头的拙劣恶作剧。就像一面有问题的轮胎缓冲墙，脑袋上的一击，导致他突然离开了现实。他想到海伦·费尔法克斯在她的公寓里熟睡，习惯性地睡在那张几乎占满了小卧室的双人床左侧，脑袋则枕在右侧的枕头上，似乎是用身体的不同部分代表她自己和梅特兰。奇怪的是，这位镇静稳健的女医生夜间躁动、多梦。相形之下，凯瑟琳则是安详地睡在她的白色卧室中，一柱月光照在她白色的前颈。事实上，整座城市此刻都在沉睡，作为巨大的无意识的欧洲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则在一座被遗忘的交通岛上爬行，像是这片沉睡大陆的噩梦。

车灯照亮了立交桥隧道的顶壁。一辆汽车在寂静的道路上轻声前进。

“救命……停车……”

梅特兰不假思索地挥舞起一只手。他聆听汽车渐渐远去，运载着舒适的司机及其口袋里安放的家门钥匙，直奔一张温暖的郊区之床。

“好吧……咱再试试……”

他拖着伤腿沿斜坡向上爬了两英尺，瘫在了松软的泥土上。即便这样一个轻微举动也让髌关节的痛楚翻了几倍。他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爬上路堤，但依然试着拖曳躯体向坡上挪动，一路上犁起大捧松软的泥土，像一条受伤的蛇强撑着穿过一片正在坍塌的地表。

“凯瑟琳……”

他最后一次轻呼她的名字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深奥的方式向她追责，为了他的困境、为了伤腿的痛楚、为了如同潮湿

的尸衣般覆盖着他的夜寒。一种深沉的压抑感笼罩了他，取代了先前短暂升腾的自信。凯瑟琳不仅会断定他在和海伦·费尔法克斯过夜，而且对这件事并不会特别介意。他本人几乎是蓄意地预先创造了这种情况，就像是为这次的车祸做准备。

夜与寂静在高速公路系统之上安歇。钠灯俯照着立交桥的高大跨拱，它耸立于高空，仿佛是一扇不再使用的通向天空的后门。梅特兰依靠左腿站起身，用双臂在斜坡上支撑着自己。他的右腿悬吊在身体前方，就像一具挂在腰带上的动物尸体。修长的野草在夜风中摇曳，被压倒的草叶形成一条走廊，标记了他当天下午走过的路径。他双手抓住伤腿，艰难地在草丛中蹒跚前行。

他座驾的银色车身出现在破烂的废车之中。废车被草丛遮蔽了一半，生锈的车体几乎遁于无形。梅特兰摸到了后门。他已被这一举动耗尽了体力，正要把自己放在后座上时，他想起了那箱葡萄酒。

他拖着身躯转到车后，开了后备厢的锁。他取出一瓶勃艮第白葡萄酒，笨拙地除掉包装。他打开工具箱，取出活动扳手。第二次击打把瓶颈敲掉了，清澈的液体穿过寒冷的空气溅到他的脚边。

梅特兰晃晃悠悠地坐在捷豹的后座上，喝下一大口温暖的勃艮第。酒精刺痛划破了的嘴和牙龈，他不禁退缩了一下。几秒钟后，酒液冲刷过胸，他能感到受创大腿中的血脉搏动。梅特兰将腿在座位上伸直，有条不紊地饮着。他感到臀部的痛楚开始消退。他很快便醉得看不清腕表，彻底放弃了时间感。在夜风的搅扰下，草丛贴近了车窗，遮蔽了高速公路的路堤。那些遍布前胸和双腿的痛楚像一系列群星般相继暗淡下去，而身体化作伤口图集，也像死去的天空一般熄灭了。

他控制着自怜，又想起了凯瑟琳和儿子。他记得自己在公路上徘徊、对车辆叫喊妻子名字时获得的冰冷的欣快感。起码，他本应感谢她将他放逐至此。他生活中大部分开心的时刻都是独自度过的——学

生时代假期周游意大利和希腊，资格考试通过后在美国的三个月驾车旅行。多年来，他一直在一遍遍地美化自己的童年记忆。他脑海中的画面是一个小孩子在一座高栏环绕的长长的郊区花园中玩耍，这画面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慰藉作用。他办公室抽屉里镜框中的七岁小男孩并不是儿子，而是他自己，这并不完全是虚荣心作祟。他与凯瑟琳的婚姻虽然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都是失败的，但这场婚姻替他重建了这个想象中的空荡荡的花园，因此它其实是成功的。

他用带锯齿的酒瓶顾自饮着，在拂晓前三小时终于睡了过去。

4 水罐

他在明亮的天光中醒来。草丛轻拂头旁边的三角窗，草叶跳着急促的小步舞，似乎已经花了些时间来唤醒他。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向他的身体。他有那么几秒钟动弹不得，便擦拭了一下油污的手表表盘。此刻是上午八点二十五分。他僵直的四肢伸展在车后座上。高速公路路堤藏在视野之外，不过，有一片稳健的轰鸣声，暗含威胁，同时又像是某个熟悉的噩梦配乐一样令人心安，提醒着他身处何方。

早高峰已经开始，数以千计的车辆正在涌回伦敦中心地带。在柴油引擎的吼叫和车辆通过立交桥隧道发出的不绝轰鸣上空，是震天的喇叭声。

酒瓶躺在梅特兰的右臂下，断裂的瓶颈扎进了他的肘部。他坐直身体，记起酒带给他的麻醉。他也记起了那段自怜的简短爆发，就像一段退化的记忆藏在意识深处。

梅特兰低头打量自己，几乎认不出这个坐在后座上的败破形象。西装和裤子沾满了油和血。引擎润滑油盖住了右手上被过路车撞出的伤痕。右侧大腿和臀部已经肿胀成一片巨大的伤势，而大腿骨如今似乎已被熔固在损坏的骨盆关节窝里。梅特兰向前座倾过身去。瘀伤和敏感的压力点覆盖了他的躯体，就像一件被过度演奏的乐器上的音栓。

“梅特兰，没人会相信这个……”这些大声说出的话语，作为辨识自我的信号，让他感觉到的只是口腔的损伤。他按摩着受创的牙龈，以惨淡的幽默在后视镜中微笑着打量自己的脸。一道乌青色的擦伤沿对角线穿过右脸，就像半副夸张的八字胡。

是该离开此地了……他环顾高速公路路堤，东向车道上露出移动的机场巴士和高顶货车的车顶。西向车道几乎是空的，一辆快递车和两辆客运巴士快速驶向城郊。等他爬上路堤，应该很快就能招停一辆车。

“找到一间电话亭——汉默史密斯医院——打电话给凯瑟琳和办公室……”梅特兰计划着，打开车门，从容挪进阳光中。他用双手抬起右腿，就像抬着一块肉，他把腿放到地上。仅仅是这个小小的动作已令他精疲力竭，他颤抖着靠在车门上，髋部深深的痛感直达腹股沟和臀部。他一动不动，伤腿勉强能保持平衡。他靠在车顶排水槽边，望着公路上移动的车流。为遮挡早晨的阳光，司机们已经放下了遮阳板。无人会注意到站在一片废车中的这个憔悴人形。

冷空气敲打着梅特兰的胸。即便在苍白的日光中，他依然能感到寒冷和疲惫。能熬过车祸和公路上受的伤，全凭自己强健的体格。一辆偷来的跑车、车灯未开、司机无照——方向盘后面的那个青年十有八九不会报告说撞上了梅特兰。

他抬起伤腿，将它放在面前的草上。他想到了捷豹后备厢里的酒，但明白勃艮第会让他直接上头。别想酒了，他劝说自己。瘫在这片深深的草丛中，没有人会发现你。你会躺在此处死去。

他挥舞伸展的双臂，勉强拖着伤腿跳跃前行。他伸手去抓那些高高的野草，稳住身体。

“梅特兰，看来这要花一天时间……”

他跳出了第二步。在喘气的片刻中，他望着一辆机场巴士沿公路西行。没有任何乘客俯瞰这座岛屿。梅特兰打起精神，又前行了三步，眼看就要到达一辆三厢轿车侧立着的蓝色车身旁。正当他伸手去抓生锈的车体时，一个废弃轮胎绊倒了他的伤腿。他左膝一软，栽倒在深深的草丛中。

梅特兰在这片潮湿的隐蔽处躺着一动不动。待呼吸稍定，他往受伤的嘴上抹了些草叶的露水。距离路基还有二十英尺——即便他能抵达，也绝无可能爬上那陡峭和松软的斜坡。

梅特兰坐起身，用双手支撑自己爬过草丛。三厢车生锈的车轴在他头顶指向天空。轮胎和引擎已被拆走，排气管勉强地挂在膨胀箱上。他探出手，开始用双手摇晃它。他把排气管从固定环上拧了下来，顺势从后轴后面抽出了六英尺长的一段锈蚀管道。他用强健的双臂将其一端弯成了粗糙的把手。

“不错……！终于有进展了……”梅特兰已经感受到自信的回归。他靠这把临时的拐杖撑起了身躯，摇摆着前进了，而伤腿也不会再挡路。

他到达了路堤脚下，对着西向车道上不多的几辆车呼喊，挥舞着一只手臂。没有司机能注意到他，更不可能听见他嘶哑的吼叫。梅特兰为了节省体力，停下了。他试图向路堤上攀爬，但只几步便瘫倒在泥泞的斜坡上。

他审慎地对公路背过身去，开始第一次观察这座岛屿。

“梅特兰，可怜的人，你就像克鲁索一样被困在此地了——假如你不留意，便会永远搁浅于此。”

梅特兰所言不虚。三条高速公路交会处的这片废地确实是一座被遗弃的岛屿。对自己感到愤怒的他举起拐杖，击打这片毫无价值的土地。

他蹒跚走向自己的车。在废车场以西二十码处，他站到一片稍高的地上。他在此停驻片刻，观察岛屿的边界，寻找用于维护的阶梯或是隧道入口。在立交桥下，金属网严密地拉在两端的混凝土路堤之间。通向支路的斜坡有三十多英尺高，比通向公路的路堤还要陡峭。在它们相接的西部顶端，土质斜坡的尽头是垂直的混凝土墙。

梅特兰蹒跚走回自己的车，每走几步就要停下脚步拨开那些向他刺来的高高野草。他走到车边，打开了后备厢的锁，有条不紊地数出了五瓶勃艮第，一一从盒中取出，就仿佛这种强力的酒精饮料代表了他还拥有的一点现实。

他伸手去拿沉重的扳手。喂，梅特兰，他自言自语道，现在喝酒还有点早，但酒吧已经开门了。还是先等等。想想看，你需要的是水。

早晨的太阳渐渐升高，温暖着冰冷的躯体，他再次提醒自己，空腹时即便只喝几口酒，他都会立刻变成一个醉鬼。这些轿车中应该会有水。

冷却器。梅特兰猛地合上后备厢盖，抓起拐杖，蹒跚走向车前端。他侧身钻到挡泥板下方，用青肿的双手在刹车管和悬挂装置之间寻找着散热器的底边。他找到了活栓，强行打开阀门，用手捧接住喷出的液体。

防冻剂！他吐出苦涩的液体，盯着手掌上的绿色液渍。锈水的强烈气息刺痛了他的喉咙。

即便如此，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反应变快了。他倚在司机座位上，打开了引擎罩扣。他将自己撑起来，抬起沉重的引擎罩，寻找着引擎隔舱。他抓住了挡风玻璃清洗液的水罐。他使用拐杖的一端扭脱了金属架，然后拔掉塑料罐上的导管。

水罐几乎是满的，盛着将近一品脱清水。梅特兰一边品尝着冰凉的水流，一边靠在车边歇息，对公路上行进的车辆挥舞拐杖。虽然发现水只是一件小成就，但却给他增添了自信和决心。在孤岛上的最初几个小时，他下结论下得太急，误认为援助会自动到来，他认为即便一个虚弱无力的手势——诸如对一辆路过的车挥手——都会即刻引来援救。

他喝掉了一半的水，同时小心地清洗受伤的口腔。水就像电脉冲一样刺激他的神经和动脉，令他感到某种欣快的眩晕。他蹒跚绕车而行，带着几乎是孩子般的幽默轻敲着车顶。他舒适地坐到后备厢上，扫视金属网栅栏那一侧不平的岛屿地表。捷豹工具箱里的工具足以在网上开个洞。

梅特兰靠在捷豹的后窗上，轻声笑着。出于某种原因，他感到一阵来势迅猛的释然。他将水罐举至空中，晃动清亮的液体。他很肯定自己能够逃脱。虽然有伤，座驾损坏，担心永远困在岛上，但现在看起来那几乎是无端忧虑。

几分钟后，梅特兰还在笑，一辆路过的敞篷车沿着西向车道慢了下来，司机是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大兵，和气地看着他，显然是把他当作一个正在享用今日第一杯的流浪汉或游民。他用大拇指对梅特兰表示愿意让他搭车。当梅特兰收敛自我，意识到这是车祸后第一个准备为他停车的司机时，对方已经礼貌地挥挥手，加速离开了。

5 围栏

梅特兰像个不耐烦的教官一样控制住自己，从捷豹的后备厢上爬下来。他不顾大腿的痛楚，粗暴地让自己靠在车上，挥舞拐杖，希望能唤回远去的司机。他如今已经清醒过来，厌恶地盯着自己的伤腿和褴褛的衣衫，怨恨自己短暂地陷入了幼稚的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场车祸不仅让他的车散了架，似乎也把他的的大脑从停泊之处撞松了。

梅特兰用右腋窝顶着金属拐杖。他意识到自己只能做最简单的体力活动。这个肮脏而残疾的家伙在混凝土堤道之间蹒跚，几乎没有任何技能和资源，而他在后备厢盖投下的扭曲影子，则精确描述了他在这座岛屿上的状态。

心理上来说确实是没有做什么准备，梅特兰想。这年头，每个人都需要在脑子里安装一个全尺寸急救箱，外加一堂关于灾难求生的速成课，真实的灾难和想象的灾难都包括在内。

“扳手、套筒扳手、十字扳钳……”梅特兰有条不紊地检视着工具箱。他大声自言自语，似乎在威逼一个不胜任的新手，向自己发泄自己的气恼。

他把工具放进西装口袋，支起拐杖，开始向立交桥进发，对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视而不见。此刻九点刚过，车流在早高峰之后放缓了。温暖的阳光已从潮湿的草丛中晒出昨日午后笼罩岛屿的那种黄色浅雾，模糊了界墙。

梅特兰摇摆前行时，想到在这个早晨，凯瑟琳正从日本车行取回她的新车。海伦·费尔法克斯应该在盖伊医院的儿科诊所中忙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她俩都不会想给他打电话，都会认为他与另一方过夜了。而且，他办公室里不会有人对他的缺席表示惊奇，他们会断定

他病了，或是外出处理紧急事务。梅特兰已经把他的职员训练得对他的出现和消失绝无二话。他曾经有几次飞到美国，故意到回来之后才告知办公室。即便他一周不出现，他的秘书也不会在意到要给凯瑟琳或是海伦打电话。

梅特兰脚踩凹凸不平的地面，痛苦地摇晃着，向金属网栅栏蹒跚前进。他能辨认出草丛底下建筑地基的轮廓，爱德华时代风格排屋的底层平面图。他路过了一个“二战”时期防空掩体的入口，那里已经被填充路堤的土壤和碎石埋没大半。

梅特兰终于到达位于立交桥阴影深处的栅栏时，已经精疲力竭。他把拐杖靠在栅栏上，在黑色的地面坐下。他从各个口袋里掏出扳手、套筒扳手和钳子。这些沉重的金属工具一直坠在他的双肩上，撞击着他受创的胸腹。

立交桥底寸草不生，潮湿的泥土被栅栏另一端成堆的垃圾和金属桶中漏出的废油染成了暗色。一百码长的金属网墙包围着小山般的卡车轮胎、空罐子、残破的办公室家具和已经硬化的袋装水泥。建筑商的模板、锈蚀了的金属网包和废弃的引擎部件被堆得如此之高，梅特兰怀疑自己即便能够剪开栅栏，也无法穿越这片废物的丛林。

他依旧坐着，面朝金属网。在头顶上方金属网与晴朗的四月蓝天相接之处，是立交桥的混凝土拱，宽阔的拱顶在过往车流的压力下微微震颤。他双手握着钳子，走到一处金属接口，用钳牙测试钢缆的强度。在暗淡的光线下，他看见自己只钳出了一个模糊的印子。梅特兰在冷空气中哆嗦着。他慢慢移向十英尺外的钢柱，同时挪动着地上的扳手和套筒扳手。在此处，一条钢板被自锁螺母固定在一块背板上，绷着两侧的金属网。

梅特兰调整套筒扳手，开始拧其中一个螺母。他此时已经虚弱得无法牢牢钳住螺母，更不要说施加任何压力。他仰望高高的栅栏——十年前，也许十天前，他应该强壮到能徒手翻越它。

他扔下套筒扳手，用扳手刮擦潮湿的地面。黑色的土壤虽然因为沾着油而滑溜，但像湿透的皮革一样无法穿透。在栅栏下挖一条壕沟，他需要挖出至少一立方米石头般的土壤，然后强行穿越一个十英尺高的卡车轮胎堆，每个轮胎重一百磅。

黑暗的空气啮咬着梅特兰受伤的肺。他将工具放回口袋，在潮湿的衣服中颤抖。他回到阳光下，深深的草丛在他大腿周围起伏，似乎尝试将自己的温暖传递一些给他。梅特兰眼神飘忽地望着远处高速公路系统的路堤。他已有将近二十四小时未进食了，事故的惊吓让他迟钝，而此时，严重的饥饿感突然袭来，令他天旋地转。他经过努力，才让双眼盯住捷豹的车顶。在他徒劳无功的金属网栅栏之旅期间，草丛似乎长高了几英尺，车已经快要看不见了。

他强打精神，开始穿越岛屿，向南缘走去。每走十步，他便要停下脚步，用拐杖在茂密的荨麻丛中打出一条路来。他遇到一堵矮墙，沿一条花园小径的遗迹爬上一道通向空中的台阶。这废墟是多年前推倒的一幢粉刷过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的最后残迹。

岛屿的地面显然十分崎岖。草丛像轻快大海的波涛般起伏，掩盖了这一切。岛屿轴线上有一条宽广的低谷，标示了当年居民区一条重要街道的走向。在两侧，野草爬上了被侵蚀的窗台和矮墙，占据了空置的场院。

梅特兰穿过中央谷地，走上了南侧的山坡，选择了一条小道，两旁有两棵小接骨木树在和入侵的荨麻斗争。拐杖触到了脚下的一个金属物件，是一方倒卧墓碑上镶嵌的铁牌。他站在一座废弃的教堂墓地中，一堆破损的墓碑被侧放着。一排雨水冲刷的浅沟标记出成行的墓穴，梅特兰判断遗骨已经被挪到了藏骨堂。

高耸的支路路堤在他眼前升起。头顶三十英尺处移动的车流被防撞栏遮挡住了。引擎的低鸣融进了早晨城市远方的声音。

梅特兰沿着路堤底边蹒跚前行。遍地丢弃着烟盒、烧完的雪茄头、甜食包装、用过的安全套和空火柴盒。前方五十码处，一座支撑交通标志的混凝土沉箱突出在路堤之上。

梅特兰加快步伐，将自己拖过松软的土壤。如他所猜测的，沉箱脚下有一条排水沟。排水沟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它绕过混凝土墙，通向一个排水涵洞的洞口。在铸铁格栅后方，排水隧道穿过路堤，在一百英尺外再见天光。

梅特兰用拐杖敲打格栅。他承认，自己不可能拆掉这个沉重的金属结构。他盯着格栅，想象它们是否足够宽，能够让他把手伸过去。他转身离开，蹒跚路过垃圾，用拐杖挑拨着烟盒。

他低头缓慢行走时，爆发出一阵单调而不动情的怒吼，对着头顶看不见的车辆狂叫。

“停车……！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受够了……！”

在没有人回答的情况下，他镇静地继续前行。轻风在伤腿周围搅动着糖纸。当他穿过岛屿时，草丛在身后波动摇摆，化作无尽的波浪。它的通道打开复又关闭，就像是接受了一个巨大而警惕的生物来到它绿色的领地。

6 暴风雨

温暖的午后，梅特兰在自己的车里睡了一觉，身后的后座上是水罐和一瓶新的勃艮第。他在两点醒来，因为穿过立交桥的一个垃圾车司机踩下气刹，发出了一连串响亮的爆炸声。虽然穿越岛屿的努力令梅特兰的腿伤再度恶化，他的头脑却是清醒的。尖利的饥饿感像一只钢手般从腹部伸进喉咙，但他安然坐在后座上。午后的休息让他得到了休整。

他意识到，首先，自从上岛以来他反复给出的假设——就和在中央隔离带或是城郊的双车道发生车祸一样，他撞毁的车迟早会被过路司机或是警察发现，救援终将到来——是彻底错误的，属于他曾经拥有的那一整套顺理成章的期望。鉴于这座岛屿异常的地形、覆盖它的深深草丛和粗糙灌木，还有那一片废车，他甚至不确定是否能被别人注意到。再者，根据他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状态，依他在妻子和海伦·费尔法克斯医生之间那么随意的时间分配，恐怕至少要等上一周，才会有人起了足够的疑心而报警。但即便是最机敏的侦探去追溯梅特兰离开办公室之后的路线，也很难发现他被这片草海遮蔽的车。

梅特兰褪下裤子，检视受伤的大腿。关节已经僵硬，严重擦伤和断裂的血管在油和污物覆盖下闪着光。

他喝掉了挡风玻璃水罐中最后一点发黏的水，滋养受伤的口腔。他扫视着伦敦中心那片光雾里的办公楼群。他计划参加的会议此刻应该在午餐后继续进行了——会有哪个代表知道他遭遇了什么吗？即便他现在被救，也需要至少几天，或许几周，才能重返工作。他想着一系列错过的会面、取消的客户会议，还有一个他本应参加的委员会。梅特兰的腿开始抽痛，就像责备这一切的一声警钟。

“好吧——来看看现在能怎么办……”梅特兰唤醒自己，压制着越来越强烈的想要长睡不醒的欲望。他摇摆着走到车后。他能听到高速公路上车流的声音，但他无视车辆，明白向它们打招呼只是徒劳。

他抬起后备厢盖，打开了旅行袋。他的须后水向空气中散发强烈的香气。他取出他的漆革礼服皮鞋和晚宴西装。旅行袋几乎成了真正的时间胶囊——他能从这些香气和材质中复原一个过去的世界。

梅特兰从剃刀中取下刀片，把蓝浴巾割成条状。他将其中一条浸满须后水，辛辣的古龙香水刺痛了他手上数十处轻微割伤和擦伤，他清除了从手腕延伸到拇指根的肾形伤口上的油污。他用浴巾条包扎了手，锁好后备厢，蹒跚穿过废车边的草丛。

五辆车留在废车场中的残骸，呈半圆形环绕着捷豹。野草丛锈蚀的车身面板间的空隙中长出来，从侧翻的出租车空荡荡的引擎室中吐芽。荨麻丛中躺着有凹痕的挡泥板、一堆花纹磨尽的轮胎、一个引擎罩。梅特兰从中穿过，不时抬头仰望路堤，估计着建一条活动坡道都需要些什么。

雨水刷过梅特兰的脖颈，他摇晃着走向捷豹。太阳躲进变得黑沉沉的云中，伦敦中心地带已经下起大雨。当他跨进车内时，倾盆大雨席卷了岛屿。充满雨水的急劲气流荡平飞旋的草丛。公路上行进的车辆被雨鞭打着，大灯在液态的黑暗中闪亮。

梅特兰靠在后座上，看着雨水敲打着离脸三英寸的窗玻璃。他淡漠地盯着暴风雨，为自己有这辆废车作为最简易的避难处而感恩。击打引擎罩的雨水从敞开的前风挡溅进来，星星点点打在他脸上。

“来吧！”梅特兰刻意击打了一下伤腿，推开了后门。当他抬出脚，努力支起两次落地的拐杖时，黑暗的雨鞭打他的头颅，淋湿他的破衣。当他摇晃着走过废车场时，打旋的雨滴如子弹般穿过他西装和

裤子薄薄的布料。梅特兰转过头，一边蹒跚前行，一边用伤嘴接着雨水。

他被旧轮胎绊住，跌倒在地。他抓住了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个引擎罩，努力站起。他不顾刺痛冰冷肌肤的雨和右手湿透的绷带，把引擎罩向捷豹拖去，将它抬起，倒插进敞开的前风挡。

梅特兰退后站着，看着第一股水流冲刷油腻的金属表面，流到捷豹的仪表盘上。他靠在拐杖上，无声地对自己，一个疾雨中的疯子，发出呼喊。湿衣像一只死去的动物般附在他身上。他爬进车里，拿着水罐曲身到前座，接着来自底朝天的引擎罩中的水流。当罐中带泡沫的水满半品脱时，雨势减弱，但持续的暴雨在五分钟后复又袭来。

暴雨在三十分钟后止歇，梅特兰已经收集了一罐水。在此期间，他穿着湿透的衣服，弓身向前，伤痕累累的双手在前座上忙碌。梅特兰大声自言自语，依稀意识到自己把凯瑟琳和海伦·费尔法克斯都带进了这些独白之中，有时还模仿她们的声音，允许她们嘲弄他的无能。为了保持清醒，他特意扭曲着自己的伤腿，让痛苦与他意识中这两个女人的画面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一致。

“好……快满了，别在这块该死的塑料家伙上划破嘴。不错——两品脱水，足够喝几天的。不过凯瑟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她会认为发生的这一切是某个姗姗来迟的玩笑。‘亲爱的，你总是喜欢开这么快，知道吗……’事实上，我希望她在这儿，看看她能扛多久……有趣的实验。不过，梅特兰，他们会为她停车的。在那条公路上站个三十秒钟，他们就会停车，一辆接一辆，从这儿堵到西路。我他妈的在说什么？为什么去责怪他们，梅特兰？雨快要停了……得在我的劲头过去之前离开这个岛。头疼，可能是脑震荡……真冷，该死的腿……”

当太阳复又出现，光线如一把隐形梳子的细齿梳过杂乱的草丛，梅特兰在湿透的衣衫中颤抖。他从水罐中小心地啜饮着。雨水很新鲜，但是淡而无味，梅特兰不确定自己是否遭受了轻微脑损伤因而味

觉迟钝。他知道自己的体力储备正沿一条可以察觉的曲线下滑。他对辛苦收集来的水失去了兴趣，从车里爬出来，打开后备厢。

梅特兰脱下西装和衬衫，湿衣服从手上滑到脚边的泥水洼中。虽然此刻车祸刚过二十四小时，但他双臂和胸前的皮肤上已经是一片盛放着瘀伤、新鲜红肿和斑点的花园。梅特兰穿上备用的礼服衬衫，扣上晚宴西装的扣子，竖起衣领。他把钱包扔进后备厢，锁上了箱盖。

即便是在阳光下，他还是感觉冻坏了。为了让自己暖和起来，他把瓶塞强捅进酒瓶里，啜饮着勃艮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在废车场和路堤之间蹒跚，搬运着所有能找到的轮胎和挡泥板。轿车附近的区域很快变成了一片泥潭，他穿着沾满污泥的晚宴西装在其中打着滑行走，就像一个稻草人。

在梅特兰周围，白日的最后阳光落在深草之上，牵引草茎向空中生长。对他来说，这茂盛的长势是一种企图淹没他的蓄意尝试。他把轮胎放置在路堤的斜坡上，费劲地用拐杖将土壤切开。被雨水冲刷过的泥土在他周围溶解，缓缓地塌陷。挡泥板插进了地表。当晚高峰的最初声响来临时，梅特兰已经从路堤向上爬了一半，拖着伤腿，就像是在山壁上拽着一个垂死的同伴。

就在他头顶二十英尺处，车流紧锣密鼓地用喇叭和引擎演奏着一曲不息的旋律。机场巴士高大的车体周期性地驶过，从窗户可以看见旅客。梅特兰坐在慢慢滑动的泥土中，向他们挥手。

在离坡顶还有十英尺远时，梅特兰筋疲力尽，再也无法前行，就在这时，他看到木栅栏已经被替换并加固了。就在他头顶几步路远，从岛屿延伸上来的沙滩上，有一处钢头工作靴的足迹，鞋钉的标记在暗淡下去的光线中依然可见。梅特兰数出了另外五处足迹。修路工人曾经来此重新放置损坏的栅栏？当他在岛屿另一端蹒跚游荡时，工人们曾经走下斜坡，想必是查看是否有受伤的司机或路人。

太阳落到了白城的公寓楼群后面。梅特兰暂时放弃，缓缓走回车里。他爬进后座，知道自己已经显出发热的早期症状。他蜷缩在沾满泥污的晚宴西装中，紧紧抓住酒瓶，想让自己暖和起来。车流在暮色中行进，大灯在路牌下闪耀。一辆警车鸣着警笛穿过暮色。梅特兰等待它停车，等待警员们携带担架走下路堤。在他痛楚的头脑中，围困他的混凝土立交和高速路系统更显气势逼人。被照亮的路牌在他头顶旋转，上面标着没有意义的目的地，凯瑟琳、他母亲和他儿子的名字。

到了九点，发热阶段已经过去。随着高峰期噪声的消退，梅特兰用几大口酒振作精神。他趴在前座上，盯着沾满雨水的仪表板，积聚着所剩的智慧和体力。他应该还能找到逃离这座岛屿的办法。在西方半英里外，公寓楼群灯火通明，数百个家庭快吃完他们的晚餐了。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能清晰地望见一堆火或是闪光弹。

梅特兰望着一辆过路车里抛出的烟蒂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此时他意识到，他确实坐在足以照亮整个岛屿的信号物上。

7 燃烧的轿车

梅特兰控制住激动的心情，低头看着油箱弯曲的顶盖。他把旅行袋和工具箱推到一边，开始用活动扳手敞开的开口敲击油箱中心。油漆碎片刺痛了他的手，露出的金属在黑暗中闪亮。固定在防撞支架上的厚钢板是他无法穿透的。梅特兰把扳手扔在脚边的泥地上。一辆汽车从立交桥的隧道中驶来，大灯灯光在他头顶二十英尺处的空中转着弯。梅特兰趴到地上，把脑袋和肩膀扭进后挡泥板下面。他寻找着油箱下面的阀门。

你该如何点燃一辆轿车，他自问道。一干部影视作品中的老套路了。他在暗淡的微光中贴着后备厢坐下，试图想起其中一集的细节。假如他打开阀门，燃油就会喷涌到雨水浸湿的地面，几分钟之内便会蒸发和稀释。况且，他没有火柴。需要某种点火物。梅特兰扭头盯着汽车黑暗的车体，有条不紊地思考它的电气系统——高压线圈、新电池、配电盘和断路器……虽然大灯和刹车灯线路都已经损坏，但车里的电路接头依然运行正常。

点烟器！梅特兰吃力地爬起来，拖着身躯来到了驾驶座。他打开点火旋钮，测试了仪表板照明，看着仪表板在黑暗中发光。他把点烟器按了下去。十秒钟后，它弹了起来，撞击他的手掌。红色光晕就像一片太阳，温暖了他残破的手。随着它渐渐暗淡下去，他身体后仰，坠入了几秒钟的瞌睡。

“凯瑟琳……凯瑟琳……”他大声念叨着她的名字，通过感受其能够激发出的负罪感、敌意或是爱意，来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他拿着扳手从车里爬了出来。他把引水器抛到一边，掀开捷豹的引擎罩，查看引擎舱。

“油泵……对。”梅特兰用扳手敲打泵的玻璃锥顶。砸到第五下，也就是他即将放弃的时候，玻璃破裂了。梅特兰把剩余的残片全部敲掉，汽油从引擎上漫过，滴在地面上。梅特兰为燃料的气味所陶醉，向前靠在引擎上，脑袋因为释然和劳累而摇摆着。他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几分钟后，他便会获救，或许正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梅特兰爬回驾驶座，打开了点火旋钮。仪表盘的灯在车内呈现暗淡的光晕，反射在他泥污的晚宴西装的衣领上。他从手套箱里取出了伦敦交通路线图，将它折成了两英尺长的纸捻。在一切就绪之后，他转动点火钥匙，激活了起动机。当伺服系统发着哼声带动引擎，车身开始左右晃悠。在化油器浮子室中燃油积蓄的供给下，引擎几乎是咳嗽着启动了。梅特兰松开点火旋钮时，已经嗅到了被油泵从油箱中抽出然后从破碎的玻璃盖中涌出的燃油。他聆听着燃油洒在车底的地面上。他又让起动机运转了三十秒钟，直至车内满溢着油气。

“现在得当心了……周围好多电路……这儿能把人烧得脆脆的……”

他打开了点火旋钮，按下了点烟器，把双腿放到车门外的地上。当点烟器弹出时，他从仪表盘上将它拔了出来，在椅子上转身点燃了纸捻。他把点火器扔开，跃到地上，左手握着拐杖，燃烧的纸捻举在头顶。

离车六英尺远时，他趴在了潮湿的草上。从湿淋淋的引擎上流注下来的燃油在车轮间形成了一个小池塘。梅特兰一手护着脸，把燃烧的地图扔进车下。

一个猛烈的火球在黑暗中爆出，短暂地照亮了废车场里排成半圆的车辆。引擎猛烈地燃烧着，燃着的燃油从它发光的侧面滴落。一些分散的小摊燃油各自在车周围燃烧着。在火光中，他能看见车场周围草丛的高墙，草锋前倾，仿佛是一群激动的观众。

在捷豹引擎四周，汽油燃烧生成的浓重黑烟通过开着的引擎罩升腾。从立交桥隧道里出现的第一批车辆已经慢了下来。两个司机驾车沿着高速一同巡航，观望着鲜亮的火焰。梅特兰用拐杖撑起自己，向他们蹒跚奔去。他跌倒了两次，但每次都重新站起。

“停车……！且慢……！等等……！”

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导航灯在浮着雨云的天空中明灭。驾驶员正减速准备抵达伦敦机场，四个巨型涡扇发动机的噪声淹没了梅特兰微弱的呼喊声。他就像动画片里的稻草人般前冲，看着车辆驶离。最后一点汽油燃尽，火焰暗淡了下去。引擎舱里的火远不能形成他所希望的持续的大火灾，它更像一个大火炉，一个废金属回收工人用的那种开放的火盆。从路堤脚下望去，能看见的只是照亮那些废车车体的一片明亮光晕。

声音嘶哑、精疲力竭的梅特兰蹒跚跑到路堤上，借着惯性向坡上冲了几步。当他踉跄地跌回平地上时，一辆美式大型轿车放慢速度，几乎要在他正上方停下了。司机是一个棕发披肩的年轻男子，吃着一个三明治。当最后几缕火焰从捷豹那儿升起时，他低头盯着梅特兰。梅特兰喊不出声，只能做着乞求的手势，年轻人挥手回应，扔掉三明治，猛踩油门，将硕长的车体带入黑暗之中。

梅特兰虚弱地坐在路堤上。很显然，这个年轻司机认为燃烧的轿车是某个流浪汉在找乐子，或是用来煮一顿晚餐的小火。从他所在的位置望去，看不清车是否在燃烧。

此刻已是十点，高层公寓中的第一批灯已经熄灭了。疲惫得无法动弹的梅特兰试图决定在何处过夜。他低头望去。十英尺外是那个被抛弃的三明治。梅特兰盯着它，忘记了伤腿的痛楚。

他不假思索地向三明治爬去。他已经有三十六个小时未进食，集中精力是件困难的事。他低头望着两片面包，它们之间夹着鸡肉和沙

拉酱，靠年轻人留下的半圆形牙印粘在一起。

梅特兰抓住三明治大嚼起来。他沉醉在动物脂肪的味道和黄油面包的湿润质地中，根本无意清除沾着的渣土。当他吃完了三明治，舔干净黑色手指上最后一滴沙拉酱之后，便在斜坡上搜索可能掉出来的鸡肉块。

他拾起拐杖，把自己带回了捷豹边。火焰已经熄灭，来自引擎的最后一缕烟上升到黑暗的空中。一阵细雨飘落，雨点在气缸盖上发出滋滋声。

车前部已经毁了。梅特兰爬进后座。他平稳地从勃艮第瓶子中啜饮，眼中盯着烧毁的仪表板和方向盘，还有弹簧裸露的焦黑前座。

虽然放火烧车求救失败了，但梅特兰为找到被丢弃的三明治而感到满足。这只是小小一步，却作为他被困以来的又一次成功事迹而被记住。他早晚会与这座岛屿平等相见。

他一夜安睡，直至拂晓。

8 留言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轿车仪表盘，在成卷的焦黑电线间爬行着。烟熏的车窗周围，挺拔的草丛在暖和的空气中摇摆。在醒来的最初几分钟里，梅特兰背靠后座，透过污迹斑斑的玻璃望着高速公路路堤。他扫去板结在晚宴西装衣领上的泥。此刻是上午八点十分。四下彻底沉寂，前一天吵醒他的交通高峰时段车辆的残酷咆哮一反常态地茫然无存，他感到惊讶。这一切就仿佛是某个负责维护他放逐孤岛全套幻觉的技术员走了神，忘记了开启音响。

梅特兰活动着发麻的身体。他肿胀的腿放置在身边，就像是某个局部隐身的伙伴的肢体。相形之下，他曾经强健的体格的其他部分在夜间萎缩了。肩骨和肋骨从伤痕遍布的皮肤下面顶出来，似乎是想与周围的肌肉组织中分离。梅特兰让扯破的指甲从开始覆盖面部的短须中穿过。他已经开始怀念他昨夜入睡前吃掉的鸡肉三明治。他的牙齿上依然留着平淡而油腻的肉与沙拉酱的味道。

梅特兰倾向前座，盯着从焦黑皮革中露出的弹簧。虽然他此刻非常虚弱，头脑却清晰活跃。他明白，无论他决定做什么来逃离这座岛屿，都不应该让自己耗尽体力。他记得他对自己受伤的身体所怀有的敌意，还有他为了继续前行而刻意进行的自虐。从现在开始，他应该稍微放松些，节省着使用自信。计划一种逃离的办法，可能要花几个小时，也许一天。

他的基本需要，是饮水、食物、避难处和某种可发送信号的工具，其中一部分是他能够自己获取的。假如没有援助，他是不可能逃离岛屿的——路堤太陡，即便能爬上去，等到需要爬栅栏时，他应该早已失去了知觉。摇晃着过马路，可能轻易就会被一辆过路卡车撞死。

梅特兰推开车门，拾起拐杖。即便是这样一件小事也令他头晕目眩。他靠在座位上，折断的野草草叶弯过车门，伸进车内触碰着他的腿。这些坚韧的野草是态度和生存的榜样。

梅特兰对着门干呕，看着成团的银色黏液滴在地毯上。他颤巍巍地靠拐杖站起来，倚着车，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长久站立。糊满泥土的晚宴西装在微风中轻拍着他，比他消瘦的肩膀大了好几个尺码。

他蹒跚向前，检视捷豹遭受的破坏。车周围有几片野草已经被烧光，露出了一圈圈焦黑的土地。这场火破坏了电池和引擎接线，烧穿了仪表盘的隔板，一直烧到前排座舱。

“怎么静成这样……”梅特兰大声嚷嚷自语。高速公路上没有任何轿车或是机场巴士，公寓楼群的宽敞阳台在阳光下空寂无人。

人们究竟去哪儿了？天哪……他是患了某种精神病吗？梅特兰不安地靠着拐杖。他蹒跚走过焦土，试图找到这片遭遗弃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居民。昨晚爆发了世界大战？也许是在伦敦中心确认了一处致命瘟疫的爆发点。昨夜，当他熟睡在被焚毁的车中，一场沉默的大逃亡将他独自留在了这座被抛弃的空城之中。

岛屿顶端以西三百码处，在高速路和支路交会处之外，一个身影出现了。一个老人推着一辆轻便摩托，沿着朝东的支路向岛屿走来。他的部分身体被挡在中央隔离带后面，但在明亮的日光下，梅特兰清晰地望见他长长的白发从前额向后梳，披在肩上。

当梅特兰远望这个老人推着他沉默的机器前行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驱散了他所有的饥饿感和疲惫感，彻底占据了他。根据某些噩梦般的逻辑，他确信这个老人是来找他的，也许不是现在，但是通过高速迷宫中某些迂回的路径，他最终会到来，将梅特兰召唤到他遭遇车祸的地点。不仅如此，梅特兰还断定他推着的这台机器其实并不是一辆轻便摩托，而是老人在无尽的全球之旅中随身携带的一种恐怖刑

具，而梅特兰的残破之身需要经受其链条驱动的车轮的考验，等待他的是残酷的判决。

梅特兰打起精神，开始在废车场中随意跛行，在这片死去火焰形成的圈子里摇摆蹒跚。东向支路上依然可见那个男人白色的头颅，双眼注视着前方空无一人的弯道。阳光照亮了他破旧的衣着和古董般的机器。

梅特兰卧倒在草丛中，对这片让走来的人看不到他的深深的隐蔽处心怀感激。他看了看表，注意到了日期指示，就在此时，一辆空驶的汽车运输车轰鸣着穿过立交桥隧道，柴油机发出刺耳的噪声。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已经周末了。他周四下午出的车祸，在岛上已经度过了两天。这是周六早晨，无怪乎会有这样的沉寂和车流的缺席。

梅特兰带着放松后的晕眩，蹒跚走向捷豹。为了能平静下来，他喝了些水。老人和摩托车已经消失了，隐于立交桥后某处。梅特兰按摩着手臂和胸部，试图控制自己的颤抖。那个孤独的身影难道是他的想象，难道是他试图重建的某种童年负罪感的幽灵？

他环顾岛屿四周，仔细检视路堤上是否有昨夜丢弃的食物。报纸袋，甜食包装纸的鲜艳标签——他总得找到些吃的。四瓶勃艮第会在紧急时刻帮他挺住，而这座岛上应该有可供食用的浆果，也许还有某个被遗忘的社区农圃长着一排野土豆。

支路路牌的沉箱吸引了他的注意，被雨水冲刷过的混凝土像空白的告示牌般在阳光下闪亮。用三英尺高的字母在上面写下留言，公路上的司机应该能够辨识。

梅特兰在车边蹒跚绕行。他需要某种书写材料，假如没有的话，某种尖利到能够在混凝土上留下划痕的工具也行，他可以把土糊进粗糙的表面。

引擎舱上依然残留着燃烧橡胶和机油的恶臭。梅特兰低头望着配电盘上耷拉的焦黑电线，他把火花塞上的接头一个个拔了下来，在口袋里装满烧过的橡胶护套。

半个小时后，梅特兰已穿过岛屿，坐在沉箱旁边白色的斜坡上。他的双腿前伸着，像是破烂不堪的两根杆子。推开深深草丛的努力早已令他精疲力竭。在中央谷地的几个地方，植被已经齐肩高。他数次被藏在草中的石墙和砖坎绊倒，但依然爬起来顽强前行。此时他已经忽视了穿过扯破的裤子的扎腿荨麻，将这种火辣辣的擦伤和自己的疲惫一并接受。这样的话，他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要面对的任务——又一次拨开荨麻、跨越倾斜石板的艰难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集中注意力证明他能够主宰这个岛屿。

梅特兰从晚宴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他从引擎上拧下来的火花塞护套和烧过的橡胶接头。他就像玩耍的孩子一样，把这些焦黑的橡胶块在身前摆成两行。

他累得无法站立，但能触及离地四英尺高的区域。他颤抖地用十八英寸大的字母，小心写下了他的留言。

帮助受伤司机报警

梅特兰靠在冰冷的混凝土上检视他的手迹。就像一个穿着富人丢弃衣物的街头艺术家，他用潮湿的晚宴西装裹紧瘦削的双肩，但他饥饿的双眼很快便转向了路堤底部周围那些烟盒、碎报纸和其他垃圾。

离梅特兰十英尺远处有一包油腻的报纸，是昨夜从支路通过的某辆车上丢下来的。食用油从撞破的纸页间漏出来。梅特兰打起精神向报纸爬去，用拐杖把手把纸包钩了过来。他饥饿难耐，胡乱摸索着把报纸撕开，附着在油腻的黑白插图上的烤鱼味扑面而来。这些食物可能是司机在西路立交南入口旁边那一小片通宵咖啡馆中的某家买的。

鱼已经都被吃完了——但是，梅特兰从纸包包裹的整洁程度猜测，其中应该还有二十根薯条。

当他从黑乎乎的双手中吞吃这些油腻的薯条时，这天的第一场雨击打起他腿边的尘土。梅特兰对自己笑笑，把纸包塞进晚宴西装的口袋里。他站起来，穿过深深的草丛离去。岛屿周围的路又都恢复了空寂。大片黑云在轻快的东北风的推送下掠过头顶。梅特兰在这片混凝土风景中独自蹒跚前行，希望能够到车中避雨。他回头扫了眼自己在路堤上写的字，草丛茂密，几乎看不见它们了。

梅特兰还没到达中央谷地，风雨就迅猛到来，逼他停下脚步扶紧拐杖。他低头望着自己挥动的手，雨滴打在手，划出了一个没有含义的手势。他知道自己不仅精疲力竭，而且行动略为古怪，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他的部分心智似乎正在脱离他意识的中心。

他停下来寻找避雨处。草丛在身边涌动旋转，似乎是这片荒野的不同部分正在和彼此对话。梅特兰任凭雨水抽打脸庞，转过头，好让嘴接住雨滴。他被瓢泼大雨包围，想永远站在此处，但他不能，只能逼迫自己前行。

迷失的梅特兰跌跌撞撞地走进一个房间大小的区域，它被住宅废墟墙角长起来的荨麻环绕。他站在这片石头遍布的花园里，就像站在迷宫的正中央，希望能找到方向。厚重的雨云如致密的幕布般挂在他和高速公路之间。晚宴西装上板结的污泥溶化了，顺着雨水沿破烂的裤子流下，暴露出他沾血的右腿侧面。梅特兰迷惑了片刻，挤压手腕和肘部，希望能认出自己是谁。

“梅特兰……！”他大声呼喊，“罗伯特·梅特兰……！”

梅特兰抓紧金属拐杖，从花园蹒跚离开。在他左侧二十英尺处，一堆镀锌铁皮后面，是通向一个地下室门道的毁灭入口。他在如注的雨中呕吐了一阵。他从嘴边擦掉痰液，摇摆着走过石头遍布的地面。

磨损的台阶通往门廊，在那儿，歪斜的门楣下有一个狭窄的入口敞开着。

梅特兰拽着几片镀锌铁皮走向台阶。他小心地将它们覆盖在门楣和最高的台阶上，搭建了一个粗陋的房顶，然后把铁皮调整出倾角，好让如注的雨水流走。他把拐杖扔到台阶下，在他新避难处的房顶下面舒展开来。

雨击打着头顶的金属屋顶，梅特兰坐在台阶上，脱下晚宴西装，用满是伤的双手挤压湿透了的布料。泥水从他指间流走，仿佛他在洗一个孩子的球衣。他把西装在台阶上展开，然后按摩双肩，试图从手的压力中吸取一点暖意。因为臀伤发炎，他能感觉到自己又要开始发热了。但无论如何，成功建起这座简陋避难所令他为之一振，重新燃起了求生的决心。正如他已经深味的，生存下去和主导这座岛屿、利用它有限的资源，如今看来是比逃离更重要的目标。

梅特兰聆听着雨水击打镀锌铁皮。他想起去年夏天和父母一起度假时，他们在卡马尔格⁽¹⁾挑选的房子。在他假日长居的卧室窗下，三角洲的暴雨击打着车库顶棚。他第一次带海伦·费尔法克斯去法国南部时，他们直奔几英里外的拉格朗德默特，海岸线上的未来主义度假胜地。海伦沉默地憎恶那些生硬、冷酷无情的建筑及其格式化的混凝土表面，并对梅特兰高涨的兴致和幽默感到紧张。当时他意识到自己希望身边的人是凯瑟琳——她应该会喜欢那些塔庙风格的旅馆和公寓楼，还有那些空置的巨大停车场，早在游客会来停车的好几年之前规划者便已修建好了它们，使得此地看似一座未能建成便遭抛弃的城市。

通过敞开的门廊，梅特兰望着水洼覆盖的地面垮塌长满野草的地下室。这儿曾是一个小印刷间，他脚边散落着几块铜底活版。梅特兰拾起一块来，看着那上面一个穿暗色西服的男人和一个白发女人的模糊形象。他聆听雨声，想起了父母的离异；他八岁那个时期的各种不

确定性，似乎在这个活版的负像中，在这两个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相反的色调中得以重视。

一个小时后，大雨止歇，他从他的避难处爬出来。他抓紧拐杖，蹒跚走向南侧路堤。他的高热继续恶化，他心不在焉地望着公路上无人的堤道。

他到达路堤，张望沉箱白色侧面涂抹的留言，发现所有的字母都被擦掉了。

[\(1\)](#) 法国南部地区，位于罗讷河口三角洲的两支流间。

9 发热

最后几丝雨划过梅特兰的脸。他盯着自己写在潮湿混凝土上的留言残迹。字母已经变成了黑色污迹，橡胶残渣滚落在他脚前的地上。

梅特兰一边尝试集中思绪，一边在地上搜寻他用来做标记的橡胶。有人把字母抹掉了吗？梅特兰不确定，也不信任自己能做出清晰的推理，他摇摆不稳地靠在金属拐杖上。热度从他的胸肺中涌出。他注意到圆形擦痕和风挡雨刷的擦痕完全一样，他狂乱地四顾全岛及无人的公路路堤。他此时依旧被困在车中吗？这座岛屿是否只是捷豹的外延，它的风挡和车窗被他的精神错乱转化成了这些路堤？也许是他俯身将撞碎的胸口靠在方向盘上，辨认着模糊的玻璃上支离破碎的字迹，风挡雨刷出了故障，来回啮咬着它们……

日光穿破了岛屿东边雪白的积云，像打亮的聚光灯照亮舞台道具般照亮了高高的路堤。一辆卡车沿支路吃力地行驶，家具运输车的长方形车身在栏杆后面露出来。

梅特兰转身背对车辆。他突然不再关心信号和被抹去的字母了。他粗暴地摇晃着穿过齐腰深的野草，任凭沾满雨露的枝叶浸湿裤子和晚宴西装破损的布面。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岛屿和混凝土高速公路闪耀着一种坚硬的活力，猛烈穿过他残疾的身体。草丛闪着一种电光，包围了他的腿。潮湿的草叶环绕着他的皮肤，似乎不愿放开他。梅特兰晃着伤腿走上一条毁坏的砖道。当他还有力气行动时，必须给自己打气。

回到车里去没有意义。他告诉自己。

周围的草丛在轻风中翻腾，道出它的认同。

“先探索岛屿——过后再喝酒。”

草丛激动地沙沙作响，在环形的波涛中展开，引诱他走进它的螺旋之中。

梅特兰在迷醉中追随着野草起伏的运动，从这些图案中读到了这个渴望保护和指引他的巨型绿色生物令人安心的声音。螺旋形的曲线扫过发热的空气。癫痫病的视觉特征。他自己的脑子——发烧，或是大脑皮层损伤……

“找架梯子——？”

草丛抽打梅特兰的双脚，似乎对他依旧希望离开它绿色的怀抱而感到愤怒。梅特兰对草丛笑着，用他空出来的那只手拍拍它表示安慰，同时继续蹒跚前行，安抚着拥抱他腰部的翻腾的草茎。

梅特兰几乎是被草丛抬着爬上了一个废弃防空掩体的房顶。他在此处稍做休息，更仔细地观察岛屿。他将其与高速公路系统比较，发现它比周边地带都要古老得多，似乎这片三角形的废地是靠某种狡诈和坚韧存活下来的，即便高速公路化为齑粉，它也还会在不为人知和被人忽视中继续存活下去。

岛屿某些部分的年代远远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交桥下的东端是它最老的部分，那里有墓地和爱德华时代排屋的地面结构。废停车场和撞坏的车辆叠加在依然可以辨认的街道和小巷之上。

岛屿中央是他所在的一片防空掩体。与之相连的是后来添加的一处建筑，可能刚有十五年历史的一处民防设施的遗迹。梅特兰从掩体上爬下来。他被殷勤侍者般绕着他转的草叶托着，蹒跚地从岛屿中心向西走去。他穿过一系列矮墙，部分矮墙已被成堆的废弃轮胎和磨损的钢缆掩埋。

在一片昔日售票亭的废墟旁，梅特兰认出了一座战后电影院的地基，这是一座用水泥预制件和镀锌铁盖起来的单层低级影院。十英尺

外，被一片荨麻所遮蔽的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梅特兰望着窗口紧闭的售票亭，依稀想起自己童年去本地电影院，那儿有着无尽的吸血鬼和恐怖电影。渐渐地，这座岛屿变成了他大脑的精确模型。他穿过这片被遗忘的地界，不仅是在穿越岛屿历史，也是在穿越自己的往事。孩子气地大声呼唤凯瑟琳的名字，让他想起孩提时代母亲在隔壁房间给妹妹喂奶时他响亮的叫喊。出于某种他总是憎恶的原因，她从不过来安抚他，任凭他从空澡盆里爬出来，因为愤怒和惊讶而嗓音嘶哑。

因为疲惫得无法继续前进，梅特兰坐在了一堵石墙上。在他周围，高大的荨麻伸进了日光中，它们带锯齿的层叠叶片像是哥特教堂的高塔，或是外星球上矿物森林中多孔的岩石。饥饿令他突然胃部痉挛，逼他呕吐在双膝上。他擦去痰液，蹒跚穿过砖道，向南侧路堤走去。

他不时短暂失去知觉，摇摆不定，双眼涣散，脚步跟随着拐杖磨钝的尖端。

在踉跄之中，梅特兰发现他已渐渐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和烧灼着伤腿的疼痛。他开始摆脱身体的各个部位，首先忘却受伤的臀部，然后是双腿，抹去对受伤的胸部和横膈膜的所有感知。在冷空气的支持下，他穿过草丛，冷静地环顾岛屿上那些在过去数日中变得熟知的特征。他望着废车场里的轿车、金属网栅栏，还有身后的混凝土沉箱，对这座岛屿表示着认同，这些充满痛苦和考验的地方如今和他身体的各个部分混为一谈了。他对它们打手势，试图在岛屿上创建一个回路，以便他的各个部分可以留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他将把右腿放在车祸发生之处，把受伤的双手钉在钢栅栏上，胸部倚在他靠着混凝土墙坐下的地方。在每个位置，一次小小的仪式会宣告他把责任从自己转给这座岛屿。

他响亮发话，宛如一个神父主持他自己身体的圣餐会。

“我是岛屿。”

空气散出光芒。

10 防空掩体

车流从他头顶隆隆而过。在离脸只有几英尺远的草丛里，一个被丢弃的烟头升起青烟。梅特兰望着青烟卷绕过倒向他的高高草叶，在傍晚的日光中摇曳，好像是在催促他站起来。他坐起身，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发热已经浸透了他的躯体，灼烧着他胡须下面的皮肤。

在岛屿的周围，公路上川流不息。梅特兰让自己坐稳，盯着远处的车辆。他努力站起来，躯体挂在拐杖上，就像是屠夫肉钩上的尸块。在他头顶高处的黑暗天空中，被照亮的路牌表面如同一柄燃烧的剑，发出光芒。

梅特兰在西装衣袋里找到了最后一块用来做标记的橡胶。他在快干的混凝土上写下：

凯瑟琳 帮助 太快

字母顺着斜坡歪扭地排列。梅特兰拼写得很用心，但十分钟后，待他试图走回捷豹却失败后再折返回来，这些字母已经被擦掉了，像是某个心怀不满的检察员的作为。

母亲 不要 伤害 警察

他在路堤边深深的草丛中等待着，但双眼闭上了。待他再睁眼，留言已经消失了。

他无法辨别自己写了什么，干脆放弃了。草丛抚慰地在他周围摆动，将这个被发热折磨的稻草人诱入它的内部。草叶在他周围翻滚，分出很多条路径，每一条都会带他去往某个天堂般的凉亭。梅特兰知

道，假如不回到捷豹的遮蔽下，自己熬不过今晚。他走向废车场，但几分钟之后，便被动地跟着野草在他周围画出的螺旋前进了。

令他惊奇的是，自己被带到了一处坡更陡、地更崎岖的地方，这是最大的一处防空掩体的屋顶。梅特兰吃力前行，倾听着周围草丛的翻腾。一条石脊标记出掩体的西墙，梅特兰在那儿停了片刻。弯曲的房顶两侧坍塌，淹没在地面的灌木丛中。

草丛沉默了，似乎等待着梅特兰的大举动。梅特兰思忖着自己为何爬上掩体，这时他望见了废车场里侧翻的出租车。他转身用最后的力气走向捷豹。他还没稳住自己，便在雨水打湿的屋顶上一个打滑，重重地跌倒，顺着弧形的斜坡滑进野草和荨麻丛中，深陷进去，就像一个潜水员消失在地下洞穴的深水之中。

梅特兰没入这片绿色的荫蔽之后，在宛如吊床的被压倒的荨麻上躺了一阵。致密的野草和一株矮小节骨木的树叶挡住了几乎全部的午后阳光，只漏过一点暗淡的光晕，他几乎可以相信自己躺在一片安详和平的海底，只有几束微光穿透海的宁静。这种寂静和腐败植被发出的生物气息安抚人心，减轻了他的发热。

一只只有着尖利脚爪的小生物爬过他的左腿，它的爪子紧抓住裤子上的破布。它匆匆奔走，从大腿爬上他的腹股沟。梅特兰睁开眼，在暗淡的光线中观瞧，辨认出一只被他受伤臀部的血腥味吸引来的棕色大鼠，它鼻子细长，眼神紧张。这只生物的头部被一道敞开的伤口破了相，暴露出头骨，似乎是新近才从捕鼠夹中逃脱。

“滚——啊！”梅特兰跳起来，抓住头顶节骨木树枝中的金属拐杖。他朝着落叶猛扫，击打他绿色“囚笼”的墙壁。

大鼠已经消失了。梅特兰奋力用左腿分开树枝，踏到地面，走了出来，走进正在暗淡下去的黄昏中。他站在一条沿着掩体西墙下陷的

通道中。在此处，植被是修剪过的，形成了一条从墙角通向掩体门口的粗糙斜坡。

“工具……！”

梅特兰激动地摆动拐杖，蹒跚走下通道，完全忘记了发热和伤腿。到达门边时，他抹去了浸湿脸庞和前额的汗水。一个镀铬的挂锁和链子锁住了门。梅特兰把拐杖插到链子里，把它从固件上扯了下来。

梅特兰把门踢开，蹒跚走进掩体。一种甜蜜但不腻人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仿佛走进了某种巨大而温顺的动物的巢穴。在暗淡下去的天光中，他能看出掩体是一个被弃的乞丐小屋。一排褪色的被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盖住了墙和地面。一堆毯子被做成了一张小床，唯一的家具是一把木椅和一张桌子。椅背上挂着一条破旧的紧身连衣裤，是某个战前马戏团特技演员的破烂戏服。

梅特兰靠着弯曲的墙，决定在这个废弃的巢穴度过今夜。在木桌上，大量金属物件排成圈，像是祭坛上的饰物。它们全部来自汽车车体——一个后视镜、几条镀铬窗饰、几个坏了的大灯。

“捷豹……？”梅特兰认出了制造商的标饰，和他座驾的那种一样。

他拿起标饰细看，没注意到在门口注视着他的那个胸阔体壮的人影，头低垂在摇晃的双肩中，就像一头公牛。

梅特兰还没来得及把标饰拿到亮光下，一记重拳便将它从他手中打飞了。拐杖被夺走，扔到屋外，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的双臂，将他倒着甩出门去。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梅特兰被扔到地上，只感觉到一个公牛般气喘吁吁的人把他拖到斜坡上面最后的天光中。当此人的脸贴近他的脸，喷出带着酒酸气的滚热气息时，远处车流的大灯梦幻般地移动。这个攻击者用双拳击打梅特兰，在潮湿的地面上将他翻来

滚去，自己咕哝着什么，似乎是想找到梅特兰受伤身体上隐藏的某种秘密。

在失去知觉之前，梅特兰最后瞥了一眼高速公路上通过的车流。在攻击者挥舞的手臂之间，他看见一个穿着迷彩战服的年轻红发女人向他们奔来，强壮的双手举着金属拐杖。

11 援救

“休息——别动弹。我们已经去找人求救了。”

年轻女人的轻声细语令梅特兰感到轻松。她用化妆棉球清洁着他的脸。热水刺痛受伤的皮肤，他仰卧着，感到发热正在燃烧自己的骨骼。年轻女人抬起他的头，水从他的胡须间缓缓流下。他张开肿胀的嘴，希望能接住滚热的水珠。

“我会给你喝的——你一定是渴了。”她用肘部示意床后行李箱上的塑料杯，但并不打算把它递给梅特兰。她坚定的手沿着他的脖子移动到了胸口。梅特兰的晚宴西装已经被脱掉了，潮湿的礼服衬衫满是油渍，一片乌黑。

他试图看清年轻女人的脸，被门边地上立着的一盏没有灯罩的石蜡灯晃花了眼。他焦躁地颤动并感觉到了腿上的疼痛，她用红毯子盖住了他的双肩。

“放松，梅特兰先生。我们已经去找人了。凯瑟琳——这是你妻子的名字？”

梅特兰虚弱地点点头。援救带来的宽慰让他有种麻木感。当她把左臂伸到他脑袋下面，把水杯送到他嘴边，他能够嗅到她温暖强壮的躯体，香水与体味的混合气息令他晕眩。

他躺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差不多只有十英尺长，十英尺宽，几乎被他躺的双人床和床垫完全占据。天花板中央上方有一个堵住的通风口，房间没有窗户。在敞开的门后，一道半圆形的楼梯通向上层。床脚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电影海报，内容是一部金杰·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¹⁾的音乐剧。海报两侧是更近期的几幅来自地下杂志的图片——一张比尔兹利⁽²⁾风格的迷幻招贴、一幅充满颗粒感的格瓦拉遗容

特写、一篇“黑色力量”宣言⁽³⁾，以及被告席上的查尔斯·曼森，秃顶下是疯子般的逼人目光。除了床脚的旅行箱，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堆满化妆罐、香水瓶、睫毛膏和废纸巾的牌桌。墙边靠着一个昂贵的皮制手提箱。一条裙子和一件毛衣，以及若干内裤，串在箱盖上的衣架上。

梅特兰打起了精神，发热已经开始消退。他记得防空掩体里的粗暴袭击，还有被拖到露天夜空下的场景，但拳脚留下的痛楚都被年轻女人说出的头几个词消解了。相比他在岛上经历的苦难，这个破旧的房间——他推断应该是在靠近公路的某处居民区中——拥有萨伏伊酒店河畔套房的全部雅致和舒适。当年轻女人坐在床上时，他握住了她的手，希望表达对她的感激。

“我们……”他受伤的嘴开始吐出话来，“我们离岛近吗？”他意识到她也许不了解他的情况，于是补充，“我把车撞了……捷豹……我从高速公路上摔下来了。”

年轻女人边沉思边咀嚼一块口香糖，用犀利的眼神望着梅特兰。

“对，我们知道。你还活着，真是幸运。”她把一只强壮的手放在他的前额上，摸了摸他的体温，“你在车祸前病了吗？你发了一次厉害的高热，知道吗。”

梅特兰摇摇头，对能够感到来自她凉爽手掌的压力而感到高兴。“没有——我想发热是昨天晚些时候开始的。我的腿……断了。”

“好的。和我想的一样。可怜人，我会给你点吃的。”

梅特兰等待着，她把手伸进手袋，取出了一块牛奶巧克力。她剥开锡纸，掰下几块，把第一块放到梅特兰的唇间。

当温暖的巧克力在口中消融，梅特兰第一次得以观察年轻女人的脸。她起身望着挂在墙上的旅行镜子中的自己。她手中拿着巧克力，在狭窄的地板上来回走动。在身后石蜡灯的光照下，她的红发如一轮

狂野的太阳在这陋室中发亮，几缕光线穿过她从高高前额向后梳的波浪发。她二十岁左右，有一张棱角分明的、机敏的脸，下颚线条分明。她几乎是蓄意以粗糙的方式呈现着美貌。她对梅特兰的态度，正如她把每块留下自己指印的巧克力喂给梅特兰的方式，是粗鲁而又恭敬的。也许她对必须照顾这个被送到她陋室的富有男人感到厌恶，因为意识到他即将离开，前往某个舒适得多的地方。但在梅特兰听来，她语气中的某些感觉、她话音中自信的语调，展示了她来历不凡。从她褪色的牛仔裤和野战大衣，以及周围环绕的曼森和“黑色力量”海报来看，她貌似典型的辍学者，但这种猜想又被大堆的廉价化妆品、放荡的发型和挂在手提箱盖衣架上的浮华衣着否定，这些是用来装扮娼妓的家当。

因水和巧克力复苏的梅特兰用一只手按摩着口腔。救护人员可能随时到达，他会被运到汉默史密斯的医院病床上。

“你叫了救护车？他们很快就来了吧。我想对你表示感谢……你是？”

“简——简·谢泼德。我也没做什么。”

“我几乎忘了怎么吃东西。我还想让你打另一个电话。给海伦·费尔法克斯医生——你介意吗？”

“不介意——但我没有电话。先放松。你彻底虚脱了。”

她坐在床上，有力的手指探索着他的右臀。她看着暴露在裤子破口中发炎的伤口，扮了个鬼脸，“看起来很糟糕。我会试着帮你清理一下。”

她试图脱下他的裤子，双手在他臀部和腹股沟周围移动。梅特兰腹中融化的巧克力令他感到晕眩，“没事儿。他们会在医院里处理的。”

他开始向年轻女人叙述他的车祸，希望把他噩梦般的磨难装到别人的记忆中。

“我在那儿困了三天——想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我的车从路边栽下来了。我起先没觉得受伤。但我没法离开那地方。居然没人停车！令人吃惊——我在这个交通岛上几乎饿死。要不是你来了，我可能已经死在那儿了……”

梅特兰止住了话头。简·谢泼德背对他坐着，臀部挤压着他的右肘。她的双手很专业地去掉他的裤子。她将裤子的破口延伸到了裤腰，但用橡胶处理过的织物对她手中的指甲钳来说太结实了。她抬起他的右臀，割开他后兜里的衬料。

梅特兰看着她把他的车钥匙从兜里掏出来。她仔细地端详，将三把钥匙中的每一把都翻了过来，与他的目光相遇。她莞尔一笑，将它们放在行李箱上。

“你肯定感觉不舒服……”似乎是为了让解释更加合理，她的手在他的臀部上滑动，按摩了几下他青肿的皮肤。

“所以说，没有人停下来？我想你肯定很吃惊。这年头我们都得自己吃了苦头才能意识到他人的自私。”

梅特兰扭过头，眼光遇上了她平静的凝望。他决定不去拿钥匙。他的宽慰和愉悦已经渐渐消失，他环顾房间，在头脑中建起它的现实形状。他的一部分依然在雨中躺着，倾听视野之外无尽喧嚣的车流。在这短短一刻，他惧怕这个房间及其年轻的住户只是某种终极妄想的一部分。

“感谢你照顾我。你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

“我已经安排救援了，对的。我一个朋友已经出发了。你会没事儿的。”

“我们到底是在哪儿——我们离岛近吗？”

“‘岛’——你是这么叫它的？”

“交通岛。高速公路下面那片荒地。我们离那儿近吗？”

“我们离高速公路不远，对的。你很安全，梅特兰先生。”

梅特兰倾听着车流从远方传来的低沉声响。他发现自己的腕表不见了，猜测此刻应该接近午夜——直接经验告诉他，这时，最后的西向车流正离开伦敦中心。

“我的表应该是丢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我们找到了一些证件，在车附近的一个手提箱里。而且，你一直都在自言自语。”她停顿片刻，眼中带着责难，“你因为什么事情对自己非常愤怒，是吗？”

梅特兰忽略了这个话题。“你看到车了，银色捷豹？”

“没有——嗯，是的，我看到了。你一直都在说岛的事，让我很迷惑。”她似乎是想提醒梅特兰欠她的人情，半带愤恨地说，“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真他妈的重，知道吗，即便是对一个大男人而言。”

“我们在哪儿——车流……”感到警惕的梅特兰试图坐起来。年轻女人站在床脚，石蜡灯照亮的红发仿佛在燃烧。她盯着梅特兰，宛如一个潦倒的女巫，用混乱的魔法在自己的巢穴中不慎变出了一个体形过大的受害者，不确定该如何处置尸首。

梅特兰的心神被她镇定的凝视扰乱，他四顾房间。在一个角落里，三个圆形盒子支撑着一个盛满湿内裤的金属盆，每个盒子有电影胶片盒那么大。

女孩脑袋后面的墙上，像兽角般伸出来的是某种卷绕装置的架子。梅特兰抬头望着垂直通风口，然后望着阿斯泰尔和罗杰斯的海报。

“说吧。是什么？你很显然在费劲地确认什么。”简·谢泼德安静地说。

“电影院……”梅特兰指着天花板，“当然，这是废弃电影院的地下室。”他疲倦地把脑袋靠回陈旧的枕头上，“老天，我还在岛上……”

“别再提岛了！你随时可以离开，我并没有挽留你。这可能对你来说还不够好，但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如果不是我，你也不会在这儿抱怨！”

梅特兰一只手贴到脸上，感受着皮肤汗流如注。“我的天……听着——我需要看医生。”

“我们会打电话请医生的。你现在得休息。你已经过度兴奋好几天了，我想你是故意的吧。”

“简，我会给你些钱的。帮我爬到路边，拦一辆车。你想要多少？”

简停止了在房间里的踱步，她精明地回头看梅特兰。“你有钱吗？”

梅特兰虚弱地点点头。最简单的信息沟通对这个聪明但狡猾的女人来说都是困难的，她显然怀疑周围的一切。

“是的——我有钱……我是一家建筑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不讨价还价。不过，你真找人帮忙了吗？”

简没接这个话题。“你现在有钱吗，五镑有吗？”

“在我钱包里有——钱包在车里，后备厢里。我有大概三十镑。我会给你十镑。”

“在后备厢里……”简思索着，然后迅捷地抓起钥匙。

梅特兰疲惫得无法动弹，望着查尔斯·曼森的海报。他又一次发现自己失去了求生欲。他需要睡在地下深处这个无窗的房间里，这张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温暖的床上。他听见了头顶远方草丛在夜风中翻腾的声响。

楼梯间传来沉重靴子的咔嗒声，勉强把他唤醒。简疾步走了过去。来客顺从地站在门外等待，一只带伤疤的手为他的一双小眼睛遮住了石蜡灯的光。当他因为挪动庞大身体下楼而喘息时，梅特兰从那种粗鲁多痰的呼吸声中认出这就是那个攻击他的人。

这个男人大约五十岁，很显然是某种心智缺陷者，一生的变故锉平了他低垂的前额。他皱巴巴的脸上带着孩子般的不解神情，似乎与生俱来的那点有限的智慧在青春期后就没有再发展。苦难生活的重压堆叠起来，创造了这个苍老的有缺陷的人，被不善而冷漠的成年人排挤，但依然保持对一个简单世界的天真信仰。

他的脸颊和眉上有一条条银色的伤疤，几乎通过塌陷的鼻梁相交，而鼻子是一坨刺目的无定形软骨。他用强壮的手擦擦鼻子，在石蜡灯光下检视黏液。他的身躯虽然臃肿，但依然拥有某种力量和运动员般的体态。当他用一双小脚来回摇晃时，梅特兰注意到他的动作有着杂技演员或久经击打的拳击陪练落败后毁损的优雅。他不断触摸着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拳击手抚摩一记重击后的刺痛。

“喂，普罗克特，你找到了吗？”简问道。

男人摇摇头。他在两只脚间移动重心，就像是一个急着上厕所的孩子。

“锁上了。”他用粗哑的声音告知，“对普罗克特来说太结实了。”

“真的假的——我以为你能打开一切。我们等明天天亮了再看看。”

“好的——普罗克特明天去把它们给找到。”他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偷看梅特兰，她不情愿地向后退了一步。

“普罗克特，他差不多睡着了。别吵醒他，要不然我们手上只会多一具死尸。”

“好的，简小姐。”

普罗克特带着夸张的警惕向前走了一步。梅特兰扭头观瞧，意识到这个男人穿着他的晚宴西装，因为太紧而突出的丝绸翻领泛着光。

简也注意到了这件衣服。

“你穿它干吗？”她尖刻地问道，“你是要去派对，还是为了穿上吃晚餐？”

普罗克特听了咯咯直笑。他低头望着自己，带着一丝尊严，“去派对。对……普罗克特和简小姐！”

“全能的神啊……好啦，把它脱了。”

普罗克特怀疑地盯着她，残破的脸上是恳求和怨恨。他抓住翻领的尖端，似乎是怕它们会飞走。

“普罗克特！你想被人一眼看见吗？穿着这件时髦衣服，他们在一英里地外就能发现你。”

普罗克特在门口徘徊着，他明白这个道理，但不愿意和西装分离。

“只在晚上穿，”他敷衍道，“在晚上，没人会看见普罗克特的西装。”

“好吧——只在晚上穿。但别把它当回事儿。”她指着在潮湿的枕头上半睡半醒的梅特兰，“我要外出，所以你得盯着他。别碰他。别捉

弄他，也别再打他。还有，我不想让你待在这个房间里——坐到楼梯上面去。”

普罗克特顺从地点点头。他像一个急切的同谋者，从门口退出去，爬上了楼梯。梅特兰被木质阶梯的响动吵醒，看到了当初在路堤上留下印迹的那双工作靴。他试图让自己清醒，他害怕和这个驻岛拳击手单独待在一起。如今他断定是这个流浪汉爬上了泥泞的斜坡，重新放置了栅栏，掩盖了他车祸的所有痕迹。

正当他对着这个年轻女人嗫嚅时，她坐上床，坐在了他身旁。一种甜蜜欣快的烟雾充满了房间，在她面孔周围堆叠着。她用意想不到的温柔轻摇着梅特兰的脑袋。

她花了五分钟时间抚慰梅特兰，摇着他的头，对他轻声鼓励。

“你会好的，亲爱的。快睡吧，你醒来时会感觉好些的。我会照顾你的，亲爱的。你快睡着了，是吧，我的宝贝。可怜人，你真的很缺觉。睡宝宝，我摇啊摇的宝宝……”

她离去之后，梅特兰在发热中半睡半醒，能够意识到穿着他晚宴西装的流浪汉在门外盯着他。整个夜晚，普罗克特在梅特兰身体上空徘徊，生硬的手指在他身体周围摸索，似乎是在寻找逃避着他的某种护身符。梅特兰不时会闻到他口中滚热的酒酸气，醒来后看见普罗克特残破的脸俯视着他。在石蜡灯的光线中，他布满伤疤的脸似乎是由抛光的石头制作的。

在拂晓前几小时，简·谢泼德回来了。梅特兰听见她穿过岛屿，在远处呼喊。她让普罗克特走了，他沉默地消失在了翻腾的草丛中。

阶梯下面有一堆高跟鞋。梅特兰平静地望着她蹒跚走向床前。她有些醉了，俯视着梅特兰，似乎认不出他。

“天——你还在这儿？我以为你已经走了。真是个可怕的夜晚。”

她咕哝着踢掉了细腿高跟鞋。他只能从她漫画般的四十岁小镇妓女装束猜想她去了何处——露出大腿和丝袜的裙裤，荧光色女衬衫下面的尖乳。

她摇晃着走到床脚脱衣，把衣服扔进手提箱。赤裸之后，她钻进了磨损的毯子。她仰望着罗杰斯和阿斯泰尔的海报，抓住梅特兰的手，为了让他平静，也为了做伴。在剩余的夜晚和清晨，梅特兰躺在她身边时，虽然发着热，依然能感受到她强壮的身体触碰着他的身体。

-
- (1) 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1911—1995）、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1987），均为美国电影和舞台剧演员，以搭档演出而著称。
 - (2) 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家、作家。他的黑墨水画受日本木刻风格影响。
 - (3) “黑色力量”是一句政治标语，亦用于指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美国并影响其他国家的非裔人群意识形态，此宣言于一九六七年发表于英国。

12 杂技演员

次日早晨，简·谢泼德消失了。梅特兰醒来时，地下室一片沉寂。从狭窄的楼梯间里照下来的一柱阳光映亮了他所躺的简陋床铺。格瓦拉和查尔斯·曼森的脸在墙上俯瞰着他，像是噩梦的监护人。

梅特兰伸出手，感受着年轻女人身体留下的印迹。他依旧躺着，环顾房间，观察敞开的手提箱、衣架上的花哨裙子、牌桌上的化妆品。简在离开前已经整理过这一切。

他已经退烧了。梅特兰拿起行李箱上的塑料杯，用肘部将自己撑起来，喝下了微温的水。他把毯子拉起来，检查自己的腿。意外的复原已经将髌关节固定在了关节窝中，而肿胀和疼痛已经缓解了。他第一次能够触摸受伤的肉体。

梅特兰安静地坐在床边，盯着阿斯泰尔和罗杰斯的海报。他试图回忆自己是否看过这部电影，思绪回到了青春期。曾经有连续好几年，他独自坐在城郊巨大的欧第安影院空荡荡的观众席中，津津有味地看完了几乎所有好莱坞出品的电影。他按摩着自己受伤的胸部，意识到他的身体越来越像年少时的自己——饥饿和发热已经令他减了十磅体重，他宽阔的胸和强壮的双腿已经丢了一半肌肉。

梅特兰让伤腿滑到地板上，聆听着公路上的车流声。很快就要离开岛屿的确定性令他感到振奋。他在这片三角形荒地被困几乎四天了。他知道他已经开始忘记老婆和孩子，海伦·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合伙人们——他们已经一同移到了他心智后部暗淡的光线中，他们的位置被他对食物、避难处和最重要的、统治他周围这片土地的急迫需求所取代。他能看到的地平线已经缩减到区区十英尺。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在一小时内逃出去——年轻女人和普罗克特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会

帮助他走到路堤上——这一景象令他着迷，就像他已为此探索了十年之久。

“该死的腿……”

旅行箱里有一个煤油炉和一个没洗的长柄锅。梅特兰把锅里干米饭结成的棕色残渣刮下来，饥饿令他把坚硬的颗粒塞进伤嘴。浓厚的胡须盖住了他的脸——他低头望着肮脏的礼服衬衫，以及从右膝撕开到腰带的发黑的裤子。不过，在他看来，这身破烂渐渐不再显得古怪。

梅特兰靠着墙，蹒跚地在屋内巡视。格瓦拉海报被他撕破了，摇摆着挂在一角的图钉上。他到达了门外，用健康的那条腿转过身，坐在一个充当水桶的五十加仑罐子上。

十几级台阶通向明亮的日光，梅特兰从阳光陡直的角度判断此刻大约是十一点半。周日早晨安静的车流沿高速公路行进——再等差不多半个小时，某个准备出门逍遥一天的欢乐家庭会被从他们车前蹒跚走过的穿着破烂晚礼服的憔悴男人惊呆。世上最长的一次宿醉。

梅特兰沿着台阶走向阳光。到达顶部时，他小心地探出脑袋，透过围绕楼梯间的野草和荨麻观察。

他正要踏足岛屿，这时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多痰的呼吸声。梅特兰弯下腰，在通往废弃售票亭的地面上舒展身体。他侧卧着，伸出双臂分开一丛荨麻。

二十英尺外，在一片被荨麻和高高的草丛环绕的狭小空地上，普罗克特正在进行一套体操练习。他赤裸的双脚并拢站立，向前举起双臂，强壮的双肩绷紧，口中用力吐气。在这片私人娱乐场所磨损的地面上，有一根跳绳和一双钢头靴子。他穿着杂技团紧身连裤的破烂残片，梅特兰曾见这身衣服挂在防空掩体里的一把椅子上。银色的线

条展示了他强健的肩膀，也暴露了他右耳后顺着脖子直到肩膀的一道宛如闪电的鲜亮伤疤，某次可怕暴行的遗迹。

普罗克特做着复杂的准备，像一台老式汽油引擎发动时一样喘着粗气，然后，他迈出一小步，开始翻筋斗。

他强健的身体在空中旋转。他重重地触地，勉强保持平衡，双腿弯曲，双臂在身旁挥动。他为自己的壮举感到愉悦，快乐地顿着赤裸的双足。

梅特兰等待着普罗克特下一个表演。从小心的热身、反复踱步和弹跳来看，下一个杂技项目显然是对他的真正考验。普罗克特聚集着他所有的能量。他划出了场地，像一只寻找最佳地势的大型动物将散落的石头踢开。当他终于再次跃向天空，试图做一个后空翻时，梅特兰已经知道他会失败。流浪汉四仰八叉摔在地上，靴子踢飞，梅特兰低下了头。

普罗克特震惊地躺在地上。他吃力起身，沮丧地望着自己粗笨的身体。他勉强准备再试一次，但放弃了，从擦伤的双臂上抹去尘土。他的右腕割破了。他吮吸了伤口，然后尝试了一次手倒立，结束后膝盖重重跪地。他的身体协调显然是有问题的，之前空翻成功只是侥幸。跳绳对他来说都太难。几秒钟内，绳子便绕住了他的脖子。

不过，梅特兰意识到，流浪汉并没有失望。他舔了舔手腕上的伤口，愉快地喘息着，对自己的进步表示非常满意。梅特兰为这幕场景感到尴尬，躲开了。

听到梅特兰在售票亭后面的动静，普罗克特怀疑地转过身来。梅特兰还没走到楼梯间，普罗克特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像是一头被惊吓的动物消失在深深的草丛中。

梅特兰身后的荨麻丛有轻微的动静。他等待着，很清楚普罗克特正在监视他，只消他一露头，这个流浪汉就会捉住他，把他从楼梯间扔下去。梅特兰聆听车流，揣摩着流浪汉那种毫不掩饰的暴力性格，一种对智力世界的长期敌视和快意复仇的愿望。

梅特兰在楼梯脚下歇息。他从楼梯间仰望蓝天和起伏的草丛。他回到房间，沿着四壁蹒跚行走。当眼神适应了暗淡的光线之后，他环顾着地下海报、肮脏的床和盛满廉价服装的皮制手提箱。这两个岛上的居民是何许人？马戏团老演员和机敏的年轻女人之间是怎样一种不安的同盟关系？她看起来是个典型的辍学者，从条件优越的家庭出走，脑子里满是幼稚的理念，因为吸毒或者缓刑违规而逃避警察的搜寻。

梅特兰听见她在深深的草丛后呼唤，普罗克特用他粗哑的傻子语调做出了应答。梅特兰挪回床上躺下，盖上毯子，简就在此刻走下楼梯，进了房间。

她穿着牛仔裤和野战大衣，一只手里提着装满食品的超市购物袋。梅特兰注意到她鞋上的泥，意识到迷彩不仅仅是年轻人追逐的时尚，她应该知道某条能走上路堤并穿过支路的隐秘通道。

她凝视着梅特兰，尖利的眼神只需一秒钟便能洞察一切。一头红发像勤劳的女工般向后梳紧，暴露出她突起而瘦削的前额。

“你好吗？我想应该还不太有劲儿。不过，你睡得不错。”

梅特兰用一只手虚弱地示意，某种感觉警告他要掩盖住自己恢复的体力。“我感觉好了一点儿。”

“我知道你在屋子里转过。”她的话没有任何谴责意味。她把格瓦拉海报展平，重新钉好了扯破的一角，“你情况应该不会太糟。对了，在这儿没什么可翻找的。”

她把强壮的手放到梅特兰前额上停了片刻，然后迅速取出煤油炉，将它放到楼梯脚下的阳光中。

“你已经退烧了。昨晚我们都为你担心。你是那种时刻都要考验自己的人。你觉得你出车祸来到这个交通岛真的是意外吗？”在梅特兰的耐心注视下，她继续说着，“我没开玩笑——相信我，自毁这东西我最了解了。我母亲死前给自己注射了太多巴比妥，她整个人都变蓝了。”

她点燃煤油炉，用平底锅煮上三个鸡蛋，“你一定是饿了——我从超市给你买了些东西。”

梅特兰坐起身，“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天——这儿周围印度人的店每天都开，他们比白人老板更能剥削自己和店员，但这种事是你最了解的。”

“什么意思？”

“剥削。你是个富有的商人吧？昨晚你是这么自称的。”

“简，你在犯傻——我不富有，我也不是商人。我是个建筑师。”梅特兰停住了话头，意识到她正在把他俩的关系降格为漫无边际的家长里短，但这个状态并不是完全刻意的。

“你打电话求助了吗？”他坚决地问道。

简忽视了这个问题，准备着简单的餐饭。颜色鲜亮的纸杯纸碟，还有她小心铺在行李箱上的纸桌布，看起来像是孩子们过家家的茶会。

“我.....没那个工夫。我想你首先需要一些食品。”

“说真的，我确实快饿死了。”梅特兰打开她递过来的一包甜面包干，“但我必须得去医院。我的腿需要治疗。还有办公室，还有我妻子——他们肯定想知道我在哪儿。”

“但他们认为你出差去了。”简迅速反驳，“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挂念你。”

梅特兰换了个话题：“昨晚你告诉我说已经报警了。”

简嘲笑起穿着破衣坐在床边、俯身用发黑的双手撕开面包干袋的梅特兰：“不是警察。我们不太喜欢他们到这儿来。至少普罗克特不喜欢——他和警察的交手经历可不愉快。他们总喜欢揍他。你知道诺丁山车站有个警官在他身上撒尿吗？这类事情没人会忘记。”

她等待着他回答。打开的鸡蛋冒出含硫的气息，令梅特兰陶醉。她放了一个冒着热气的鸡蛋在他的纸盘中，倾身的片刻足以令人感受到她左乳的重量和形状。“想想看，你昨晚情况并不好。你不应该挪地方。腿伤成这样，还发了烧，你彻底虚脱了，胡言乱语叫着你的妻子。你能想象我们是怎样摸黑磕磕绊绊地试着把你送到坡上的吗？我只是想让你先活下来。”

梅特兰磕破了水煮蛋。滚烫的蛋壳刺痛着他手指上沾满汽油的伤口。年轻女人蹲在他脚边的地板上，抚弄自己的红发。这是她使用身体来迷惑他的一种做作方式。

“稍后你会帮我离开这儿，”他告诉她，“我理解你不想让警察介入。假如普罗克特——”

“太对了。他害怕警察，他会想方设法避免把他们引到这儿。并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只是因为这片地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了。他们修建高速公路时，把他封在了这儿——他从来不离开。他能活下来，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儿。”

梅特兰将滴着汤汁的蛋往嘴里塞。“他差点儿杀了我。”他边评论边舔手指。

“他以为你想占据他的窝。还好我跟过来了。他非常强壮，十六七岁时曾是巡回马戏团的空中飞人。那时还没有任何安全法规，他从钢

丝上摔了下来，脑子摔坏了。他们就把他踢了出来。智障和低能受到的待遇是可怕的——他们完全得不到保护，除非进精神病院。”

梅特兰点点头，集中精力进食。“你在这家老电影院住了多久？”

“我其实并不住在这儿，”她语气夸张地说，“我和一些……朋友住在一起，在哈罗路附近。小时候我有自己的书房，不喜欢周围人太多——你应该懂的。”

“简——”梅特兰清清嗓子。坚硬的面包干和滚烫的鸡蛋触动了口中很多旧伤。已经不习惯的咬嚼动作弄痛了他的牙龈、嘴唇和软腭。他眼神游移地俯视年轻女人，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她。七十码外，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将人们送回家吃午餐。她坐在这个简陋房间里的煤油炉边，这番景象让他想起和凯瑟琳新婚头几个月的场景，想起他们的正餐。虽然凯瑟琳几乎没和梅特兰商量便自主装修了公寓，他还是能感到对她有同样的依赖，被陌生家具包围时有同样的满足。即便是他们如今的住宅，设计上也避免了过度熟悉的危险。

他意识到，关于救他，简说的都是事实，他突然对她生出一种感激。他对她温情和狂暴兼有，时而直率、时而迂回的风格感到困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看她的身体，并因为对她有性反应而感到不安。

“简，我希望你现在能把普罗克特叫来。你和他能把我送上路堤，把我留在那儿。我会叫停一辆车的。”

“当然。”她直白地望着他的双眼，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微笑，一只手拂动着脖颈上的头发，“普罗克特不会帮你，但我会试试——即便是饿了几天的话，你还是太重了。公费午餐吃得太多，继而胡来，偷税漏税。不过，你从大吃大喝中应该能得到某种安全感吧。”

“简！”恼火的梅特兰用发黑的拳头敲打行李箱，把纸盘子震落在地，“我不会报警的。我不会出卖你或者普罗克特。我对你是感激的

——假如你没找到我，我可能会死在这儿。没有人会知道。”

简耸耸肩，几乎听不进梅特兰的话。“人们会来的……”

“他们不会！那些给我拖车的工人根本不会在意这儿的東西。过去三天里，这一点已经被证实了一百多次。”

“你的车很值钱吗？”

“不——它已经报废了。我把它烧了。”

“我知道。我们当时看到了。为什么不留着它？”

“保险公司的人会去查看的。”梅特兰目光锐利地望着她，“你看见了火？老天爷，那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们不知道你是谁。车值多少钱？”

梅特兰盯着她坦率而孩子气的脸，那里写满幼稚贪婪的表情。

“就是为了这个？这就是你为什么不着急让我离开？”他将一只抚慰的手放在她肩上，而且不让她把手拨开，“简，听我说。如果你要钱，我会给你的。你要多少？”

她就像个厌倦了的出纳，就事论事般地问：“你身上有钱吗？”

“我有——在银行里。车里有我的钱包，里头有三十镑。你已经拿到了钥匙，赶在普罗克特之前到那儿去吧。你看起来动作很快。”

她无视他的敌意，手伸进手提包，稍事片刻，取出沾满油污的钱包。她把它扔在梅特兰身边的床上。

“全在这儿了——数一下。快啊！数一下！”

梅特兰打开钱包，望着一沓潮湿的钞票。他镇定下来，再次开口：

“简，我能帮你。你想要什么？”

“对于你，我什么也不需要。”她找到一块口香糖，用力嚼起来，“你才是需要帮助的人。你太独立了，所以陷入困境。面对现实吧，你和你妻子其实感情并不那么好。你喜欢那种冷淡的关系。”

梅特兰等着她说完。“好吧，也许我确实如此。那就帮助我离开这儿。”

她站在他前面，堵住通向门的去路，眼神显露出暴怒。

“你一直在乱做这些假定！没人欠你什么，所以别再说什么要、要、要！你把车撞了，因为开得太快，现在又像个孩子般抱怨。我们是昨晚才发现你的……”

梅特兰避开她凶猛的逼视，沿着墙向门口挪动。这个疯狂的年轻女人需要找个人发泄——老流浪汉太呆傻，而他自己，饿得奄奄一息，还因为断腿变得半残，成了完美的靶子。表露第一丝感激之情已经足够引她发作了。

他经过她身边时，她走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臂。她把它围绕在自己娇小的肩膀上，就像舞厅女指导无助的新手一样，将他领向楼梯。

梅特兰走进明亮的阳光中。修长的野草在他双腿周围翻腾，就像一只深情的狗迎接着他。在春雨滋润之后，草丛已经有四尺高，直抵梅特兰的胸部。他摇摆不稳地倚靠着年轻女人。立交桥高高的堤道在东方一百码处横空而过，他能望见自己写过留言的混凝土沉箱。这座岛屿似乎更大更起伏了，成了一个充满洼地和深洞的迷宫。植被杂乱而丰茂，似乎岛屿正在回溯到一个更久远更狂暴的时期。

“我写的留言——是你把它们擦掉的？”

“是普罗克特。他从没学过读写，憎恨所有的字词。”

“那么木栅栏呢？”梅特兰对普罗克特或是年轻女人并不怀恨在心。

“是他把它们放好的——就在车祸之后，你还晕在车里的时候。”

她紧靠梅特兰的肩膀站立，支撑着他，一只手按在他的胃上。她温暖身体发出的芳香与野草的气息和汽车尾气对比鲜明。梅特兰在一个横卧的卡车轮胎上坐下。他盯着公路路堤的高墙。新撒种的草在表面长得更密集了。很快，它们便会遮蔽他车祸的所有痕迹、车轮留下的深深沟壑、他第一次勉强爬上路堤时留下的令人迷惑的印迹。梅特兰对自己要离开这座岛屿而感到短暂的遗憾。他本来希望这一切能够永远保留，这样的话，他就能带凯瑟琳和他的朋友们来看看这片磨难之地。

“简……”

年轻女人已经离开了。在二十码开外，她正朝防空掩体走去，强健的头部和肩膀在草丛上方移动。

13 以火为信

“简！过来……简！”

这句几乎是斥责的微弱话语消失在了翻腾的草丛中。梅特兰站起身，左腿蹦跳着向她追去。他靠在窗口关闭的售票亭上，因为愤怒而透不过气来。冷静之后，他按摩胃部，感觉得到胸腔肋骨坚硬的边缘。至少，他从这个姑娘手中获得了一些食物。

距他十五英尺处，在一座已经毁坏的外屋房顶上，有一根生锈的金属管，一端被弯成了粗糙的把手。拐杖！梅特兰蹒跚穿过石头遍布的地面，一路拖着他的伤腿，用长臂将身体撑上外屋残破的砖墙。他伸展手臂，抓住了排气管。

他双手抓着它坐下，平定喘息。他对路过车辆挥舞着拐杖，很高兴能再度触摸这被磨光的锈迹，这熟悉的生存工具。这段磨损的管子是他最早的工具——也是他的武器，他回忆着，想起了普罗克特。流浪汉还未出现，但梅特兰扫视野草和荨麻丛，确信他正潜伏在下层植被中的某处。

梅特兰感受着自信的回归，从外屋房顶上爬下来。他靠拐杖稳住自己，又一次站直了。他的裤子是挂在腰带上的破布片，但他感觉到强壮和坚定。当他按压头颅，能够感受到骨缝松动的刺痛。脑震荡和发热已经消退，剩下的只是一种持续的轻微头痛。

梅特兰仰望公路路堤。他知道自己也许已经足够强壮，能攀登土质斜坡，但普罗克特会监视着他，等待他开始行动。如果再次和流浪汉发生身体冲突，则又会耽搁几天。他还是必须得到姑娘的帮助，只有她才能控制普罗克特。

梅特兰蹒跚走回废弃的电影院。他跋涉过草丛，抵达了楼梯间，伤腿踏上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他在暗淡的光线中坐在床上，用双手掰着面包干。这种儿童食品刺伤了他的嘴，他小心咀嚼着香甜吐司的尖角。他伸出拐杖，把姑娘的手提箱拖过来。他在裙子和内裤间翻找，感觉她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某种小型武器。

在箱底存积的一堆化妆瓶、发卡和用过的纸巾之间，有一包褪色的照片。对她身世好奇的梅特兰把照片在床上散开。其中一张上有一个表情坚强的青春期少女，很显然是简，在一所小疗养院磨损的草地上，以保护姿态站在一个呆滞无神的衰老的中年妇女身后。在另一张上，她和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强壮男人挽着手参观露天市集。梅特兰断定这个男人是她父亲，但一张婚纱照上是简带着明显的六个月身孕和这个男人站在一座教堂里，而古怪的母亲漂浮在背景中，像是一个神经错乱的鬼魂。

系列照片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五十岁左右的整洁形象，穿着老旧但精致的西服，站在一座大型维多利亚式住宅车道上的白色宾利轿车旁。梅特兰认为这应该是她父亲，或是另一个中年情人。孩子去哪儿了？

梅特兰将照片收集起来放回箱子。他从一个空纸巾盒中取出了一个棕色纸袋。袋中是抽大麻者的一套用具——烧过的铝箔残片、卷烟上取下的滤嘴、散开的烟丝、一小块大麻烟、卷烟纸和一盒火柴。

梅特兰将纸袋放回原处，掂了掂手上的火柴盒。他迅速扫视房间。他从旅行箱里取出石蜡灯，在暗淡的光中摇晃它，倾听液体柔和的响声。

十分钟后，梅特兰拄着拐杖蹒跚走向外屋废墟。一侧肩上挂着红毯子，空着的那只手里拿着石蜡灯。他攀上屋顶，在略微倾斜的坡上

坐下，把灯和毯子在身边放妥。确认普罗克特和年轻女人都没有尾随之后，他把毯子一角系在拐杖上，然后把另一头的羊毛纤维浸在灯中的石蜡里。

在高速公路上，周日下午的车流断断续续。梅特兰观望着，手中攥着火柴盒，控制着自己的急切心情。一辆三厢轿车出现了，跟随在并肩驶出立交隧道的一辆机场巴士和一辆油罐车后面。

梅特兰擦了两根火柴，点燃了毯子。温热的石蜡在呼的一声轻响中被点燃了，矮小的火焰抚摸着破旧的毛料。黑烟升向天空。梅特兰站起身，用一条腿保持着平衡，开始用燃烧的毯子打信号。他被刺鼻的烟雾呛了一口，跌坐在地，但又起身来回挥舞毯子。

正如他所预料的，普罗克特和年轻女人很快出现了。流浪汉蜷身走过草丛，就像某种警惕的野兽，带着伤痕的双手分开草叶。他狡诈却愚蠢的双眼一直盯着梅特兰，似乎后者是猎人的猎物，已经可以被撑起来剥皮。相形之下，简·谢泼德则镇定地沿着不平的地面踱步，似乎对梅特兰逃脱的企图毫不关心。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出现的！”梅特兰喊道，“对吧，普罗克特？”

他从外屋房顶上下来，在普罗克特面前挥舞燃烧的毯子，流浪汉咕哝着发出诅咒。梅特兰向他冲去，却被烟呛到，单膝跪下，顺手拿起了石蜡灯。当普罗克特抓住毯子，撕下了一片燃烧的毛料时，梅特兰把灯砸到地上，将毯子挥舞到四溅的液体上。

普罗克特手脚并用，警惕地在梅特兰周围绕行。年轻女人来到了外屋，用她的小手拨开了草丛。她驱散脸前的烟雾，对普罗克特呼喊：“把火灭了！别管他！他们会看见烟的！”

烧得焦黑的毯子从拐杖头上散落。梅特兰拾起冒烟的毯子，但普罗克特冲过来把它抽走了。他踩灭火焰，踢起松土覆盖闷烧着的纤维。

梅特兰虚弱地靠在拐杖上。他向路过的车辆挥手，但无人停下，或者哪怕是注意到这简短的一幕。他转身面对普罗克特。流浪汉拾起半块旧砖，像拳击手一般绕着梅特兰转圈。梅特兰向前一冲，用拐杖击中了普罗克特的肩膀。他升高的血压推挤着颅骨松动的骨缝，但挥出这一击令他兴奋。他的左脚在环绕外屋的破碎石板路上滑了一下，他稳住自己，横空挥出了拐杖。

普罗克特蜷起身，肩膀放得比臀部还低，粗壮脖子上的脑袋一缩，躲过了飞舞的拐杖。他的白脸如同一个风干的南瓜，毫无表情，而双眼则打量着梅特兰长长的四肢。

“住手……！”

简·谢泼德像一个调解街头纷争的倍感腻烦的家庭主妇一样，一边把红发拢到后颈，一边走向梅特兰。她抓住金属管，想把它按到地上。“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用她严厉的孩子般的眼神盯着梅特兰，“你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梅特兰望了一眼身后稀疏的车流。普罗克特蹲在一丛荨麻后面，手中的半块砖头等待着他。他们不会冒险在光天化日下杀害他。三个流浪汉焚烧一块旧毯子不足以引人注目，但一场恶斗可能会引起某个下班警察的兴趣。

“普罗克特，”梅特兰说着，用拐杖指向简，“她有钥匙，你知道吗。我的车钥匙。”

“什么？”年轻女人瞪着梅特兰，真正地被激怒了，“你说的是什么钥匙？”

“普罗克特……”流浪汉正在观望，“我汽车后备厢的钥匙。我的钱包在那儿。”

“胡说八道。”年轻女人转身要离开，“来吧，咱们走。”

“普罗克特，你开不了后备厢的锁，对吧？”梅特兰蹒跚向前，像握长矛一般握着拐杖，普罗克特的眼光在姑娘和梅特兰之间游移，“我钱包里本来有三十镑。”

“普罗克特，别听他的！他疯了。他会报警的。”她迷惑而愤怒，捡起一块大砖头递给普罗克特。

“普罗克特，你们两个昨晚搜了我的身。”梅特兰镇静地说。他离流浪汉只有六英尺远，完全在一次突袭的距离之内。“我没有回到车里，这件事你最清楚了——你一直都盯着我。”

正当简急切等待普罗克特出手揍他时，梅特兰从口袋里掏出了钱包。他在普罗克特眼前把一沓一镑的钞票展成一个油腻的扇面。“普罗克特，你说这是谁给我的？谁把它从车里取出来的？来，拿一张……”

流浪汉迷醉地盯着钞票。他转身看着简，她双手抓着更多石头，脸上是一副充满迷惑和敌意的面具。

“普罗克特，以前从来没有人给过你东西，对吧？”梅特兰说，“来吧，拿去。”

当流浪汉满是伤疤的手羞怯地伸过来拿住潮湿的钞票时，梅特兰倚着拐杖，精疲力竭。

三人各自提防着彼此，走向影院。年轻女人抓住梅特兰的胳膊，帮助他涉过草丛，同时愤怒地咕哝着。普罗克特跟随在后，拿着被撕碎的毯子和石蜡灯。他起皱的脸上毫无表情。梅特兰走下楼梯时，看见普罗克特像一只紧张的动物般蹲伏着，不知是否应该宣示对这座岛屿的统治权。

14 毒药之味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年轻女人生硬地把梅特兰推到床上，她强壮的身体在怒气中变得铁青，“你应该是个病人！我对争夺一个钱包不感兴趣。我真应该收拾东西，在你又找麻烦之前把你扔在这儿。”

“他想杀了我，”梅特兰说，“而你在撺掇他。”

“我没有。不管怎么说，普罗克特是半个瞎子。你点着的是我们的毯子。”

“你的毯子。我今晚不在这儿过夜。”

“谁稀罕。”姑娘以毫不掩饰的愤怒摇着头，“这可真是资本家的谢意！我刚从普罗克特那儿把你解救出来，你就告诉他钱包的事儿。给他钱，这招可真聪明。对你毫无好处——普罗克特从不离开这儿，据我所知他也没地方去花钱。”

梅特兰摇摇头。“确实根本不聪明。可怜的老头，我觉得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钱了。”

“他只得到过其他人的屎。别想着让他做你的死党。如果我让你和他单独在一起，你很快就会想念我的。”

梅特兰望着她不安地来回踱步。她反复提到离岛，这令他担心，他还没准备好独自对付普罗克特。

“简——你早晚都必须帮助我。我的朋友和家人、警察、同事，他们会查出这儿发生的事。他们现在应该正在找我。”

“你的家人……”姑娘把这个词组从语境中单独拎出来，给它安上了古怪的重音，“我的家人又如何呢？”她话锋一转，厉声说道，“我没从你们那儿拿一分钱——把这句话告诉他们！”

梅特兰感到疲倦和寒冷，向后靠在潮湿的枕头上。年轻女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中来回走动。她收拾了手提箱，将衣服重新挂好。黄昏的光正在消退，梅特兰为自己烧掉了毯子而追悔。他意识到他取得了针对姑娘和普罗克特的一点小小优势。他已经能够让这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对着干，维持他们的互不信任。

不过，此时他是年轻女人的囚徒，是她头脑中可能闪现的任何邪念的受害者。她似乎以某种古怪的方式享受着他们的关系。她对他的态度在温柔风趣和突然的仇怨之间变化，仿佛他对她来说代表了两个人。挂好衣服后，她点燃了炉灶，用炼乳和热水给梅特兰冲了一杯饮料。她把他的脑袋抱在臂弯中，当 he 从塑料杯中啜饮时，轻声哄着他，有意无意地用她丰满的乳房挤压着他的前额，仿佛是在给自己的宝宝喂奶。片刻之后，她突然情绪突变，猛地抽身而去，震晕了梅特兰的脑袋。她开始暴躁地在房间里四处徘徊，然后以抗议的方式点亮石蜡灯，似乎是要把西沉的暮色怪到梅特兰头上。

“简……”梅特兰掏出满是油污的钱包，“你想要这些钱吗？你可以用它们来离开此地。”他奉上钱包，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对姑娘的关切。

“我不想离开这儿。为什么要离开？”她夸张地转过头来，怀疑地望着他。

“简，别说笑。你没法在这个地方永远待下去——你的家人呢？你已经结婚了，对吧？”梅特兰指着手提箱，直白地补充道，“我看过你的照片了。你丈夫——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的——事。”她坚决地低声说。她的手指如棍棒般僵直，“老天，我就是为了躲开那一切说教而来到这儿的。”她在房间里踉跄行走，似乎是在寻找一个出口，逃离梅特兰的烦扰，“人们在发明新恶习时是最快乐的。”

“简，假如我承诺给你五百镑——你愿意帮我离开吗？”

她精明地瞥了他一眼。“为什么这么多？这是很大一个数额。”

“因为我想让咱俩都离开这儿。我想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我会给你五百镑——我是认真的。”

“五百镑……”她似乎在考虑他的提议，在脑中一张张数着一沓钞票。她突然转身面对他，指着她那装着大麻烟具的棕色纸袋，“你知道吗，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这么一笔钱能租多长时间的房子？”

“简，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的一分子。你的孩子——”

梅特兰放弃了。他虚弱地躺下，看着简取出他的烟具。她随便地在床边坐了片刻，无视梅特兰放在她臂上、带着安抚意味的手。她盯着破旧的墙壁。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恢复常态，她把火柴盒摇出响动，点燃了第一支卷烟。她深吸一口甜蜜的烟雾，让它在肺里停了几秒钟。满意之后，她在梅特兰身边躺下，轻推着让他挪点位置。她把她的野战大衣给二人盖上，盯着阿斯泰尔和罗杰斯的海报暗自虚弱地微笑。

梅特兰感到自己的心智在烟雾的作用下恍惚着。床的中心下陷，年轻女人强壮的身体紧靠着他的身体。她的手臂抬起又垂下。她把卷烟凑到唇间，然后给他抽了一口。梅特兰惧怕昏睡过去，为了保持神志清醒，他凝神观瞧着楼梯间里渐渐暗淡的光线。他的发热和夜晚的寒冷空气一起回来了。

年轻女人对他微笑着，轻轻拿起他的手。她有着轮廓线分明的下巴，浓密的红发中映出一张孩子气的脸。她口中吐出烟雾，用手将烟推向他。

“不错吧……？其实，假如你想的话，你本来是可以离开的。”

“如何离开？”

“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她吸了一口烟，“假如你真的尝试过，本应该是可以的。”

“尝试过？”梅特兰想起他在雨中的磨难，露出苦相。他按摩着仅仅盖了一层污秽的礼服衬衫的胸口，“这儿很冷。”

年轻女人伸长臂膀搂住他。“你本来是可以逃脱的，”她重复道，“普罗克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你让他捡了先手。你知道吗，我们都以为你曾经来过这儿？”

她透过烟雾盯着梅特兰，摩挲着他油污的衣领。他无言地望着她。她的语调既非揶揄也无敌意，但她似乎是在同时试探他和她自己，通过梅特兰来探究自己往昔的某些失败。以她看穿他人的眼力，她已经知道他会接受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否确实蓄意将自己困在岛上？他想起自己拒绝穿过立交桥隧道去使用紧急电话，幼稚地坚持想截住一个身处高峰时段的司机，他发泄的怒火……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坐在那个空浴缸中，也曾因为同样的怨恨而尖叫。

他决定将计就计，于是说：“简，你应该离开这儿的——留在这个岛上惩罚你自己。”

“听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只是我不理解离开这里有什么意义。”她的双眼在那张冰冷而欣快的脸上闪着光，“总之，我从来都不善于解决纠纷——我总是想任其发酵几天。你肯定很厌恶这种做法……”

她抽着最后一截卷烟。抽完之后，把手放在梅特兰腹部。她移动脑袋，吻了他的嘴。

“你不会被我惹急了吧？”她问道。

“有可能。”梅特兰试图用胳膊搂住她的腰，但发热如波浪般在他的体内翻滚，“最近这四天很怪——就像是去访问一个疯人院，结果发

现坐在疯人院长椅上的是自己。”

他从她身边缩开，模糊地意识到她在脱衣。她抽着第二支卷烟，用便携镜子检视着自己的腹部和乳房。她换上了一条血红色的短裙和无袖的金线女衬衫，待他沉入睡眠，她关灯离开房间，细高跟鞋敲击着阶梯。

几小时后的半夜，他听见她归来。车流声已经平寂，她和普罗克特争吵时的尖锐语调越过翻腾的草丛，清晰传来。流浪汉似乎是在抗议，埋怨她忘记给他带回什么。她来到房间里，打开了灯，醉醺醺地俯视着梅特兰。在明亮的光中，狂野的头发仿佛围绕她燃烧着，像是一轮疯狂的太阳。

她在罐子和锅之间磕碰出声，视线几乎无法聚焦。梅特兰不安地望着她。她的举止令他警惕，她也许心理失常，没准是一个来自布罗德摩尔精神病院的逃犯。照片中那家疗养院的病人或许不是简的母亲，而是她本人？他感到无力自保，只能倾听牌桌上化妆品跌落的声音。她在房间里摇摆行走，手中抓着一张揉皱的海报，曼森的脸被撕开了。当她递过来一个杯子，并扶住他的头时，发热的他带着感激饮用起来。

他被她喂给他的稀释的石蜡呛住了，急促喘息着。他一口吐进她的双手中，倒在床上干呕着。当姑娘端着一杯牛奶踉跄向他走来，冲着他的脸直笑，他试图躲开她。

普罗克特在她身后闯进了房间。他那件晚宴西装光亮的翻领在火光中如镜子般闪亮。他把简推到一边，在梅特兰身旁俯下身来，从他脸上把石蜡抹去。她对着普罗克特尖叫，当他将梅特兰背上楼梯，平放在潮湿的午夜草丛中时，她把沾着呕吐物的野战大衣扔在他们身后。

15 贿赂

早间的车流沿高速公路东向车道移动着，开启了新的一周。罗伯特·梅特兰坐在普罗克特当作家的防空掩体上，背靠弯曲的房顶，看着锐利的阳光切过驶入伦敦中心的车辆抛光的纤维素车身。此时八点刚过，在一夜的发热之后，凉爽的空气令他感到清爽。他的伤腿搁在身体前方，髌关节依旧僵硬，需要手术治疗，但大腿上的深度擦伤已经开始愈合。

虽然无力行走，梅特兰还是感到镇定和坚决。发热的最后一些症状已经消退了。梅特兰的胃里填满了普罗克特为他准备的粗劣食物——甜茶和引发惊人食欲、令他狼吞虎咽的冷掉的炸薯条，几块肥肉和卷心菜沙拉。他的口中和肺部依然充塞着石蜡味，但他呼吸着腿边野草丛的新鲜芳香。

他望着普罗克特清理掩体。这个梅特兰度过了昨夜的深窝，比一个大号的狗窝大不了多少，墙上挂着打了补丁的被子。梅特兰被流浪汉强有力的背部扛到这儿，迷迷糊糊地躺在门边的床垫上，普罗克特在他的窝里像一个辛勤而缺乏安全感的动物般来回走动。掩体里的一切都被锁在了被子和床垫下面的一系列木箱子里。在夜里，每当梅特兰开始干呕，试图吐出肺内充塞的石蜡时，普罗克特都在神经质地四处摸索，烦躁不安。他揭开被子的边角，又放下，寻找着一个被遗忘的小隔间。他最终找出了一只浅桶和一卷废棉花。他在梅特兰身边坐了一小时，擦拭他的眼睛和嘴。在夜晚高速公路反射来的光亮中，他的宽脸和脸上那一大片皱纹在梅特兰上方悬停，似乎属于一只焦虑的野兽。他整夜无休止地在他的窝里走动，连续进行着无意义的活动。在这个巢穴中，被子覆盖的地板与墙连为一体，似乎是为了磨灭和掩盖外部世界存在的所有证据而设计的。

梅特兰望着车流通过高速公路。路堤比他记忆中的似乎要更遥远，各地都在慢慢离他远去。相形之下，岛屿变得大了许多，被迅速生长的致密植物所覆盖。梅特兰在凉爽的清晨空气中打了个哆嗦。从掩体的门望进去，他能看见自己的晚宴西装挂在那件陈旧的紧身衣旁。

普罗克特的脑袋从窝里伸出来。他打量了梅特兰几秒钟，才走了出来。

梅特兰抱紧自己的双肩。“普罗克特——我冷。你有大衣吗？我不是想要我的晚宴西装。”

“啊……没有大衣。”普罗克特遗憾地说。他开始用强壮的手按摩梅特兰的双臂。梅特兰耐心地把她推开。

“听着——我需要穿点衣服。你不想我再发热吧？”

“别再发热了……”普罗克特看着自己腕上属于梅特兰的手表，似乎它发光的表盘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拔出发条钮，随机地拧动表针。满意之后，他把表拿给梅特兰看。新的时间设定似乎使他更舒服。“梅特兰先生不会再发热了。”他宣布，但片刻后，他走下掩体，到他的被子中翻找。他拿回了一条陈旧的羊毛披肩。

梅特兰将这件发黄的衣物披在自己酸痛的双肩上，忽略了它那种甜蜜、陈腐的气味。普罗克特的重心在两脚之间来回移动，似乎是在等待指令。尽管这个流浪汉会突然情绪狂暴，但依然是一个温和心善的人，带有一只体形巨大而头脑简单的动物与生俱来的尊严。

普罗克特将散落在掩体门外草丛中的石块踢走，开始练习他的体操动作，显然是想让梅特兰觉得他了不起。在一个笨拙的筋斗之后，他试图来一个粗糙的侧手翻，结果来了个倒栽葱。他坐在地上，检查手脚，似乎困惑它们为何辜负了他。

“普罗克特……”梅特兰小心选择用词，“我今天要离开这儿。我得回家——你明白吗？你在这儿有个家，而我也有个家。我有老婆，有儿子——他们需要我。听着，我对你的照顾表示感激……”

他意识到只有最后一句进入了流浪汉的意识，便停下了。

“听我说，普罗克特——我想让你帮我爬上路堤。现在就要！”

他对普罗克特伸出一只手臂，但流浪汉不自在地盯着废弃的电影院。“帮助梅特兰先生……但是怎么帮？梅特兰病了。”

梅特兰顽强地控制着怒火。“普罗克特，你很强壮，背得动我。帮我吧，我不会告诉警察你在这儿的。假如你再让我待在这儿，他们会把你带走的——把你关进一家诊所。你不想余生都待在监狱里吧？”

“不！”普罗克特激烈地喊出这个字。他小心环顾四周，似乎担心某个过路司机会听见他。“普罗克特不去监狱。”

“不去，”梅特兰表示赞同，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也令他精疲力竭，“我不想把你送进监狱。毕竟，你帮过我，普罗克特。”

“对的……”普罗克特连连点头，“普罗克特帮过梅特兰先生。”

“所以就对啦。”梅特兰用拐杖撑起自己，摇摇晃晃，感觉到大脑缺血。他想抓住普罗克特的肩膀，但流浪汉退后一步。梅特兰转朝高速公路路堤的方向。西向车道几乎空置，但中央隔离带的另一侧，三道车流驶向伦敦中心。

“普罗克特！来这儿——帮我一把！”

流浪汉固守原地，慢慢摇晃着起皱的巨大脑袋。“不……”他最后说出了口，盯着梅特兰衣衫褴褛的憔悴形象，仿佛已经不认识他，“简小姐……”

梅特兰还没来得及抗议，他已经转身走进高高的草丛，脑袋低垂在起伏的草叶下。

梅特兰呼吸着冷空气让自己复苏，用披肩裹紧胸口，独自出发前往路堤。普罗克特的拒绝施援，以及他对年轻女人显而易见的畏惧并不令他吃惊。他们是那个把他困在这座岛屿的荒诞阴谋的一部分，而如今已经是第五天了。他抽打身前的野草，带着他感受到的所有痛苦确认它们的茂盛长势。

即便是这样一次跨过岛屿的短暂旅途也令他精疲力竭。在那顿由残羹剩饭做成的可怜的早餐之后，他又饥肠辘辘。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削减他的部分力量。深深的草丛在他四周推撞着，像是充满敌意的人群。梅特兰不稳地摇摆着，坚持走过中央谷地。当他抵达锈蚀车辆散落成半圆形的废车场时，已经疲惫得几乎认不出撞毁的捷豹。

天空已经被云层遮蔽，冰冷的细雨在退却的阳光中洒落。梅特兰爬进车后座，这个他在岛上最初几天的家。他试图摩擦皮肤去温暖僵直的手臂，同时细细思量着普罗克特和简·谢泼德。他必须想出一种掌控他们的办法。他们随时可能会一起失去对他的兴趣，任他在这辆被焚烧过的车里死去。梅特兰抬头仰望路堤——不光坡度比他记忆中更陡，路肩和栏杆似乎也高了二十英尺。

首先，他需要贿赂物。他从车里爬出来，掏出了钥匙。他打开了后备厢。纸箱里还有最后三瓶白勃艮第。他取出一瓶在披肩内藏好，锁上后备厢，走向普罗克特的窝。

掩体的门锁上了。梅特兰重新穿过岛屿后气喘吁吁，在细雨中靠拐杖支撑着自己。流浪汉蹲在支路路肩排水沟边，耐心地用一个铁皮桶接着从他头顶七十英尺高的道路指示牌上滴落的水珠。

他像一只巨大的鼯鼠穿过草丛，走向掩体，这时他看见了梅特兰。他腰带上晃荡着两个铁皮饭盒，右手抓着差不多半打弹簧捕鼠器。一对小老鼠挂在捕鼠器的架子上，长尾巴摆到了一起。梅特兰看着它们，想起了爬过腿上的那只受伤的老鼠。普罗克特应该就是用这些

野地里的啮齿动物补充他贫乏的食谱，但他在某处有其他食品来源。一旦梅特兰找到这些来源，在岛上的逗留便会更有保证。

“普罗克特——我需要食物。要是没吃的，我很快就要晕倒了。”

流浪汉小心地盯着他。他抬起了捕鼠器，但梅特兰摇摇头。

“没有吃的。”普罗克特干脆地说。

“胡说——我们吃过早餐了。肉、土豆、沙拉——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普罗克特的眼神正在飘远，似乎即将失去对话的兴趣。梅特兰从披肩里把瓶子抽出来。“酒，普罗克特——酒换食物。让我们交换吧。”

他把瓶子递给流浪汉，对方把瓶塞凑到鼻子底下，嗅着金属箔。

“好吧——普罗克特带你去有食物的地方。”

16 食源

他们沿中央山谷走向立交桥。梅特兰笨拙地拄着拐杖摇摆行走，希望自己能把手腿卸下扔掉。普罗克特匆匆前行，水平弓着腰，保持在草丛下方。他故意寻找着草势最高的区域，仿佛走在他无数次穿越岛屿打通的隐形走廊中让他最轻松自在。

他们到达了立交桥下面的金属网栅栏。他们如游泳者上岸般从草丛中出现，普罗克特犹豫地盯着他们周围的混凝土护墙。被放大的车流轰鸣令他不安，离开了岛屿的避难所和摇曳的绿色海洋似乎令他感到困惑。梅特兰注意到流浪汉在晃动着脑袋，似乎很难聚焦到任何远处的物体上，他像鸟类一样，需要依靠观察静态视觉背景中物体的简短快速运动。梅特兰看着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半盲的杂技演员，虹膜正被恶化中的白内障所阻挡，再也看不见周边的车流，独自生活在只被汽车引擎的低吼、车胎的哼声和刹车的尖叫所定义的被遗忘的世界。正如梅特兰所见，对普罗克特来说，深深的草丛是他赖以生存的媒质。他满是伤疤的双手感受着柔软的草茎，解读着周围翻腾的激流。他想象着在车祸发生几秒钟后，普罗克特从窝中出现，通过观看一系列令人警醒的涟漪感受着捷豹的碰撞。

普罗克特轻推他的手臂，一头扎进立交桥下油腻的阴影中，匆匆走向金属网的南端。他爬上了路肩低矮的斜坡，俯卧下来，脸紧贴着栅栏，扭头对梅特兰示意，将他召到了斜坡上。

梅特兰趴在流浪汉身边，看着他伤疤累累的手指强行伸过钢丝网。在暗淡的灯光下，梅特兰能看见在一堆卡车轮胎上有一团三英尺高、形状模糊、闪着微光的粘乎乎的物体。这堆泥状物的最近一角已经从网格中冒了出来。普罗克特尽力用穿过栅栏的手指从油腻的雪崩中摘取着成片的湿面包、成团的肥肉和蔬菜碎片。

梅特兰推断这个违法垃圾堆属于附近某个餐馆或食品市场。普罗克特从腰带上解下了饭盒，把饭盒抛光的内壁展示给梅特兰，意思是说明它们有多干净。他已经拿到了两片湿面包和一小块牛软骨。虽然他禁止自己立刻进食，但还是满足地舔着手指。他示意梅特兰靠近些，塞了一个饭盒给他。

梅特兰盯着普罗克特饭盒中的食物残渣，终于知道了普罗克特是从何处找到他们清早的那餐饭。他没有感到厌恶，只是单纯觉得流浪汉可怜。虽然自己有伤，但普罗克特身体受到的侮辱似乎要大得多。

他等待着普罗克特，试图想出能把流浪汉和自己都救出的方法。软绵绵的食物在立交桥下昏暗的光中闪烁。

当他们回到普罗克特的窝时，雨已经停了。梅特兰坐在掩体上望着经过的车流。高峰已经过去了，但轿车和巴士组成的涓涓细流依然在阳光下流动。

普罗克特快乐地蹲下，望着两个饭盒里的残羹，准备吃这顿提前的午餐。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了决定，将多的那份递给了梅特兰，示意他吃。他用折刀拔掉软木塞，尽管慷慨，他显然并不打算和梅特兰分享酒。

“梅特兰先生，吃吧，”普罗克特坚定地说着，食指大动地一头扎进残羹中，“今天的吃食不错，对梅特兰的腿有好处。”

他把酒瓶抬到唇间。

普罗克特十分钟后便醉了。虽然他只不过喝了三分之一瓶，但这一点酒精已经穿透了他的脑子，踢翻了它脆弱的支持。他滚来滚去，欢乐地自言自语，脸上扭出怪诞的表情。他看见梅特兰未碰的食品，便挪动过来，迷迷糊糊地打手势。

“普罗克特，你想吃吗？”梅特兰问道，“我肯定它们味道不错。”

流浪汉在旁边翻滚，口中淌出酒液。他打了一通手势，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拿走梅特兰的食物，但过了一阵，他便抓住了饭盒，把泡烂的残羹大把塞进嘴里。他不时碰碰梅特兰的手臂和肩膀，似乎是在模糊的意识中辨认他。他在梅特兰身边坐着，显然乐于有后者为友。

“待在岛上不错，是吧，普罗克特？”梅特兰说。他突然涌起一阵对流浪汉的友爱之情。

“不错……”普罗克特呆滞地点头。大部分酒正在沿着他颧骨和下巴上的皱纹流淌。他伸出一只手臂搂住梅特兰的肩，感受着这个新朋友。

“普罗克特，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啊……绝不离开。”普罗克特把瓶子抬到嘴边，随即又放下，悲伤地盯着土地，“普罗克特无处可去。”

“倒也是。”梅特兰望着普罗克特轻抚他的肩膀，“就没有任何人能照顾你吗——家人或者朋友？”

普罗克特茫然望向天空，似乎是在揣测这个问题的深度。他斜靠着梅特兰，像个酒吧醉鬼抓住他的双肩，用狡诈的幽默说：“梅特兰先生是普罗克特的朋友。”

“对，我是你的朋友。我当然必须是，对吧？”当流浪汉挠着他的肩膀时，梅特兰能感到他所有的不安，以及对他最后的藏身之处——这片恰巧位于这座异化之城中心的土地——可能会被夺走的恐惧。与此同时，梅特兰猜想流浪汉的意识正在消散，同时模糊地感觉到自己需要帮助和友谊。

“普罗克特需要一个……朋友。”他咳出一点酒。

“我想也是。”梅特兰吃力起身。他把左腿从普罗克特的拥抱中抽出来。普罗克特滚到掩体边靠着墙，抱着酒瓶独自微笑。

梅特兰蹒跚离开，穿过中央谷地走向岛屿北侧的高地。视野内的车流缓解了他的饥饿。他感到头重脚轻，但他的心神是镇定的。他观察着过去五天当作家园的绿色三角。它的洼地和洞穴、隆起和小丘，对他来说已经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穿过它，就像是跟随脑内的一条轮廓线前进。

草丛一片沉寂，在周围几乎静止不动。他如同一个牧羊人和一群沉默的羊群伫立着，想起在精神失常时对自己呓语的那个奇怪句子：我是岛屿。

十分钟后，当他走到废车场时，一辆橙色丰田旅行车从立交桥的隧道中驶出，沿着西向支路匀速前进，明亮的车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梅特兰看见了栏杆后面司机的脸，一个有着高鼻梁和坚实嘴形的金发女人。她小巧但有力的双手放在方向盘顶部，一种特有的姿势。

“凯瑟琳……！ 停车……！”梅特兰大喊。这辆无疑属于他妻子的车在接近一辆机场巴士后慢了下来。梅特兰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否是饥饿导致的幻觉，他摇晃着迅速穿过草丛。他停下来要挥舞拐杖，却绊了一跤摔倒在地。当他爬起身来对着草丛怒喝时，车已经加速驶远了。

梅特兰朝高速公路背过身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凯瑟琳已经去过办公室，应该是和他的两个合伙人商议他失踪的情况。这意味着他们中无人意识到他出了车祸，撞进了他们从窗户便能见到的一小片废土。

梅特兰抓紧金属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向防空掩体。看来，在体力耗尽之前，他应该强行爬上路堤。

离掩体五十英尺处，他听见简·谢泼德的叫喊：“快，普罗克特——马上！这和他没关系。在他来之前穿上。”

17 决斗

梅特兰走近防空掩体，只见普罗克特和年轻女人正在入口边的露天区域来回蹦跳。普罗克特步履踉跄，大手依旧抓着半空的酒瓶。他的双脚在梅特兰的手提箱盖内外磕磕绊绊——显然是简在搜寻他的钱包时把箱子取了出来。

当高大的梅特兰拄着拐杖摇摆着接近时，普罗克特躲开了。他已经脱掉了拼缝的牛仔裤，勉强把双腿塞进了梅特兰的晚礼裤。空气中悬着大麻的甜蜜气息。简跪在普罗克特脚边试图把裤子提起来，口中一小截松散的烟蒂飘出烟雾。

普罗克特撸起晚宴西装的袖子，把简从备用礼服衬衫上撕下来的一对袖口系在手腕上。花衬衫的领子和围兜已经绕在了他脖子上。他从嘴上擦去酒液，独自傻笑，黑领结在一只耳朵下方俏皮地突出着。

“这就对了！你算是打扮起来了！”简退后几步打量她的手艺，享受着这个酒侍醉醺醺的滑稽剧。她转头给了梅特兰一个并不有趣的微笑，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

“别这么严肃，梅特兰先生。来和我们一起吧——我们正在开派对。”

“我看出来了。谁是嘉宾？”

梅特兰摇晃着向前，用金属拐杖击打普罗克特站立不稳的双腿。普罗克特踉跄着倒退，抱着酒瓶和善地咧嘴笑。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每条纹路都被自身的血管照亮了，成了一张小丑的面具。他抬头用一种含着骄傲和媚骨的表情看着梅特兰，浑浊不清的意识混杂着敌意与希望得到梅特兰认可的迫切需求。他抬起瓶子祝酒，然后困倦无神地靠在掩体弯曲的墙上。他过度鼓胀的腹部把裤腰的纽扣崩掉了。他愉

悦地提着裤子，简在他周围起舞，打着响指。她依然穿着前夜的妖艳装束，高跟鞋在遍布石头的地面上磕磕碰碰。

“来呀！”她对梅特兰高呼，“别总是拉长脸。你还不会享乐！”她半开玩笑地拍打梅特兰的脑袋，“老天，看看你们两个！”

梅特兰平静地看着他们耍弄自己，女孩催促普罗克特往他身上洒酒。普罗克特在崩开的晚宴西装中踉跄，黑领结被推到了后脖颈，袖口从手腕处掉了下来。

“来啊，你得为我跳舞！”简冲着梅特兰喊，“跳个单腿舞！普罗克特，让他给我跳！”

普罗克特踉跄撞上梅特兰，目光已经涣散。简弯腰继续在手提箱里翻找。

“这儿有封信——是个女医生写的。但我得说，他们不算是医患关系。普罗克特，听我给你念……”

梅特兰迈步向前，推开普罗克特，流浪汉酸臭的吐息直扑脸上。普罗克特向后跌倒，撞在掩体上，喷出一口酒。他无助地坐在地上。正当简准备把箱子翻倒过来时，梅特兰抬起拐杖，插到打开的箱盖中，把箱子从她手中打下。她大吃一惊，愤怒地蜷到一边。

“你他妈这是在搞什么——？”

“对！”梅特兰面无表情地抬起拐杖，示意她别碰箱子。她贴着地面退后，指着斜躺的普罗克特。

“等他醒了……相信我，他会——”

“他什么也不会做的。相信我。”

梅特兰向普罗克特走去。流浪汉仰望着他，为自己的醉态感到尴尬。他试图摆正耳朵下方的领结，对梅特兰报以歉意的微笑。当梅特兰站在他身前解开裤扣时，他面无表情地等待着。

尿液溅上普罗克特的脸，他抬起了满是伤疤的手，盯着喷溅在手掌上然后顺晚宴西装衣领流下的琥珀色液体。他动弹不得，顺从地望着梅特兰。喷射的尿液击打着流浪汉的嘴和双眼，在他的双肩泛着沫子。温热的尿液滴在他周围的尘土上起泡翻腾。

梅特兰从容结束他的举动。普罗克特侧卧在一摊尿液中动弹不得，眼光低垂。他试图用一只手清理晚宴西装，悲伤地拂着衣领。

梅特兰不理普罗克特，转身朝向年轻女人，她一动不动地看完了方才上演的一幕。他指着从手提箱里散落满地的物品。

“怎么样，简？现在，把东西都收拾起来。”

她毫不迟疑地跪在了箱子边，迅速地把西装、皮鞋和浴巾放进回原处。她酒醒了，平静地盯着梅特兰。

“这件事他不会忘的。”

“他本来也没有打算忘。”梅特兰等她锁上箱子，向她指指电影院的方向，“我们回你的房间。”

简站在原地，用锐利的目光在梅特兰胡须浓密的脸上寻找发热的迹象，梅特兰伸出手想拍拍她的头。她敏捷地后退了。

“我不会帮你离开这儿的。”

“没关系。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想离开这儿。至少现在不想。”

他没有对消极地躺在尿液中的普罗克特多看上一眼，便跟在年轻女人身后摇晃前行了。她走在前面，低着头，拎着手提箱。

18 五镑

“灯在哪儿？让这个小地狱有点光吧。”

梅特兰强硬地挤进渐暗的地下室房间，几乎压伤了简的肩膀。他坐在散乱的床上，伤腿伸直，像是一根破烂的柱子。他右手握着拐杖，敲了敲地面。

“把炉子也点上。我想要些热水。你给我洗洗。”

简疲惫地望望梅特兰，开始忙碌。她从楼梯间的五十加仑水箱里接了一锅水，安起石蜡灶，点亮了火焰。

“对那个老傻子做那样的事，太过分了。”

“就得这样。”梅特兰说，“我不打算被一个老流浪汉兼逃跑的精神病人捉弄。”

“但还是太过分了，你肯定是个真正的恶棍。”

梅特兰不再接话。他狂暴的新角色，虽然完全是计划好的，但还是彻底制伏了年轻女人。他脱下衬衫，双臂和胸口满是油污和伤痕。

“你该收拾一下这个房间，”他告诉姑娘，“你是在这儿流产的吗？”

“和这个房间毫无关系！”她在愤懑中站起身来。在一阵努力之后，她止住了怒气，“你想拿我的负罪感来说事吗？这就是你现在的大计谋吗？”

“看起来这么明显吗，我很高兴。”

“哦，别这样。没你往伤口里捅双刃剑，我也已经够难受的了。”

梅特兰踢踢旅行箱，箱中的锅发出响动。“我需要吃的，看看你有什么吧。别再给我吃那种婴儿食品了。我可不想扮演你的宝宝。”

姑娘被刺痛了，反唇相讥：“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我把你留在这儿的原因。”

“我不会觉得意外。我不是想嘲笑你那些脆弱的小伤感，它们要是用对地方还是挺好的，但我还有别的事。一，二，三，我想离开。”

简把肮脏的礼服衬衫卷起来。“我会帮你洗洗这件。听着，当我准备好了之后，我会寻求帮助的。你一直都只为自己着想——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也有我的问题吗？”

“和警察的问题？”

“对啊！和警察！”她狂暴地从床下拖出一只金属桶，把热水倒进去。

“是什么事呢？”梅特兰问道，“毒品，堕胎——还是说你从青少年拘留所里逃出来了？”

简停下了，双手在水中一动不动。

“聪明，”她安静地评论道，“你工作上应该非常成功，梅特兰先生——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不算好，我猜。”她随即绵软无力地补充道，“我借了些钱。从我丈夫的一个朋友那儿。事实上，是一大笔钱。狗杂种。”

她开始为梅特兰擦身，给他满是伤痕的皮肤打上肥皂。洗完之后，她找出一柄美容剃刀，为他刮了胡须。梅特兰坐在床边，享受着如同顺服的小鸟般的小手在他皮肤上游移时的轻柔压力。对这个年轻女人的羞辱、对她带着负罪感的混乱情感的耍弄，以及一种她从未料到的能来自他的嘲笑，都给他带来了愉悦，这令他自己感到吃惊，虽然只是轻微的吃惊。相形之下，他对普罗克特的羞辱是完全计划好

的，他已经用自己能做到的最粗俗的方式让老流浪汉丢了脸。这一残忍的举动也给了他某种愉悦。他在暴力对抗中得到了乐趣，知道自己能令二人臣服于他。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对普罗克特和年轻女人的报复，虽然他很清楚，他们两个人，从某种矛盾的逻辑上看，其实对被虐都表示满足。梅特兰的狂暴满足了他们的期待，满足了他们对自己意识不清的估量。梅特兰因为发现自己享受这些小小的残忍而感到对自我的不信任，但他依然蓄意放纵着自己。他既然已经断定生存最重要，便会利用自己的这种残忍性格，如同先前利用他的自怜和蔑视一样。凌驾于老流浪汉和这个任性的年轻女人之上，是最重要的。

他让姑娘用毛巾帮他擦干身体。她的双手在伤痕间行驶，令他心旷神怡。

“你父亲怎么样？”他问她，“他能帮你吗？”

“他已经不是我父亲了。我不想他。”她盯着从楼梯间射下的阳光，双手以形似共济会握手的方式交握，“自杀是……一种暗示性的举动，它会在家庭中传播，你懂吗。当你的家庭里有人到达了那种状态，也就是他们不能直接自杀了结，而是带着这个想法活好几年——真的不紧不慢，似乎是在准备一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那样的话，很难不从他们的角度来审视你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会担心自己的心神。”

她无畏地猛然站起身。“来，都脱了，让我帮你彻底洗洗。然后我们吃点东西，接下来我要操你。”

梅特兰被姑娘擦洗完毕后，穿着她的浴衣躺在床上。他感到清新复苏。方才他赤裸站立在楼梯间里，简用她强壮的双手在他的双腿和腹部忙碌，擦洗着伤痕和油污。她准备一餐便饭时，他望着她在房间里走动，对这个家居环境感到开心。她取出烟具，给自己卷了一支烟。

“简，你大麻抽得太多了。”

“对性交有帮助……”

她开始吸入烟雾。当他们吃完饭，房间里已经烟雾弥漫，梅特兰感到上岛以来的第一次放松。她脱掉裙子，在他身边躺下，把头枕在枕头上和他的头靠在一起。她给梅特兰递上卷得松散的烟，但他已经进入了愉悦的恍惚。

“真不错……”她深深吸入一口烟，抓住他的手，“你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听起来可能奇怪，但这一回，我不是那么急于逃离这儿了……简，你晚上都在干什么？”

“我在一家俱乐部工作——应该说，某种俱乐部。我不时会在公路上找个人。那又怎么样？肮脏，是吗？”

“有点儿。你为什么不理顺一下生活，找个人重新开始？”

“哦，拜托……你为什么不理顺一下你的生活？你的问题要多一百倍。你老婆，那个女医生——在你撞车到这儿之前，你就生活在一个岛上了。”

她转头面向他。“好吧，梅特兰先生。我想我最好脱衣服了——我觉得你干不成那事儿。”

梅特兰顺从地躺着，手放在她臀部。她脱衣服的时候，情绪发生了一个奇怪的转变。她快活的微笑退去了。对自己裸体的注意似乎拉开了她和梅特兰的距离，就像是某种本能的防备开始生效。她跨跪在他身上，尖硬的双膝挤压着他的胸壁。梅特兰抬起手安抚她，但她躲开了，用生硬的口气厉声说：

“不是这样的。首先，我要钱。快，拿钱换性。”

“简……看在老天的分上。”

“跟老天无关——我不是为了他或者其他人而操你。”她把他的钱包递给他，“五镑——我要五镑。”

“简，全拿走。你可以都拿走。”

“五镑！”她用双手抓住他的双肩，指甲撕扯着他带伤的皮肤，“赶快——我每周任何一个晚上都能在公路上挣到十镑！”

“简，你的脸——它……”

“别管我的脸！”

梅特兰对这阵爆发摸不着头脑，他急急打开钱包，数出几张一镑纸钞，她一把夺走，塞到枕头底下。

当她跨坐在他身上时，梅特兰抓住她的双乳。他试图记住这次性交中的每一处压力和运动，以及穿透他身体中每一根超负荷的神经的高潮。他接受了这个年轻女人伪装游戏的规则，为它所暗含的自由感到高兴，这种自由让他们免于对彼此做出任何承诺。在与凯瑟琳、他的母亲，甚至海伦·费尔法克斯的关系中，还有童年那一千零一种满含情感的交易中，假如他在它们那价格高昂的收款台前付出一些中立的货币、硬通的现金，它们本会变得可以忍耐一些。他不再指望这个姑娘帮他逃离岛屿，他在利用她，出于他以前绝不会接受的动机，为了脱离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的妻子和朋友、他们所有的喜爱和索要，为了永远漂泊在他自我意识的空城之中。

然而，在他们简短的性交结束时，简·谢泼德伸手从枕头下面抽出了五英镑钞票。她理理头发，因为大腿的酸痛露出痛苦的表情。梅特兰迟疑之时，她从他手中取走了钞票，把它们塞回了他的钱包。

19 野兽与骑士

“等等，普罗克特！在这儿停下！”

梅特兰从普罗克特背上的有利位置望着岛屿的中央山谷。在下午的巡逻中，他们到达过废车场南边废弃的教堂墓地。在此，梅特兰可以对整个岛屿一览无余，从立交桥下的网格栅栏到西边的尖端。两条高速公路的混凝土交会处在阳光下闪烁着，如同一座标致的雕塑，梅特兰经常想象把它的高台作为一座令人愉悦的屋顶花园。

在他身下，普罗克特耐心地靠着一座倾斜的墓碑。他一只手抱住梅特兰没受伤的那条腿，把这个瘸了腿的男人扛在他宽阔的背上。他起皱的脸挤压着十九世纪碑文年深日久的字母，梅特兰注意到他正用带着伤痕的双唇偷偷地触碰字母。普罗克特汗水的甜蜜气息在静止的空气中升起，像是一只被打理干净的家畜会发出的气味。梅特兰用左手抓住普罗克特晚宴西装的领子，他的右手抓着金属拐杖，把它举起来指向岛上引起他注意的地貌。他用拐杖平直的一端轻敲普罗克特，便能驾驭他在岛上行走。

在迅速张望了午后的车流——一条由轿车、机场巴士和油罐车组成的时断时续的小溪——之后，梅特兰重新对着西方望去。这个瞭望哨，他每天都会来几次。他从此处能发现是否有入侵者来到了岛上。另外，到目前为止，他还未能发现简·谢泼德的逃跑路线——在支路路堤某处应有一条用旧了的通道。

“好吧，普罗克特——继续吧。抄小路回捷豹那儿。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摔着我，我不想又摔断另一条该死的腿。”

普罗克特发出一阵吵闹的咕哝，开始回程。他把背上的梅特兰稳住，在前方深深的草丛中搜寻着，找到了通向前方昔日道路的残破的

教堂墓地台阶。当他们穿过草丛时，普罗克特用满是伤疤的手指引着自己，他粗壮而敏感的手指感受着草茎的密度、湿度和角度，取舍着，选择了另一条常用的走廊。

“普罗克特，我让你抄小路。”梅特兰用拐杖轻敲流浪汉的脑袋，示意一条通向一座陡峭小山丘的道路。普罗克特忽视了这一指令。他很清楚，这条小路可能会把梅特兰清楚地暴露在过路司机眼中。他另找的一条路更漫长曲折，被荨麻丛和废墙遮蔽得很好。

梅特兰无言地接受了这次绕道。他已经驯服了老流浪汉，但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的协定，那就是普罗克特不会帮助他逃离。他在流浪汉背上左右摇晃，像一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般用拐杖保持着平衡。他的右腿就像一柄断剑无用的剑鞘，拖曳在他们身后。

普罗克特带着粗重的喘息艰难走向废车场。梅特兰发现，要是没有这头负重的野兽，在岛上想要走动一下都困难重重。自打他上次与普罗克特对抗后连下了六天暴雨，四处的荨麻和野草、接骨木和低矮的灌木都长高了。虽然梅特兰大腿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但他如今虚弱了许多。在断断续续的发热和不洁食物的共同作用下，他的体重已经减轻了二十多磅，普罗克特能够毫无困难地扛起他曾经庞大的身躯。梅特兰能感觉到大腿和骨盆的骨骼从肌肉层下面探出来——他的骨架出来向他致意了。用简·谢泼德的旅行镜子刮胡子时，他会按压颧骨和颌骨。这些骨头正在重组，形成一张小而棱角分明的脸，上面瞪着一双疲惫但凶狠的眼睛。

虽然体力渐衰，但梅特兰感到自信和清醒。雨停之后他就能继续计划逃脱。下着冰冷暴雨的过去两天，他坐在地下室里的石蜡炉边消磨时间，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无法爬上泥水流淌的斜坡。

梅特兰抬头望向逐渐干燥的路堤。在等待简·谢泼德重新出现——她最终于今晨归来——的孤独的两天之后，有一面单薄却清晰的精神屏障把他和过往车流隔离开来。他刻意去想他的妻子、儿子和海伦·费

尔法克斯，在脑海中展现他们的面容。但他们变得日渐遥远，就像白城上空遥远的云彩一样退去。

当他们抵达废车场时，他抓紧普罗克特的后背。普罗克特咕哝着，在草丛中的轮胎之间寻找道路。梅特兰意识到他和普罗克特、简·谢泼德的冲突发生在它可能发生的最后一刻。在一周的疾病和食不果腹后，他如今已经不可能与他们对抗了。

“好——在这儿放我下来吧。悠着点儿……！”

梅特兰用拐杖轻敲普罗克特的脑袋。虽然这显得心胸狭窄，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乐于刁难这个流浪汉。他对顺着普罗克特脖子延伸的一条银色伤痕又补了一击。他刻意保持自己的怒气和暴躁，鼓励自己去玩味这些惩罚。一旦他放松下来，便会被普罗克特消灭。

普罗克特弓起他巨大的弯曲的背部，把梅特兰放到捷豹后面的地上。他谦恭地望着梅特兰，但依然警觉地等候任何一招错棋。梅特兰在右臂下支好拐杖，一只手放到普罗克特的脑袋上支撑着自己，僵直地向撞毁车辆的尾部走去。捷豹如今已被周围长高的野草遮蔽，发黑的地面了无踪影。

梅特兰逃避着普罗克特的目光，调整自己的面容，不露出任何表情。他的一个希望是有人来检查过这辆车，一个公路官员或是养路工人，也许会把车牌号码告知一位警觉的警察。

梅特兰把视线移进狼藉的车内，看了看烧毁的前座和仪表板。没有人动过沾着机油的毛巾和空瓶子。梅特兰抓住车顶排水槽，用手掌贴紧锋利的边缘，希望能撑起自己。

令他吃惊的是，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壮得多。有那么几秒钟，他没有靠拐杖就把自己撑了起来。他的右腿髌关节处依然僵直，但能承受住他的体重，以左腿为支撑，他几乎就可以走动了。他决定隐藏自己康复的程度。简和普罗克特相信他是个瘸子，对他的计划更有利。

“好吧——咱们来看看能给你点什么。”

梅特兰示意普罗克特让路，然后打开了后备厢。普罗克特用狡猾而期待的目光盯着他，似乎在耐心等待梅特兰犯错误。有那么几次，他好像是在邀请梅特兰用拐杖揍他，似乎很了解梅特兰能在惩罚他的过程中得到预期的愉悦，他希望梅特兰养成一种真正的趣味，然后永不希望离开这座岛屿。

只有年轻女人购买的区区几件礼物——在附近超市购买的一条切片面包和一罐压缩猪肉——能继续控制普罗克特。几瓶廉价红酒亦树立了梅特兰的权威。普罗克特对这种酒又惧又爱——在很多夜晚，当他将梅特兰背到年轻女人的地下室房间，都会穿着晚宴西装回来。梅特兰会给他一杯这种易上头的饮料，然后把瓶子给他。普罗克特回到他的窝里休息，在那儿，他几分钟之后便会喝醉。当梅特兰在年轻女人身边躺倒，和她抽一支卷烟的时候，他们会听见普罗克特吹小号般的人声穿过细语的草丛，绿色竖琴的悲叹和着他鼯鼠般的深沉音乐。

当梅特兰打开瓶塞时，普罗克特满怀期盼等候着。后备厢对于普罗克特来说是一个盛满非凡赏金的羊角——一双厚重的橡胶套鞋；一对仿玉袖扣，是梅特兰想不起前一对放在哪儿之后在巴黎买的；一份老旧的《生活》杂志——普罗克特每拿走一件东西，都像是到手一件无价而神秘的珍宝。梅特兰望着普罗克特，确信这个人在一生中不曾从别人那儿收到过什么，而他凌驾于流浪汉之上的地位源自在晚上给出的酒，也来自“给”的这个动作。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省略礼物本身，只是维持行为，设计出一种基于手势和态度的虚拟货币。

梅特兰望着后备厢内部。除了车用工具箱几乎不剩什么了，而工具箱是一件他不愿送出的礼物。逃脱时，这些工具也许还会用得上。

“看起来什么也不剩了，普罗克特。轮胎扳手对你来说没什么用。”

普罗克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他的脸是一个遍布皱纹的星球。他酝酿着迎来所期待的高潮，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不能接受橱柜空空。他的面容变换着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表情——贪婪、耐心、需要。他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挤靠着梅特兰，用一种并不那么友好的方式轻推他。

这是对流浪汉的仁慈招来的报复，这讽刺的一幕令梅特兰感到不安——用棍棒敲打他的脖子时，普罗克特是多么顺从——梅特兰把手探进装着酒的纸箱。还剩两瓶勃艮第。他本来计划都留给自己，继续让简购买廉价的西班牙干红葡萄酒给流浪汉。

“好吧，普罗克特。给你一瓶这个，但晚上之前别喝。”

他把瓶子递给流浪汉，后者紧紧抓住他，手臂因激动而颤抖。那一刻，他似乎忽略了梅特兰和废车的存在。

梅特兰静静观望他，抚弄着拐杖。

“你需要我帮你控制定量，普罗克特——别忘了。我已经改变了你生活的全部秩序。酒是拿来吃饭时喝的，衣服是晚餐时穿的——你太心急，不好驾驭……”

在骑着普罗克特回到防空掩体的路上，梅特兰仰望着立交桥高高的堤道。在下了几天的雨后，混凝土已经迅速晾干，横跨天空的白色侧壁就像是某座空中巨殿的大墙。在大桥下面是通往西路立交桥的道路，一座由上升坡道和支路构成的迷宫。梅特兰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异类星球，它的居民——一个专职建设高速公路的种族——早已消失，他们把这片混凝土的荒野遗赠给了他。

“如今可以走了……”他轻轻地自言自语，“可以走了……”

他靠着防空掩体的墙坐着，身裹黄披肩，在阳光下休息。普罗克特在几英尺外蹲着，准备打开属于他的那瓶勃艮第。他先是举行了一

个简短但虔诚的仪式，在享用梅特兰给他的所有肉罐头和饼干前他都这么做。他用刀从瓶子上把标签刮下来，把褪色的纸撕成碎片。梅特兰把捷豹后备厢中一本三年前的《生活》杂志送给流浪汉，希望其中的大幅照片能让普罗克特把注意力转到岛屿外的世界，但他看到的是杂志化为一堆细碎的纸屑。

“你不喜欢文字，对吧，普罗克特。你甚至忘记了该怎么说话。”

普罗克特的视力也是如此。梅特兰相信他不会全盲，但他在岛屿灌木丛中的安全地带会更习惯依靠带伤疤的手指的触觉。

梅特兰转向支路的沉箱，他曾在它白色的混凝土表面写下自己迷乱的留言。

他打了个响指，为突然意识到能很快逃跑而兴奋。他像一个校长般抬起拐杖，指向了普罗克特。

“普罗克特，我要教你读写。”

20 岛屿的命名

梅特兰坐在沉箱边潮湿的地上，望着普罗克特像个愉快的小孩般在混凝土表面忙碌。才半个小时不到，不情愿的小学生已经变成了勤奋的学徒。他写第一个字母时歪斜的字体渐渐变得强壮有力。他用双手重重地在混凝土斜坡上书写，把他的A和X并排刻出来。

“很好，普罗克特，你学得很快。”梅特兰对他表示祝贺。他因为普罗克特的成就而感到一阵油然而生的骄傲，这种愉悦在教儿子下棋时也体验过。“这是个伟大的发明——我们为什么不同时用两只手写字呢？”

普罗克特愉快地看着他的成就，梅特兰又给了他两支从简·谢泼德的房间里拿来的化妆笔。普罗克特抓住梅特兰的手臂，仿佛是要表达要认真做回学生的决心。刚开始的时候，当梅特兰写下字母表的前几个字母时，流浪汉甚至拒绝看上一眼，畏缩着，就好像它们带着某种威吓性的可怕诅咒。十分钟的劝说之后，他克服了恐惧，沉箱下半部的表面上盖满了一笔一画的字母。

梅特兰站到普罗克特身边。“不用花多长时间，对吧——这些年你全都虚度了……现在，让我教你写几个字。你想让我先写什么——马戏团，杂技演员？”

普罗克特嘴唇无声翕动。他害羞地打着结巴：“普……普……普罗克特……”

“你自己的名字？当然，我没想到。这是个特殊的时刻。”梅特兰拍拍他的背，“现在看着。我要你把这些字母复制到三英尺高的地方。”

他从普罗克特手中取过蜡笔开始写：

梅特兰 求救

“普……普……普罗克特……”他用手指沿这些字母移动，口中重复着，“这是你的名字。现在，用很大的字母抄写一遍。记住，这是你第一次写下你的名字。”

流浪汉盯着梅特兰用蜡笔写下的字母，眼含骄傲的泪水，似乎是希望把它们永远镌刻在自己正在衰老的大脑中。他开始用双手在混凝土上涂抹出字母。他写的每个词都始于词中央，朝左右扩展。

“再写一遍，普罗克特！”梅特兰在一辆卡车沿支路爬升的轰鸣中叫喊着，流浪汉在激动中把字母歪扭着写成了一堆无法解读的乱麻，“再写一遍！”

普罗克特被自己的热情感染了，忽略了梅特兰。他在混凝土上潦草地写着，把梅特兰名字的不同部分混合起来，高兴地把字母写成了通向地面的彩条，似乎是决意要把岛屿的每一寸土地写满他所认为的自己的名字。

他最终满足了，蹒跚地离开了墙，在梅特兰身边坐下，凝视着自己的手艺。

“老天爷……”梅特兰疲惫地把头歪在拐杖上。诡计已经失败，部分原因是他没有考虑普罗克特过分的感恩之情。

“很棒。普罗克特——我会教你更多的词。”当流浪汉最终安定下来，梅特兰倾斜身体，带着故意的狡猾轻声说，“新词，普罗克特——就像‘操’和‘屎’。你会喜欢写这些，对吧？”

普罗克特紧张地窃笑着，梅特兰小心写下了：

求救 车祸 警察

他望着普罗克特不情愿地抄写这些词。后者只用一只手写，另一只手盖住刚写下的字母，似乎是害怕被抓住。他很快便放弃了，用手背擦掉了留言，并往五彩的混凝土上吐唾沫。

“普罗克特！”梅特兰企图制止他，“没人能看见你！”

普罗克特把蜡笔扔在地上。他带着持续的骄傲观看梅特兰名字蔓延出来的碎片，然后坐在了草上。梅特兰意识到普罗克特只对墙上写脏字感到短暂的愉悦，然后便认为这是孩子气的行为，不愿继续。

21 谵妄

梅特兰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他抓住普罗克特的肩膀，二人走上回程，穿过岛屿。弓着腰的野兽和苍白的骑行者漫游过翻腾的草丛。梅特兰偶尔打起精神，直起身抓紧金属拐杖。为了保持清醒，他一感觉有丝毫的颠簸或迟疑便会斥责和击打普罗克特。流浪汉费力前行，似乎这种没有意义的岛上旅行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让伤员复原的方法。他不时故意暴露脖子上已经发炎的伤疤，将它奉献给梅特兰，希望他能通过折磨它来振奋自己。

他们第三次穿过岛屿之后又来到了废车场，普罗克特放下了梅特兰。后者虚弱地跌坐在草地上。流浪汉用强有力的双手把他提起来，把他放在捷豹的后挡泥板边上靠着，然后摇摇梅特兰的双肩，试图找到他注意力的焦点。

梅特兰转头背朝车流。在下午热气的折射中，高速公路似乎在扭转、浮现，随着轮胎和引擎的噪声震颤。他看着普罗克特在废车场里漫步，从皮带上取下捕鼠夹，将它们安置在废车之中。在一辆侧翻的出租车蒙尘的车顶上，普罗克特用手指歪斜地写下梅特兰的名字碎片。

当他看见梅特兰正注意自己，便开始练习体操，希望用一个成功的倒立或前滚翻来唤醒梅特兰的活力。梅特兰耐心地等待着，看普罗克特跌跌撞撞，每次爬起时都紧张地擦鼻子。温热的空气通过岛屿，抚慰着野草和他的皮肤，似乎两者属于同一个身躯。他想起自己希望剥去肉体的某些部分，把那些伤处留在它们受伤的地方。他受伤的大腿和臀部，他的口腔和右太阳穴，如今伤口都愈合了，似乎这种有魔力的理疗已经奏效，他已经把这些受伤的成员留在了它们各自的指定地点。

通过同样的方式，他最终开始肢解精神，卸去那些关于痛苦、饥饿和屈辱的记忆——来自他像小孩一样尖叫着呼唤妻子时所站立的路堤、来自他带着自怜沉沦的捷豹后座……所有这一切，他都会遗赠给这座岛屿。

他为这一前景而感到振奋，对普罗克特示意要重回后者的背上。当他们穿过岛屿，再度路过教堂墓地时，梅特兰看到普罗克特已经在废墟的墙和墓碑上、在地下室印刷间那块生锈的镀锌铁皮上写下他名字的碎片。这些神秘的字谜，普罗克特给自己的沉静的留言，遍布周围，环绕着他们。

梅特兰扫视着岛屿的边缘，希望能看到年轻女人的踪迹。她进出岛屿的秘密路径是他逃脱的最大希望。他等待着她出现。他饥饿但无法进食，坐在金属网栅栏边的路堤上看普罗克特透过金属丝、在已经有一周历史的垃圾中搜寻着，挑选残破的食物小块。梅特兰意识到他已经忘记了今天是哪天——周三，还是周五。

普罗克特把饭盒向他递来，想给他一片覆盖着几块猪软骨的湿面包。他明显在担心梅特兰条理不清的逃离岛屿的计划。

梅特兰用拐杖敲敲地面，挥手拒绝了食物。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一英镑钞票和从简·谢泼德的美容桌上拿来的一截蓝色睫毛笔。

“咱们可以买吃的，普罗克特——这样咱们就不用依赖她了。咱们可以用一英镑买……”他发出轻轻的叫喊，自己笑起来，“天，你喜欢这些脏东西！”

他在钞票留白上潦草写下了简短的求救信息。他把钞票折叠起来，递给了普罗克特。“现在我们能吃点真的食物了，普罗克特。”

普罗克特接过钞票，温和地将它递到梅特兰手中。

梅特兰向后靠在路堤上，倾听着下午车流的哼响。太阳已经开始向西下沉，高峰时段第一批离城车辆的挡风玻璃反射着光芒。

立交桥下吹来一阵凉风，搅动了垃圾堆上的标签。梅特兰打开钱包，拿出那沓一镑钞票。当普罗克特像一个陶醉的动物般盯着钱的时候，梅特兰将三十张钞票排成几行，就像一个老干排出他的最后一手牌。他用石子压住钞票。

“等等，普罗克特……”梅特兰随机抬起一块石子。风抓住钞票，卷起它，带着它飘过岛屿。钞票在空中攀升，在路过的车流上空打着旋，栽下来，消失在轮子下面。

“飞走啦，彼得……”

他抬起另一块石子。

“飞走啦，保罗……”

普罗克特慌忙上前，想抓住第二张钞票，但它已经飘走了。他如同一条焦虑的狗在梅特兰周围攀爬，希望能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乱子。

“梅特兰先生……行行好……别再飞钱了。”

“飞钱？对！”梅特兰指着立交桥的隧道，“那儿有更多。普罗克特，多得多。”他发现普罗克特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午后空气拍打的几卷钞票上，便把它们收到一起，“我本来是要去送一挎包的薪水的。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吗？两万镑！它就在那边上面某个地方，普罗克特。你去摆正栅栏的时候，在隧道里看见那个挎包了吗？”梅特兰看见普罗克特已经将迟钝的心思模板锁定到位，便停顿了，“听着，普罗克特，你能分到一半。一万镑。你可以把这个岛买下来……”

他疲惫地坐下，看流浪汉热切地站起身，狂野的眼神充满从天而降的意外希望。

当普罗克特走向路堤时，梅特兰在防空掩体的屋顶上焦急地等待。他把拐杖弄得嘎吱作响，观望着高峰时段的车流从立交桥隧道中出现。他残余的最后希望是普罗克特进入隧道，被撞倒身亡，只有那样，车流才会停止。

普罗克特站在路堤下深深的草丛中。他回头望着梅特兰，后者挥手示意他继续前进。“向前走，普罗克特！”他嘶哑地叫道，“买下这座岛！”而对自己，他大声祈祷着，“撞倒他……”

他勉强控制自己，望着普罗克特攀登路堤。车流从西路立交迅速地驶向隧道。

“这是怎么回事？”普罗克特已经走上了硬路肩，蜷缩在木栅栏后面。他回头用不确定的眼神望着梅特兰的方向，双手在不熟悉的空气中搜索着，而车流就在他上方三英尺处吼叫而过。

梅特兰愤怒地尖叫一声，站起身来。他在头顶挥舞着拐杖，穿过石头遍布的地面，向路堤蹒跚奔去。

但普罗克特已经走上了回头路。他像个螃蟹般从土坡上滑下来，带伤疤的手伸向迎接他的草丛。

梅特兰踉跄前行，用拐杖击打着荨麻。当他滑倒在地、沮丧不堪时，普罗克特已经穿过岛屿朝他走来了。他的大脸出现在灌木丛后面，像是一头焦虑但温和的野兽。

梅特兰躺在草丛中，他抬起拐杖，敲打着普罗克特的双腿。“回去……把钱取回来！”

普罗克特忽视了他举起的管子，带着令人心安的微笑伸出手。梅特兰仰望着他，意识到了普罗克特回来的原因。流浪汉浑浊的思想已经确定一点，那就是假如找到了钱，梅特兰会离开岛屿，所以他必须回来照顾梅特兰。

他轻轻地把梅特兰抬起来放到他宽阔的背上。

“普罗克特……”梅特兰笨拙地爬上他的座驾，“……你在等着我死。”

他麻木地依偎在流浪汉背上，双腿在窸窣的草丛上摇摆。普罗克特身体的甜蜜气息蒸腾着，让梅特兰莫名想起食物的味道。他能感觉到普罗克特背着他进入教堂墓地旁边由野草和荨麻宫殿组成的深深的地下世界。当地下墓室之门开启时，他从普罗克特脑袋边偷窥着暗淡的房间。

在一个空着的棺材架子上，有一些从他车上拆下来的金属物件，一个后视镜和制造商的徽章，几条镀铬外饰，摆得像一个精美的祭坛，有一天会安眠一位可敬圣人的遗骨。在它们周围，是他此前给普罗克特的袖口和套鞋、一瓶须后水和剃须膏，普罗克特会用来装饰他尸体的小玩意儿。

22 门之阁

“醒醒！你没事吧！”

草丛在他周围翻腾，粗糙的草茎抽打着他的脸。梅特兰在黄昏的光中躺着，双臂伸展，感觉到阳光温暖着胸骨。黄色的光线越过草丛，似乎将草叶涂上了厚厚的漆层。

“醒醒！”年轻女人尖锐的声音唤醒了他。她跪在深深的草丛中，触碰他的肩膀，俯视的双眼含着猜疑。

“听着，你感觉还行吗？”她说完，转头望着普罗克特，他在电影院地下室入口处不安地蜷缩着，“普罗克特，你到底把他怎么了？怎么办——也许我们应该把他放到路边什么地方，让警察发现他。”

“不！”

梅特兰伸出爪子般的一只手，狠狠抓住简的右臂。“不！我想留在这儿。暂时不动。”

“好吧……”姑娘揉了揉被捏伤的神经，“留在这儿。不过我得警告你，我可能会决定离开。我的房间归你了。”

梅特兰摇晃脑袋，想安抚这个姑娘。睡眠让他有所恢复，他又感到了镇定和清醒。他想起在普罗克特背上穿过岛屿的那无休止的旅程，不断增长的他名字的碎片，似乎是在嘲弄和迷惑他。也许是他没意识到自己又发热了，或是饥饿令他晕到想要去干掉普罗克特。至于这个年轻女人，她在岛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必须想办法把她留下来。

“简，假如你走了，我会死在这儿。普罗克特已经打算埋葬我了。”

年轻女人的眼神就像是一个沉思的孩子在观察某种不熟悉的动物。“但在我看来，你的腿恢复了一些。你今天上午差不多是在走路了。”她站起身，摇摇头，“我不确定。好吧，我留下来。我把酒带回来了。我会把它给普罗克特。”

“先等等。”梅特兰坐起身，感到思维敏捷。他一只手指着普罗克特。“我要他把他的床搬来。”

“搬到哪儿？他不会和我们一起睡。”

“这儿。让他把床搬到这儿，然后我要他给我建一个避难所。我会告诉他怎么建。”

两小时之后，梅特兰躺在小窝棚里，这个锈蚀的亭子，是普罗克特用废弃的车身部件在他周围搭建的。墙是用车门围起来的半圆，在窗框处捆绑起来。两个引擎罩凑成了一个原始的屋顶。梅特兰舒适地躺在亭子敞开的门洞里，满意地望着普罗克特完成最后的装配。普罗克特不仅把他的床带给了梅特兰，还拿来了两条打补丁的被子。他把梅特兰抬上床，旁边安置好被子。几扇车门上还有流浪汉用手指写的字迹碎片，梅特兰决定留着它们。

“他干得不错。”当普罗克特忙碌时，简在亭子周围闲逛。她抽着自己卷的烟，漫不经心地望着远处的车流。梅特兰的窝棚和高速公路之间是高高的草丛和废弃的外屋。“起码和如今新建的那些投机建筑一样棒。看得出你是个有真本事的建筑师。”

她靠着一扇车门，摇下窗玻璃之后对梅特兰说：“你打算在这儿过夜？”

“不——这是我的——度假屋。”

“他的酒怎么办？我该给他吗？”

普罗克特在附近耐心蹲着，用一块旧毛巾擦拭脸上的汗。他手中抓着晚宴西装，似乎是怕刺激梅特兰而不敢穿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简手中的酒瓶。梅特兰指了指废弃的售票处。

“让他在那边等着，在我看不见他的地方。”

“他很卖力地帮你干活了。”

“简……”疲惫的梅特兰示意她离开。他消瘦的身体被落日的红光照亮。“我不再关心他了。”

他从她手中取过酒瓶凑到唇边不停地喝，几乎不去体会这种劣酒的滋味。他蹲在锈蚀的亭子门内的床上，就像一个行乞的沙漠酋长执掌着他荒芜的王国。他如今已经出离了劳累和饥饿，进入另一个状态。生理学的法则、身体需求和反应的秩序，都已经被暂时搁置了。他聆听着车流，注视公寓楼群后面红色圆盘似的落日。玻璃幕墙在光中如珠宝闪耀。车流的吼声似乎是来自太阳。

梅特兰倾身将酒递给简·谢泼德，同时盯住了岛屿尖端。他在短暂的一刻望见了那个白发老人的熟悉身影，他推着轻型摩托车，沿着东向车道走动。他和他的车在两股车流之间的一个缺口出现，白发沐浴在落日中。梅特兰试图再找到他，但是在高速公路所有车道都塞满车辆之后，他放弃了。他想起第一次见到老人时的恐惧状态。这一次，与之相反，他感到了信心。

“普罗克特还在等着他的酒。”

年轻女人站在他前面，狂暴地摇摆着，一只手抓着瓶颈。酒已经下去大半，梅特兰意识到她站在他身后喝了至少十分钟。在她丑恶的欣快感中，他的沉默只会惹怒她。

“你是一泡屎。你快死了吗？别死在这儿。”

梅特兰看着她抽起了烟。她用夸张的手势舒展着头发，想吸引沉醉于落日的梅特兰的注意力。

“你觉得你会离开这儿。让我来告诉你，你不可能。你以为你可以就待在这儿，整天思考。没人在乎你想什么。你——你谁也不是。”

梅特兰的意识离开了她，只是模糊感到她的声音敲打着暗淡下去的空气。他终于相信自己的身体不再吸收任何吃喝——酒在他胃中形成了一个冰冷的湖。

姑娘用手击打他的脸，希望吸引他的注意。

“你接下来会恨谁？”她狂暴地问道，“你不是喜欢选择吗？你用这样的对话来羞辱我。听我一句吧，关于床，我知道得比你多。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无耻的中年小人，我可不打算付你他妈的账单。天哪，你是个疯子。你精神失常了。”

梅特兰转过头，视线跟随着在亭子外阔步徘徊独自叫嚷的她。她随着自己脑中的某种音乐摇摆起舞，他明白她正在对另一个人说话。

“我没在这间公寓里跳舞，我只是拖着脚走。这无所谓，我感觉好就是了。让我们都保持冷静，明天下午就分开了。这音乐其实挺不错。听着，我不需要任何人喜欢我。我早过了那个阶段。别孩子气。你我完结的方式真不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请不要给我打电话。请不要干扰我的职场关系。这是张很美的唱片。听着，性交不错。你什么时候应该试试。”

在清醒的一刻里，她在渐红的光中低头俯视梅特兰，在愤怒再次遮蔽意识之前认出了他。

“你会把自己撞死的，宝贝。感谢上苍，你很快就会从我生活中消失了。你应该在一个东方市集里生活。我曾经很爱你，但你搞砸了。再有十二个小时你就消失了。谁需要关系？你现在已经让我烦透了。你小时候从没得到过任何关爱。今晚别撒野。这儿有很多好孩子。你

怎么会是这样一泡屎？那个该死的美国妞。她就是个婊子。就是这么个概念。她是如此才华横溢。我知道.....”

她的话音终止了。她在地上摸索丢下的酒瓶，把它捡起来，叫喊一声，向售票亭边蜷缩在暮光中的普罗克特投了过去。碎玻璃闪出一片光，如同许多疯狂的眼睛。

普罗克特从一片玻璃移向另一片玻璃，用他带伤痕的双唇舔着它们。年轻女人开始带着她的放荡嘲弄梅特兰，就好像她相信他是她死去孩子的父亲，他无语聆听着。

梅特兰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他抓住她强壮的手臂，把她的双肩贴到自己胸前。他安抚着她，把湿发从她脸上扫开。等她安静下来，他抓住她走向地下室入口。

在温暖的房间里，他们一起坐在床上。她捂住嘴哽咽了片刻，眼睛变得清亮。复苏的她焦急地转向梅特兰。

“听着，你不应该再留在这儿了。你已经骨瘦如柴。你的精神——你需要看医生。我现在就给你妻子打电话，他们今晚来把你接走.....”

“不。”梅特兰冷静地抓住她的双手，“别给她打电话。你明白吗？”

“好吧。”她不情愿地点头，“听着，今晚就在这儿休息。我明天会帮你上路。我们会带你去医院。”

“没问题，简。我们待在一起。”梅特兰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肩膀，“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这座岛上。”

她疲惫地靠着他的胸膛。

“普罗克特想离开。他求我带他一起走。”

23 高空秋千

拂晓刚过，第一束阳光穿过立交桥的混凝土柱群照射到这座交通岛上。梅特兰倚靠着金属拐杖，沿中央谷地前进。他在不平的地面上摇摆行走时，搜索着高高的路堤，锐利的眼神犹如看守人追寻一个逃脱的偷猎者的踪迹。

他在岛上已经巡逻了一个小时，草丛的露珠湿透了他破烂的裤子。当最后一辆夜行货车吃力地驶过高速公路，他在普罗克特上了锁的掩体外休息。他仰望着路牌、架空线、灯柱和混凝土墙所组成的复杂影子 and 形状。一辆孤独的轿车在西向车道上行驶，梅特兰伸出拐杖向它挥舞。虽然在逃离岛屿的尝试中历经无数次失望，他依然顽固地希望有一个过路司机能够突然为他停车。

梅特兰离开了掩体，摇晃中朝立交桥下出现的阳光走去。在离金属网栅栏五十码处，他吃惊得倒抽一口气，拐杖跌进潮湿的草丛中。

一辆市政修理车停在冷清的路段中央。混凝土护栏后面只露出驾驶室的顶盖和升降平台，但梅特兰看得出工人很快便会爬到侧面来修补路段底部，在那儿，有几段混凝土正在脱落。护栏外悬挂着一个工人吊架，几段绳子从边缘垂下来，其中一卷离地面不到六英尺。

梅特兰被车辆的画面所迷惑，胡乱摸索着拐杖。他嘶哑地低语着，一种求助的本能。司机和两个工人正在沿路走向三百码外的另一辆修理车，他们的脑袋偶尔浮现在护栏上。

梅特兰带着激动导致的颤抖拾起拐杖，蹒跚向前。他身后十英尺处，一个穿黑色西服的影子从深草中越出。梅特兰转身时被一片生锈的镀锌铁皮绊倒，他认出了普罗克特。流浪汉向前奔跑着，双手伸过

头顶。他在晚宴西装里面穿了破烂的连体衣。他越过草丛中的废弃轮胎，直奔距离地面六英尺高处的那卷绳子。

“普罗克特！别碰它！”

梅特兰抓起拐杖蹒跚向前，击打着地面，希望把普罗克特吓跑，但是老杂技演员已经越向空中。他抓住了松弛的绳卷，悬空摇摆，双手轮换着向上爬。他有力的臂膀就像活塞在运动，他的双腿扭绞着绳子松弛的那一端。

梅特兰惊恐得说不出话来，他用拐杖击打摇摆的绳索。一旦普罗克特逃脱，年轻女人很快会弃他而去。他很肯定，她昨晚关于打电话求助的允诺只是诡计。她一抵达路堤便会消失，而流浪汉会立刻跟上。梅特兰独自留在岛上，活不了几天。

普罗克特爬上了护栏。他俯瞰着梅特兰，确认了他的恐惧，普罗克特脸上露出狡猾的笑容。

“普罗克特！下来！”

普罗克特用强壮的双手把自己支起来，在护栏边晃荡着双腿。他对梅特兰挥挥手，解开系住工人吊架的绳子，把木质平台降到了它的钢架上。他抓住连接着修理车上一台绞盘的拉绳，在护栏上侧身行走，然后越上了吊架。

当普罗克特把吊架降向地面时，梅特兰意识到流浪汉根本不是希望逃离他，而是正在尝试帮助他逃脱。他把吊架摇来摇去，仍希望向梅特兰展示昔日作为高空秋千艺人的特长。

“真棒，普罗克特……”梅特兰对自己低语着，“太厉害了。现在，下来吧。”

但是普罗克特不再注意梅特兰。他在离地二十英尺高处把吊架摇出更宽的弧线。他强壮的身体在每一个动作中释放着自信。他将晚宴

西装扯了下来，抛向身下摇晃的地面。在吊架摇摆到最高点时，他以高手的身姿跳了起来，用强壮的双手抓住了金属架。他折叠着身体，推动吊架在空中运行。在下一次摇摆的最高点，他交换双手，又将吊架牵拉回来。孩子般的微笑彻底改变了他起皱的脸。

路上有人喊了一声。驾驶室门嘭的一声关上了。片刻之后，修理车的引擎吼叫起来。普罗克特挂在摇晃的吊架上，茫然地仰头张望。连接绞盘的一卷绳索已经收紧，绳圈在他肩部飞旋。梅特兰对流浪汉挥舞拐杖，示意他跳下来。修理车正在启动，而司机不知道普罗克特被缠在连接绞盘的绳索中。

司机换挡加速了。普罗克特还没来得及把自己从绳索中解开，便向后被甩离了吊架。拉绳绕着他滑动，勒紧了他的腰部和颈部。他就像一具屠宰场中的尸体，被捆绑着吊在吊架上。他和绳索搏斗着，双腿乱踢，背对前方，在空中被拖行着。

修理车加快了速度，引擎淹没了梅特兰的叫喊。普罗克特无助地吊挂在空中，修理车在他上方移动着，带着他奔向最近的混凝土柱。他的身体撞击上巨大的柱子，像一个沙袋般发出砰响。他此刻已经丧失了意识，绵软地吊挂于勒在颈部的绳子之上。他在立交桥下被拖着前进，直到绳索和一个路牌棱角分明的边框绞在一起。

绳索断开时发出了鞭击般的声响。修理车继续前行。普罗克特被绞杀的尸体跌落到下方潮湿的地面。

24 逃脱

高峰段的车流沿高速公路移动。引擎的嘶吼敲打着岛屿。在高高的草丛遮蔽下，梅特兰和简·谢泼德坐在普罗克特的尸体边。防空掩体的房顶在他们周围屹立，像是睡眠时被活埋在泥土中的古生物的背部。

普罗克特仰面躺着。他的脸和肩膀盖着简从他窝里取来的一条玫瑰图案的被子。轻风把被子上端的一角掀起来，露出普罗克特的一部分脸。梅特兰俯身把破布重新盖好。

在帮着把尸体拖过岛屿之后，简在草上擦了擦手，喘着气。她依旧脸色苍白，颧骨和前额尖锐的骨头就像皮肤下面的刀子。她伸出手触碰梅特兰，似乎不知他会做何反应。

“我现在要走了。”她说，“警察很快就要来了。”

梅特兰点点头。“对，你应该现在离开。”

“这件事和我无关——这是你和普罗克特的事。”

“是的。”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把他埋了——我会找把铁锹。”

简推推梅特兰的肩膀，试图唤醒他：“你需要帮忙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葬礼让我打冷战。”

“不用……”梅特兰下陷的双眼透过脸上的泥土投来凝视，“让我一个人待着吧。”

“你打算干什么？你不能留下。”

“简，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离开。”

她耸耸肩，站起身来。“只是，我们说过要一起走的……你随意吧。”她不快地盯着普罗克特，“可能是心肌梗死。很遗憾——他还算是擅长杂技吧。食物怎么办？我可以给你带些回来。”

“不用了。这儿有食物。”

“哪儿？”她顺着他的眼光向金属网栅栏望去，“我觉得你不应该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我会帮助你走上路堤，我们打个车。”见梅特兰没有回应，她抓住他的肩膀，“听着！我会打电话求救！他们半小时内就会来！”

梅特兰口齿清晰地最后一次对她说话：“简，别打电话求助。我会离开这个岛，在我认为合适的时间离开。”他取出钱包，递给她一沓油腻的钞票，“把这些都拿走，我不会需要它们了，但请承诺你不会告诉其他人我在这儿。”

她脸上写着遗憾与痛苦，推开了钱。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穿过防空掩体，向电影院地下室走去。

十分钟后，她已经走远了。梅特兰看着她爬上支路路堤。他意识到并没有秘密通道——她径直往坡上走，循着一排熟悉的踏脚点，强壮的手中拎着手提箱。她跨过了防撞栏。一分钟内便有一辆车为她停了下来，然后她便任卡车和机场巴士之中被带走了。

一个小时后，警察还没有出现，梅特兰认为她信守了诺言。他捡起了姑娘离开前扔在他脚边的铁锹。他留下拐杖，缓慢穿过草丛，用前伸的双手摸索着道路，探测着教堂墓地边高高的草丛强有力的摆动。

梅特兰完成掩埋时已经接近中午。拖曳流浪汉尸体穿过掩体耗尽了他的体力，他躺在他用车门构建的亭子里的床上，望着车流沿高速

公路行驶。他将普罗克特葬在了墓室的地板下面，用来自捷豹的金属物件、套鞋、剃须膏和他送给流浪汉的其他礼物环绕着墓穴。

虽然消耗很大，而且几乎没有进食，但梅特兰感到了体能的聚集，似乎他体内隐藏的动力开始释放出储蓄已久的能量。他的腿完全不像他相信的那样伤得厉害，髌关节甚至可以轻微活动，他很快便能不靠拐杖走动。他很高兴普罗克特和年轻女人都消失了。他们的出现引出了他人格中一些不受欢迎的成分，那些与接受岛屿这一任务无关的品质。

除了感受到体力上的自信，梅特兰还注意到一种平静的喜悦笼罩着他。他安详地躺在亭子的门口，意识到他在岛上真正孑然一身。他会留在此处，直到能够自主逃脱。梅特兰把破烂衬衫的残片撕扯掉，裸着前胸躺在温热的空气中，让阳光勾勒出他毕露的肋骨。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已经感到没有离开岛屿的真正需要，仅仅是这一感觉，便证实了他对它的统治。

一辆警车循着高速公路行驶，驾驶副座上的人观察着深深的草丛。梅特兰在他的亭子中安然等待它的离去。当车消失之后，他站起身，自信地望着岛屿。他感到饥饿带来的眩晕，但依然保持着镇静和自控。他会从边界栅栏处取食——而且，作为对老流浪汉的致意，会在他的墓前留一份。

几小时后便是黄昏。梅特兰想起凯瑟琳和他的儿子。他不久就会见到他们。进食之后，便能休息，便能制订逃脱这座岛屿的计划。